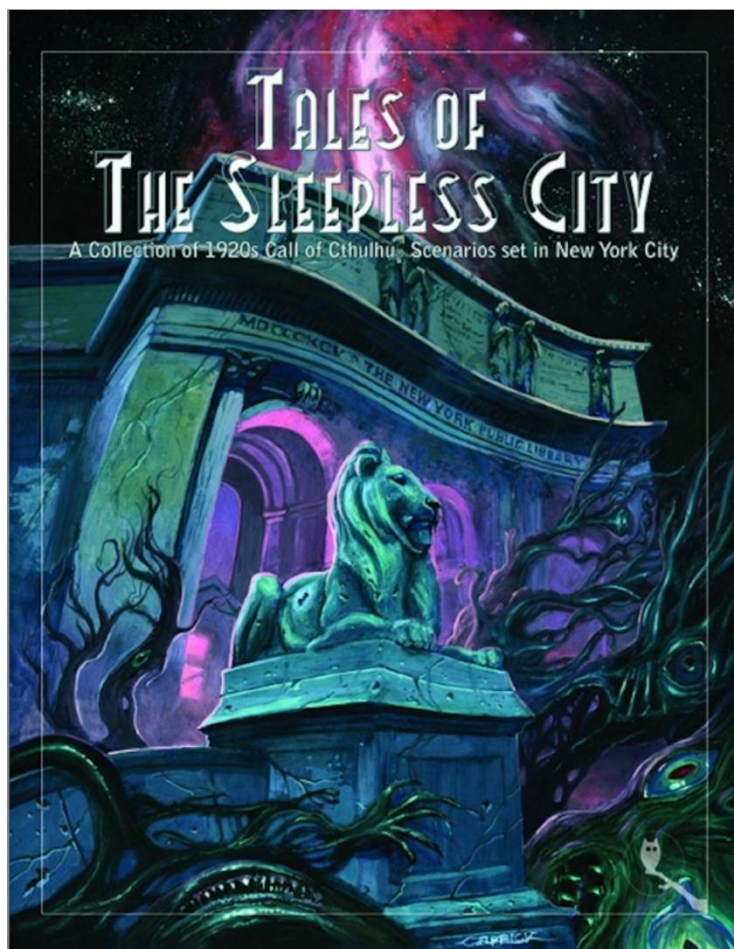


模组 log: 廉租公寓



(本桌因演出需要对原模组内容进行了一定修改)

KP: 落衾

PC 简介 (按 DEX 顺序从高到低排列)

PC1 琥珀·埃里卡 (27)



PL: 渊

职业:

- (隐藏, 原濒死之人之梦 HO1) -

形象简介: 异色眼睛, 深蓝色头发的猫脸男人

PC2 卡尔·肯特 (31)



PL: 邦尼

职业:

- (隐藏, 原濒死之人之梦 HO2) -

形象简介: 身高一米七二的金发男性, 浅蓝色眼睛。身材均匀, 面容端正, 身着卡其色大衣

PC3 凯瑟琳·希梅尔 (21)



PL: 贺卿云

职业: 法餐厅服务员

形象简介: 165cm, E-cup, 橙色长发及臀, 身材火辣笑容甜美, 除了不太会打扮自己以外就是标准的美国甜心

PC4 蕾贝卡·霍普斯 (19)



PL: 兰兰

职业: 精神分析学家

形象简介: 衣著簡約, 戴著大圓邊金眼鏡, 一頭幹練棕色短捲髮的寡言女性。有正常的社交能力, 但更喜歡獨處。

目录

PC 导入.....	5
蕾贝卡·霍普斯.....	5
凯瑟琳·希梅尔.....	7
卡尔·肯特.....	9
琥珀·埃里卡.....	9
故人重逢?	10
考德威尔律师事务所.....	12
前往巴克利公寓.....	18
拜访邻居们.....	22
公寓 3-B: 潘恩一家.....	22
公寓 2-C: 梅尔维尔一家.....	31
公寓 2-D: 音乐家们.....	33
周五晚上的巴克利.....	37
浴室.....	37
公寓 1-B: 托马斯一家.....	38
公寓 4-A: 缝纫女工们 (凯瑟琳&蕾贝卡)	42
公寓 4-B: 福林一家 (琥珀&卡尔)	45
公寓 4-C: 迪特里希·耶格尔.....	47
公寓 5-B: 汉克·斯卡伯勒.....	50
调查的风险.....	54
公寓 3-C: 亨利埃塔·拉兹洛 (凯瑟琳&蕾贝卡)	59
街角酒馆 (琥珀&卡尔)	61
提交报告: 曼哈顿.....	66
商业晚餐.....	72
西蒙.....	77
卡尔·肯特去哪儿了?	82
格雷先生的宅邸.....	85
琥珀·埃里卡与艾德蒙·格雷的短暂会面.....	85
凯瑟琳和蕾贝卡、卡尔抵达宅邸.....	87
一楼.....	90
二楼.....	96
临终的祷告 (琥珀&凯瑟琳)	100
无声的宅邸 (卡尔&蕾贝卡)	104
汇合。在那之后——.....	107
紧随其后的黑暗.....	114
尾声&后日谈.....	121

PC 导入

蕾贝卡·霍普斯

<守秘人> 西奥多·考德威尔约你在早上九点时到他的办公室聊聊天。

<守秘人> 西奥多和你的哥哥马修是好友，在初到纽约的那天，你们共进过一次晚餐，那时你终于见到了这位和你有过几次书信往来的律师先生，他的谈吐就和他在书信中体现出来的一样，礼貌且得体——就像一个正統的英国人。

<守秘人> 在听闻马修把你一个人晾在纽约之后他一直对你照顾有加，不仅依马修所言为你安排了安保措施齐全和环境舒适的旅馆，也特地安排过助理陪你一同游览纽约。

<守秘人> 西奥多的助理名字叫做蒂凡尼，她是位相当年轻且热情的女士，尽管你们只是结伴游玩了一天，但相处却很融洽，她就像你的姐姐那样善解人意且亲切。

<守秘人> 你们乘着城市有轨电车大致游览过皇后区和布鲁克林，但对东河对岸的曼哈顿，蒂凡尼却始终不怎么提起，但曼哈顿的黑色哈莱姆实在是出名到令大洋彼岸的你也心向往之，于是在你的反复追问之下，蒂凡尼不得不为你说出了城市的另一面：尽管爵士和舞蹈俱乐部在哈莱姆剧增，但这也意味着令人不安的黑皮肤移民们也在那里聚集，而随着移民们以或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进入美国，廉租房贫民窟在东侧工厂附近泛滥——她怕带你前往那里会有危险，更何况西奥多先生近来正在考虑在曼哈顿地区提起一场诉讼，她担心恐怕会有人伤害你。

<守秘人> 你的好奇心当然没有让你止步于此，于是蒂凡尼将一起将要针对巴克利公寓的房东提起的诉讼告诉你。并且担忧地表示，出于司法程序上的顾虑，西奥多先生并不能亲自去往公寓取证，他正在寻找合适的帮手。

<守秘人> 你自告奋勇地介入了这个案件，作为一个来自异国他乡的，对美国感到陌生而好奇的年轻人——皇后区和布鲁克林的繁华已经让你有些眼花缭乱了，你想看看另一面的美国：一个在蒂凡尼的描述中显得阴暗，混乱的国家。

<守秘人> 据蒂凡尼所说，西奥多在知道你执意介入这件事后好好地数落了她一顿，但却并没有立刻严词拒绝，看来你的朋友的确是进入了无路可走的困境当中。就在你结束短暂的游玩，回到旅馆的两三天后，蒂凡尼为你带来了消息，她告知你西奥多约你在本周五早上到他的律所和他见一面。

<守秘人> 时间到了周五上午，你循着蒂凡尼告诉你的地址来到了西奥多的律所，你并未拜访过他的工作场所，这里对你来说有些陌生。考德威尔律师事务所位于皇后区，这栋建筑与港口毗邻，通过肯尼迪大桥与曼哈顿相连，隔着宽阔的水面，你们能看到对岸繁华的曼哈顿上城区。他的办公室位于你面前这幢大楼的三楼。

<守秘人> .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確認一下這的確是我的目的地之後，進去直接向三樓走。

<守秘人> 衔接着楼梯的是一段由松木地板铺就的典雅走廊，两侧挂着不少能够证明考德威尔律师事务所专业能力



水平的获奖证书。律所的唯一所有人，西奥多·考德威尔的办公室就在走廊尽头，但在此之前你还需要进入一个小房间：秘书的办公室。

<守秘人> 你走进秘书办公室，毫无悬念地，蒂凡尼正在那里等你

<守秘人> “蕾贝卡。”她亲切地叫了你的名字并朝你微笑，指了指律师办公室的门，“西奥多先生正在里面等你。”

<蕾貝卡·霍普斯> 那我也禮貌地向她點點頭微笑一下。“那看來我可以直接進去了？”

<守秘人> “是的，稍后我会将咖啡为你们端来。”蒂凡尼点点头，随后又双手合十地拜托你，“蕾贝卡，还请你替我再说几句好话吧，西奥多这几天快把我念叨死了，总是说我不该把你牵扯进来。”

<蕾貝卡·霍普斯> “放心...放心，蒂凡尼。我會向西奧多先生解釋清楚的。”我低下頭握住她的雙手，輕聲安撫她幾句後走過去敲敲西奧多的辦公室門。

<蕾貝卡·霍普斯> “西奥多先生？是我，蕾贝卡。”

<守秘人> 西奥多·考德威尔亲自为你开了门：“蕾贝卡，你来得很早。”他朝你微笑。

<守秘人> 他示意蒂凡尼准备一些简单的餐点，随后领着你到办公室的会客区坐下。

<蕾貝卡·霍普斯> “我向來很守時，更何況這是要與您見面。”我跟著他坐下，打開包拿出紙筆。“我知道您的時間不多，那麼...我們直奔主題吧？我希望聽聽您對這起訴訟的意見、或者您最需要了解的信息。”

<守秘人> “蕾贝卡这么有热情是件好事。”他微笑着，好像又并不很急切那样将话题暂且搁置了，“关于详细信息的话，稍后等其他人到了我会一并告知你们的。”

<守秘人> 蒂凡尼在这个时候端了咖啡和简单的茶点进来，也有特地为你准备的红茶。

<蕾貝卡·霍普斯> “其他人？看來您還委託了別人...是偵探？或者堅守道義的警察麼——啊，蒂凡尼！謝謝你。”

<蕾貝卡·霍普斯> 那我也先把本子放在邊上，然後端起紅茶。“既然如此，您這麼早叫我來是會有其他事嗎？”

<守秘人> “有应委托而来的人，也有一些是我的朋友。这件事还是有些风险，只有一位女士的话，我实在是很担心你们的安全。”

<守秘人> “你只是比大家到得都要早，其他几位或许下一刻就能来敲敲门了，要不要暂且看会书等待他们一下？”西奥多微笑

<蕾貝卡·霍普斯> “原來如此...您真是貼心。我也了解過大概的情況，那還真是個——情況複雜的地方。”

<守秘人> “是的……所以具体的情况，还是有必要将大家聚集到一起全部说明才方便一些，介意我打开留声机吗？”

<蕾貝卡·霍普斯> “當然沒問題。”

<守秘人> 留声机的唱针放到了唱碟上，你听出这是属于黑人们的音乐，爵士乐——与一位白人律师格格不入，但西奥多似乎很喜欢。

<守秘人> 在暂且安静的气氛当中，你们等待着其他人的到来，随后，门被敲响了。

凯瑟琳·希梅尔

<守秘人> 西奥多·考德威尔是你餐厅的常客，不仅如此，他也是你的朋友。

<守秘人> 两年前你因为仓皇离家而在曼哈顿街头流浪，你对曼哈顿上城区相当熟稔，是因为你那时从不敢走进曼哈顿疯狂而混乱的中下城区：在洁净而高大的大学 and 医院之后，就是逐渐低矮下去的公寓楼和贫民窟，那里充斥着混乱和暴力，即便你是第一次来到纽约，但趋避危险的本能也让你远离那片区域。

<守秘人> 你在一筹莫展之下遇到了西奥多·考德威尔，他是来上城区的大学举办讲座的，在工作结束之后偶然看见了几乎半晕厥在小巷中的你，他带你上了他整洁且漂亮的福特 T 型车。就在你以为大城市里的男人也会像你家乡的那些粗俗大汉一样趁人之危的时候，他却体贴地将你托付给了他的助理，同样身为女性的蒂凡尼·亚当斯小姐细心温柔地照顾你，让你很快从奄奄一息的状态中恢复了过来。

<守秘人> 在那之后，西奥多为在曼哈顿上城区找了一份工作，法餐厅服务生虽然算不上是高收入人群，但你的薪水足以让你居住环境稍好一些的上城区廉租公寓。

<守秘人> 西奥多也会常来你的餐厅用餐，有时出于工作缘故会带上蒂凡尼，更多的时候是独自在空闲时间过来，他会特意要求让你为他服务，这样就可以多付给你一点小费——西奥多一直很照顾你。

<守秘人> 你们偶尔也会在不忙碌的时候聊一些别的内容。今天西奥多像往常一样在周四的晚上来到餐厅，他最近看起来一直愁眉不展，让你有些担心他的近况，在反复追问之下，他告诉你他将要提起一项针对巴克利公寓的房东的诉讼告诉你。但出于司法程序上的顾虑，他并不能亲自去公寓取证，他正在寻找合适的帮手。他的朋友马修·霍普斯的妹妹蕾贝卡·霍普斯，是位执着且好奇的英国小姐，在听闻此事后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让他无法回绝，但对方的年纪还太小，让他放心不下。

<守秘人> .

<凯瑟琳·希梅尔> “这样啊，西奥多…让我去帮忙就好啦~”

<凯瑟琳·希梅尔> 语调轻快地回答对方。“我可是很厉害的，一定能帮上你。”

<守秘人> “我知道，你是个坚强又乐观的姑娘。”西奥多笑了一下，尽管笑容显得有点疲惫和担忧，“但下城区的情况很糟糕……即便是两位小姐结伴前往，我也隐隐有些担忧，我不想让你冒险。”

<凯瑟琳·希梅尔> “我可比一般的男孩子都有力量！”试图鼓起二头肌（？）给他秀一下肌肉。“哪怕把西奥多你抱起来转个圈都不在话下！哼哼、而且我还很会打架的。”

<守秘人> “会打架……”西奥多忍俊不禁，“我当初把你带回去的时候你可是轻得跟一把芦草一样。”

<守秘人> “不过如果你也坚持的话……”他沉吟片刻，“你还记得我办公室在哪吧？明天早上来办公室，我们详细谈谈这件事。”

<凯瑟琳·希梅尔> “那会儿是我太饿了！现在我吃饱了，多亏了西奥多——”

<凯瑟琳·希梅尔> “好哦！”

<守秘人> “好了好了，我就不打扰你工作了，万一你们领班找你麻烦就不妙了。”他笑了笑，随后悄悄地塞了相当可观的小费给你，“去买点喜欢吃的东西，我听说最近上城区开了家新的甜品店，女士们都很喜欢去那里。”

<凯瑟琳·希梅尔> “西奥多总是这么照顾我…很不好意思的啦。”挠挠后脑勺，只取了自己应得的那一份。“我自己就会做甜点！明天来的时候我给你烤一点曲奇带过来~”

<守秘人> 他看你只拿走了一部分也不强迫你全部收下：“好啊，我好像还不太有机会尝过你做的东西，我会很期待的。”

<守秘人> 在简单地用过餐之后，西奥多和你道了别，并表示明早会在办公室等你。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厨艺检定：D100=97/65 失败

<渡边> 不利的局势。

<守秘人> 今夜你连连失误，做出了口味有点恐怖的曲奇……

<凯瑟琳·希梅尔> 呜哇……出于不能浪费食物的想法带上一点点，打算到时候喂给讨厌的人…

<守秘人> 时间来到周五早晨。

<守秘人> 考德威尔律师事务所位于皇后区，这栋建筑与港口毗邻，通过肯尼迪大桥与曼哈顿相连，隔着宽阔的水面，你们能看到对岸繁华的曼哈顿上城区。沿着记忆中的地址，你走上了三楼。

<守秘人> 衔接着楼梯的是一段由松木地板铺就的典雅走廊，两侧挂着不少能够证明考德威尔律师事务所专业能力水平的获奖证书。律所的唯一所有人，西奥多·考德威尔的办公室就在走廊尽头，但在此之前你还需要进入一个小房间：秘书的办公室。

<守秘人> 而和你许久未见的蒂凡尼·亚当斯正在里面等你，她热情地和你打了招呼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敲敲秘书办公室的门。

<守秘人> “凯瑟琳，最近状态怎么样？”她微笑

<守秘人> 蒂凡尼

<凯瑟琳·希梅尔> “蒂芙尼姐姐> <我好想你！”

<凯瑟琳·希梅尔> 蹦蹦跳跳抱住她进行一个贴贴。

<守秘人> 她也搂住你给了一个热情的拥抱：“哎呀，你的腰还是那么细，我可真羡慕啊……是不是有偷偷瞒着我穿束腰！”

<凯瑟琳·希梅尔> “唔唔，束腰那种东西不方便啦，而且最近我有吃胖了一~圈！”

<凯瑟琳·希梅尔> “可以去找西奥多先生了吗？他叫我今天过来来着。”

<守秘人> “他和蕾贝卡小姐在里面等着你的呢。”她笑眯眯地给你整理好了先前你们拥抱的时候碰乱的头发，拍拍你的肩膀：“去吧！勇敢的凯瑟琳！为你祝福！”她眨眨眼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灵感检定：D100=86/50 失败

<渡边> 不利的局势。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没有听懂蒂芙尼姐姐在说什么以及为什么要眨眼，只是当成她在鼓励我干活，高高兴兴去敲西奥多的门了。

<凯瑟琳·希梅尔> 我还想晃晃呆毛是不是太二次元了（）

<凯瑟琳·希梅尔> 灵感失败=呆毛晃晃 灵感成功=呆毛竖起

<守秘人> 隔着门，你隐约听见留声机悠扬的响声，但这并没有影响西奥多的判断，他过来为你打开了门，当精致的大门打开，声音就变得格外清晰起来。你听出这是属于黑人们的音乐，来自在哈莱姆小有名气的奥利弗·金。

<凯瑟琳·希梅尔> 可以的话那我就开始二次元起来了（干什么）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小幅度地一蹦一跳脚步轻快地进来。

<守秘人> “凯瑟琳。”他微笑着和你打招呼，并且示意蒂凡尼为你准备咖啡和简单的茶点。

<守秘人> 在你走进房间的时候，你看见了先前西奥多和你提到过的蕾贝卡·霍普金斯，一位年轻的小姐，已经在会客区等待了。

卡尔·肯特

<守秘人> 上次的美国之行让你见到了一些光怪陆离的事件，那些离奇的名字始终萦绕在你的心头，让美国这片新大陆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霾。然而，伴随着移民热潮，曼哈顿的黑色哈莱姆实在是出名到令大洋彼岸的你也心向往之。正巧你接到了威廉·海森堡的求助，随信还附上了西奥多·考德威尔的名片，于是你动了心思要再去一趟这一处充满着谜团的国家。

<守秘人> 在简单地陈述过理由之后，你的上司难得地爽快批准了你的休假，并且让你在美国小心行事，为了接下来的东山再起做好打算。

<守秘人> 你抵达纽约时已经是周四下午了，在简单地安置过自己之后，你在周五上午循着名片上的地址来到了考德威尔律师事务所。

<守秘人> 考德威尔律师事务所位于皇后区，这栋建筑与港口毗邻，通过肯尼迪大桥与曼哈顿相连，隔着宽阔的水面，你们能看到对岸繁华的曼哈顿上城区。考德威尔的办公室在这幢大楼的三楼，你正准备走进去，却想不到在楼底下看到了一个意外的人：琥珀·埃里卡。

<守秘人> 看见他的那一刻，那些离奇的往事又浮现在了你的脑海里。不会又遇到什么怪力乱神的事件吧？你心里咯噔一下

琥珀·埃里卡

<守秘人> 埃尔蒙德·斯宾塞托人转交了一封信给你：

不能留在这座城市里，至少短时间内不要停留在此处，琥珀，去安全的地方，去纽约。

<守秘人> 笔迹十分匆忙，像是怀着极大的恐惧和忧虑写下的。

<守秘人> 但你无论如何都追查不到斯宾塞的下落，就像突然消失的邓肯局长和心怀叵测的索罗，你知道埃尔蒙德一定是去单独追查什么事件了，即便你隐隐有些担忧，但他还能有余力警告你，看起来也暂时并没有出什么意外。

<守秘人> 你也乐得抽空去大都市放松放松，在经历过上次的事件后你对这座城市里的一些秘密总是心有余悸，或许换个地方住一阵子对你来说也是件好事。

<守秘人> 你在纽约皇后区的警局有一些熟悉的朋友，他们在为你接风洗尘之后，告诉你这片地区小有名气的好人——西奥多·考德威尔正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委托人选，委托报酬相当可观，对你这样的外地人来说是个不错的机会，他们建议你去试一试。

<守秘人> “事成之后五五分啊！”你的好兄弟们对你挤眉弄眼，塞给你一张考德威尔的名片

<琥珀·埃里卡> “那是自然。”一边嘴上答应，一边开始想事成分多少自己才算不亏。

<琥珀·埃里卡> 提着箱子就去找考德威尔了。

<守秘人> 考德威尔律师事务所位于皇后区，这栋建筑与港口毗邻，通过肯尼迪大桥与曼哈顿相连，隔着宽阔的水面，能看到对岸繁华的曼哈顿上城区。

<守秘人> 考德威尔的办公室在这幢大楼的三楼，你正准备走进去，却想不到在楼底下看到了一个意外的人：大卫·丹·罗埃特。

<守秘人> 看见他的那一刻，那些离奇的往事又浮现在了你的脑海里。不会又遇到什么怪力乱神的事件吧？你心里咯噔一下

故人重逢？

<守秘人> 两位在楼底下看见了彼此，面面相觑

<琥珀·埃里卡> 我的头发变长了

<琥珀·埃里卡> “罗埃特前辈...不是回国了吗？”

<琥珀·埃里卡> 想起之前与他度过的种种经历，背后一凉，自己不会是被那种东西又盯上了吧。

<卡尔·肯特> 在这个地方遇到意想不到的人着实让我意外，我定了定神，回道。“...我不认识什么罗埃特，您是？”我如此询问道

<琥珀·埃里卡> 心理学

<渡边> 守秘人执行了一项秘密作战 (D100=95)

【<守秘人> 你觉得他看上去真的不认识你。】

<琥珀·埃里卡> “您真不认识我吗？”

<琥珀·埃里卡> “我知道你喜欢穿暗夜宝石和缸中大脑图案的内裤。”

<卡尔·肯特> “？”我上下打量了一下对方，有些不解，“这位先生，如果您再说些胡言乱语的话我会采取适当措施...不过还是希望您能告诉我该如何称呼您，以及您为何会在这里？”

<琥珀·埃里卡> “我叫埃里卡.琥珀，接了考德威尔先生的委托。”再观察一波对方的表情。

<卡尔·肯特> “原来如此，我叫做卡尔·肯特，看来我和埃里卡先生一样是来处理西奥多·考德威尔先生的委托的。”

<卡尔·肯特> “我的一位友人与他是旧识，此次便是他拜托的我。所以我实在是不清楚您先前的说法有什么含义...兴许是认错人了。”

<琥珀·埃里卡> “肯特先生喊埃里卡也太顺口了吧，明明我叫埃里卡.琥珀，一上来就喊名字是不是太亲密了？”

<琥珀·埃里卡> “我懂了。”

<琥珀·埃里卡> “那您现在是哪国人？”

<卡尔·肯特> “噢？原来在曼哈顿大家是这么称呼的...那么失礼了，琥珀先生。我与友人曾在东方待过一段时间，那里的人都是以前缀相称为敬，是我肤浅了。”

<琥珀·埃里卡> “我之前与一个和您长得一模一样的英国人前辈共事过，但如果您是美国人的话大概是我认错人了。”

<卡尔·肯特> “我是来自德国的卡尔·肯特，从名字就能看出来吧？琥珀先生。”我咬着牙笑了笑。

<琥珀·埃里卡> “看出来了，真不好意思呐！”伸出手想与对方握手，“那就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啦！”

<卡尔·肯特> “英国人...确实从名字上来看比较吻合，不过现在就把这回事先放在一旁吧。合作愉快，琥珀先生。”依旧保持先前的笑容伸出手回握住对方。

<琥珀·埃里卡> “但是真的太奇特了，您真的没什么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兄弟姐妹吗？不过样貌一样，工作能力也应该一样，我相信您。”

<琥珀·埃里卡> 那我们握完手就上楼了。

<守秘人> 你们结束简短的交流走上楼梯，衔接着楼梯的是一段由松木地板铺就的典雅走廊，两侧挂着不少能够证明考德威尔律师事务所专业能力水平的获奖证书。律所的唯一所有人，西奥多·考德威尔的办公室就在走廊尽头，但在此之前你们还需要进入一个小房间：秘书的办公室。

<守秘人> 蒂凡尼·亚当斯小姐是考德威尔的秘书，她的名牌就放在桌上，看起来考德威尔已经提前告知过她你们的到来。可爱而称职的秘书起身，礼貌地欢迎了你们：“两位就是考德威尔先生提到过会来访的协助者吧？卡尔·肯特先生，我们在您朋友的信函中见到过您的名字。”

<守秘人> “这位是……”她微笑着看向琥珀

<琥珀·埃里卡> “我是琥珀.埃里卡。”

<守秘人> “埃里卡先生。”她点点头，在访客名单上写下了名字。

<守秘人> “那扇门就通向考德威尔先生的办公室，稍后我会为你们送茶点过来。”

<琥珀·埃里卡> “好的，十分感谢——”

<卡尔·肯特> “看来您就是蒂凡...亚当斯小姐，失礼了——我刚到这个国家，不是很清楚这方面的礼仪。”说到一半，我撇了眼身旁的琥珀，“那么麻烦您了。”

<守秘人> “没关系，海森堡先生也是考德威尔先生的好友，我们会尽可能地为您提供便利的。”蒂凡尼笑吟吟地回答，随后抬手敲了敲考德威尔办公室的门。

<守秘人> 在靠近办公室之前你们就听到了留声机中悠扬的乐声，而当精致的大门打开，声音就变得格外清晰起来。你们听出这是属于黑人们的音乐，来自在哈莱姆小有名气的奥利弗·金，爵士乐似乎与一位白人律师格格不入。而西奥多·考德威尔，无论你们先前是否与他有所接触，但这位年轻的律师的确如传闻中所言，有一张看上去就写着“好人”的脸。

<守秘人> 西奥多在门口与你们逐一握过手，他示意你们到办公室一隅放有舒适沙发和茶几的会客区落座。而在那里，已经有两位年轻的女士了。

考德威尔律师事务所

<守秘人> 凯瑟琳刚落座，还没来得及打招呼，门就再次被敲响，这次进来的是两位男士。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好奇地探头看看他们!

<守秘人> 西奥多走到留声机旁顺手将唱针移开后才坐下，悠扬的音乐停止了。蒂凡尼走进来为卡尔和琥珀端上咖啡，随后微笑着坐到了你们对面，等待西奥多开口。

<守秘人>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两位是蕾贝卡·霍普斯小姐和凯瑟琳·希梅尔小姐，同样也是参与本次事件调查的人。”他朝着琥珀和卡尔点点头，“海森堡在信件中提过肯特先生的容貌，我认得您。那么这位是……”他转向琥珀。

<琥珀.埃里卡> “嗨~”我跟明星一样摆手朝坐着的各位都打招呼。

<琥珀.埃里卡> “您好，我是琥珀.埃里卡。”

<凯瑟琳·希梅尔> 对琥珀进行一个盯——

<守秘人> “埃里卡先生，感谢您的到来，我向许多熟识的朋友都透露过对这起委托的迫切心情……方便的话能简要告知一下您是从哪处渠道获悉的信息吗？也方便我对您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蕾贝卡·霍普斯> 我放下紅茶仔細打量這幾個人。

<卡尔·肯特> 进门后我朝屋内的二人巡视了一番，便点头示好。“初次见面，霍普斯小姐和西梅尔小姐，希望我们能成为不错的合作伙伴。”

<卡尔·肯特> 打完招呼后我也跟着西奥多的话语看向琥珀

<凯瑟琳·希梅尔> “叫我凯瑟琳就可以啦！”很浓的南方口音。

<琥珀.埃里卡> “我是一个警察，完成了当地某个比较恶心的案子出来散心。是在这里的同僚兄弟告诉我的这个委托。”

<守秘人> “是皇后区警局方面的人啊……蒂凡尼，记得到时候提醒我去感谢一下他们。”

<守秘人> 蒂凡尼点点头

<蕾贝卡·霍普斯> "初次見面...我很高興這裡仍有警察願意參與調查。"

<琥珀.埃里卡> “你好你好，很高兴见到各位。”我要与在座的所有人都握手

<卡尔·肯特> 想起琥珀家并不缺钱这茬事，不禁有些起疑，但碍于刚才自己的搪塞说辞也不好在这开口。“我听海森堡说这周边的治安并不算好，真的可以放心么？”

<守秘人> “皇后区的治安还是能够让人安心的，但曼哈顿的情况恐怕不容乐观。”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高高兴兴跟琥珀握手。“你好，你长得好好看~”

<琥珀.埃里卡> “谢谢夸奖，凯瑟琳小姐也很美丽。”

<卡尔·肯特> “原来如此...那我可以安心了。”

<蕾贝卡·霍普斯> 我也和他握握手，然後把紙筆拿回手裡。“很高興還有您這樣的優秀警察能夠加入這次的調查。”

<守秘人> “那么，在简单的寒暄过后，就容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委托的具体内容吧，想必这也是各位最关心的事项。”

<守秘人> 西奥多看你们都大致聊了两句之后继续说到：“在这样的环境里商讨我接下来要交给各位的委托，恐怕难以让各位产生重视，但是巴克利公寓的情况已经不容搁置了。诸位聚集在这里都有各自不同的原因，都与这片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谈到工作内容的时候，我会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大家，各位不用担心我会偏袒任何一方。”

<守秘人> “先简单说说巴克利公寓的情况吧，那或许……不，那一定与各位所居住过的环境都大不相同：漆黑闷

热的走廊，虫群的窸窣声，老鼠嘎吱嘎吱地啃咬着木框架……人们面带病容，像是马上就要无声地消解在黑暗中，唯一记得他们的是刽子手，他们抓住套在人们脖颈上的绳索，想要榨干最后一点血——这就是巴克利公寓中人们生活的状况。”

<守秘人> “上世纪初的人口指数式增长推动了廉租公寓政策的出台，建筑师和土地所有者们充分地利用寸土寸金的纽约，将纽约市三分之一的人塞进这些狭窄无窗的建筑内……不仅是移民，还有码头工、送货员、缝纫女工，这些像齿轮一样维系着城市命脉的人们，也像齿轮一样被机械精致的铁皮遮掩。”

<守秘人> “1901 年的法案提高了建筑的修建标准，在这之后的房屋环境有了很大提高，但却鲜少有赚得盆满钵满的房东愿意遵守新条例要求对旧建筑进行翻新，比起装修，他们更愿意通过恐吓房客来让他们闭嘴，通过贿赂城管来获得执法豁免。”

<守秘人> “先生们，以及女士们，我需要诸位的帮助。出于工作缘故我无法长时间地投入到取证当中，此外，如果要作为租户们的律师向房东提起诉讼，我本人不能出现在他们同意签署投诉声明的过程当中，否则法院可能认为我是在蓄意利用房客们的诉讼而打击报复格雷先生——也就是巴克利公寓的房东。即便我真的很想这么做，但这在程序上是违法的，诉讼请求要由承租人们本人提起才行。”

<守秘人> 说完，西奥多诚恳地微微低下了头：“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或许会让你们感到为难。”

<凯瑟琳·希梅尔> “为了西奥多，没有什么是为难的~”我上前伸臂抱抱他，把他的头抬起来。“我会努力的！”

<琥珀·埃里卡>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收集证据以及住户的一些口供吗？”

<琥珀·埃里卡> “要不要搞什么联名信之类的。”

<凯瑟琳·希梅尔> “所以就是需要收集足够多的同意签名是吧~”

<守秘人> “是的，一份解释巴克利公寓楼情况的详细投诉声明，需要由至少六名承租人签字，此外，还需要至少八张照片作为辅证。”

<蕾贝卡·霍普斯> “維持城市運作的重要齒輪卻只得到這樣的待遇麼...我想我們需要住戶的自述、以及相片之類的物證？”

<琥珀·埃里卡> “照片...在座各位里有哪位会拍照吗？”

<守秘人> 蒂凡尼取来了一台小巧的莱卡相机，这个大小的相机在目前而言属于相当贵重的物品，但西奥多将它交给了你们。

<卡尔·肯特> “...没想到竟然会是这类麻烦，”我小声嘟了一句给我出这种难题的海森堡，便重新抬高音量说道，“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在取证过程中只能依照合法程序——和一般调查一样，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无法进行强制取证，这类型的调查吗？”

<蕾贝卡·霍普斯> “我有一台相機。但我沒有學過相關的知識，只是試過手的程度。不過...也許我也可以幫忙拿著？”

<凯瑟琳·希梅尔> “我会把这种精巧的东西弄坏姆…就交给蕾贝卡小姐吧！看上去就很可靠~”

<守秘人> “是的，在不非法取证的情况下拿到六个签名，就能够为诉讼提供决定性的帮助了。”

<卡尔·肯特> “那么就交给蕾贝卡小姐吧，我对这类精巧机械也没什么办法。”

<蕾贝卡·霍普斯> “謝謝你的誇獎。”我朝凱瑟琳笑笑。

<琥珀·埃里卡> “不非法取证啊，那只能找一下住户目前的困难对症下药了。”

<守秘人> “巴克利公寓一共有五层，每层有四家住户，”他推推蒂凡尼拿来的三个信封和一把钥匙，“这是 3-A 套间的租约副本和两封公证信，能够保证你们在出入巴克利公寓的时候不被人盘查，当然，如果你想住在里面……”

<守秘人> “……你们可以随意使用这个房间。没有人应该被迫生活在如此可怕的环境中。”他沉默了一下改口道。

<卡尔·肯特> “嗯，我明白了，看来和海森堡说的一样，考德威尔先生确实同时具备能力与勇气的逆流而上之人...和说好的一样，我会帮助您的。”

<蕾贝卡·霍普斯> “找到最渴望改变的住户吧？需求最强烈的人提出了要求，之後其他人說不定也就願意配合調查了。”

<凯瑟琳·希梅尔> “那个房间有厨房吗！”提问。

<守秘人> “有的，有一间小厨房。”他有点忧虑，勉强笑了一下。

<卡尔·肯特> “我同意，这种情况最需要的便是领头人。”

<蕾贝卡·霍普斯> “真是太可靠了西奥多先生，我們不會辜負您——和住户們的期待的。”

<琥珀·埃里卡> “最渴望改变的住户？谁不想改变呢，大家都是被胁迫的罢了。应该找住户中公信度最高那位。”

<琥珀·埃里卡>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

<守秘人> “希望各位不要太勉强自己才好，虽说居住在巴克利公寓能够很大程度上节约时间，但如果觉得那里的环境难以忍耐，我也可以在曼哈顿上城区为各位找一处条件更好的住所。”

<凯瑟琳·希梅尔> “西奥多，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签署呢？是因为恐吓和贿赂吗？”

<守秘人> “在恐吓、贿赂和暴行之外，我想还有恐惧和无力吧……”

<蕾贝卡·霍普斯> “...找到能夠帶動其他住户的人，我想我們在這點上意見一致。埃里卡先生。”

<凯瑟琳·希梅尔> “去看看再说吧…或许住在那里离大家更近会比较好。”

<守秘人> “此外，处于法律方面的考量，我也要告知各位，威胁、礼物、恩惠或其他任何可以被解释为诱使或胁迫租户提供声明的行为都可能使整个报告无效，各位必须说服房客发表声明，签署文件，并同意自愿作证。否则在法庭的质证环节，证人的口风一旦改变，对我们来说是最不利的局面。”

<卡尔·肯特> “不过首先要找到能推他们一把、让他们下定决心的证明之类，这便是先决条件...我是这么认为的。”觉得不妥后又补充了一句

<琥珀·埃里卡> “和对方发生亲密关系也不行吗？”

<守秘人> “……噢？”西奥多好像没有考虑过这个方法，他脸有点红，“这……只要是出于自愿，任何方法都值得一试。”

<凯瑟琳·希梅尔> 似懂非懂地看看琥珀，又看看西奥多。

<守秘人> “公寓里的卫生条件不太乐观……如果您有这样的想法，也务必在保证双方生命安全的情况下进行。”西奥多看看凯瑟琳，话说得模棱两可

<琥珀·埃里卡> “这种事肯定是自愿的啦，那这就不算是诱导吧？”

<琥珀·埃里卡> “那好办多了。”

<蕾贝卡·霍普斯> “...? 非常大膽的提議啊埃裡卡先生……”

<卡尔·肯特> “...恕我直言，如果您不想因此染上可能的性病的话...我想是可行的。”

<凯瑟琳·希梅尔> “但是这样就能保证对方会为我们作证吗，不一定吧。”

<琥珀·埃里卡> “肯特前辈真关心我呢！那就尽量以我的身体健康优先吧~”

<守秘人> “格雷先生贿赂了地狱厨房——就是西中城区的警察和城管人员。如果你们和他派去的人起冲突，毫无疑问遭受不公待遇的会是你们，如果你们被那群已经无药可救的税收骗子关进了牢房里，我会尽我所能地把你们捞出来，但是恐怕要花上好一阵子，而且在那之后你们的档案上也会有不良履历，调查也无法继续下去了……所以，我建议各位最好也谨慎行事。”

<守秘人> “格雷虽然贿赂了警察，但他还不至于轻易地摆布属于巴克利以外的人，各位谨慎一些的话，我也能让各位从监禁中全身而退，但恐怕继续调查就不太可能了。”

<凯瑟琳·希梅尔> “明白了，就是要讨好黑警先生们的意思是吧~”

<凯瑟琳·希梅尔> “我会很乖的，努力不留下把柄！”

<琥珀.埃里卡> “知道了，那就先用怀柔方案试试吧。”

<守秘人> “不用刻意讨好他们，只要不主动起冲突，他们没法拿你们怎么样。”西奥多点点头

<守秘人> “呼——”说了这么多之后，西奥多叹了口气，喝了一口咖啡，“那么，来谈谈最后的问题吧，也就是报酬——虽然各位都是我的朋友，但这项工作非同寻常，支付费用也是我应当做的。”

<卡尔·肯特> “怀柔...我明白了，就先这么做吧。”抑制住想嘴两句的心情，不知为什么似乎或多或少能理解了当初斯宾塞的感受。

<凯瑟琳·希梅尔> “我的话就不用了，毕竟我还欠西奥多很多呢…”

<守秘人> “不，这次是我有求于你，就收下吧，凯瑟琳。”

<守秘人> “各位的报酬是以天计算的，每日 50 美金，这是我能担负得起的最大限度了。”他笑了一下

<蕾贝卡·霍普斯> “比起討好還是不要被注意到比較好吧...報酬？能夠了解到公寓裡的人的處境……還有那位格雷先生的想法，對我來說就是最大的報酬了。”

<卡尔·肯特> “非常大方的手笔，考德威尔先生。”

<琥珀.埃里卡> 琥珀：

<守秘人> “对两位小姐来说可能更多是出于兴趣，不过看样子肯特和埃里卡先生也能够接受这个价格，那么事情就定下来了。”他稍稍松了口气

<守秘人> “各位还有什么疑惑吗？或者还有需要我从旁协助的工作？请尽管提。”

<卡尔·肯特> “那么接下来的打算如何？还是说这方面的事就由我们四人自己定夺？”我又补充道，“以及关于时限方面有无要求？”

<凯瑟琳·希梅尔> “不是哦！我是一定要帮西奥多的忙的——”

<蕾贝卡·霍普斯> “這次調查有時限嗎...？”

<凯瑟琳·希梅尔> “是的是的…除此之外，西奥多这里有任何关于那里面的住户的相关资料吗？”

<守秘人> “时限方面自然是越快越好，巴克利公寓的情况已经到了深渊边缘，我不希望因为漫长的调查时间而导致里面的住户完全失去希望。”

<卡尔·肯特> “合情合理...剩下的我便和希梅尔小姐想法一致，如果有对应住户的任何资料的话我想都是种帮助。”

<守秘人> “住户资料的话，很遗憾，档案只在房东那里才有，我能够调查到的仅限于格雷先生名下的所有房产，巴克利公寓的问题被公之于众的话，那么他的所有廉租公寓都会受到重创。巴克利是一根导火索，引燃他就能彻底毁掉格雷的黑色产业。”

<琥珀.埃里卡> “白手起家啊！”不合时宜的感叹了一句。

<守秘人> “是的，白手起家，这就是这项委托的困难之处。”西奥多诚恳地看向琥珀。

<凯瑟琳·希梅尔> “那格雷先生的相关情报有吗？”晃晃脑袋。

<蕾贝卡·霍普斯> “那看來我們需要對住戶逐一調查...那位格雷先生，您可以盡量把關於他的資料都說出來嗎？”

<守秘人> “艾德蒙·格雷……一个脑满肥肠的廉租公寓房东，在曼哈顿里有很多像他出租廉租公寓为生的收租人，但他的房产零散地遍布整个中城区，处于贿赂需要，也拉拢了很多为他做事的人。”

<守秘人> “据说中西区的一个街头帮派和他有些关系，但我没有找到过实质性的证据，那个帮派叫做「黑钻帮」，巴克利在他们管辖的地盘内。”

<凯瑟琳·希梅尔> “他住在哪里呀，一般都是什么时候会来巴克利公寓，平常他不在的时候有二房东负责管理吗？”

<守秘人> “他的具体住址被千方百计地隐瞒起来了，大概是怕有人找他麻烦。收租的问题似乎都是他的代理人去

解决的，那是个会在中西区里穿着格格不入的昂贵白西装的人物，我的线人并没有和他直接接触过，但他的特征相当明显，你们应该能够一眼认出他。”

<守秘人> “当然，我希望你们最好能避开格雷先生的耳目……如果调查提前暴露的话，他或许能用他手眼通天的能力在司法系统里做什么手脚。”

<琥珀.埃里卡> “那个代理人有什么情报吗，只是一个纯属喜欢在中西区装阔的人，还是另有身份？”

<凯瑟琳·希梅尔> “西奥多有其他线人可以帮我们的忙吗？”

<卡尔·肯特> “为了营造出像是品牌一样的效果吗？看来这位格雷先生相当有经商头脑。”

<守秘人> “不……我的线人只有那一位，而且还是在冒着反抗格雷的危险为我做事，他已经失去联络一年左右了，恐怕已经被格雷……”

<凯瑟琳·希梅尔> “——！”呆毛迅速立起，“我会想办法找到他的…消息的！”

<守秘人> “我们只知道代理人的代称叫做‘白西装’，是个相当容易辨识的特征，除此之外一无所知，线人并没有跟着他进入公寓内部。”

<琥珀.埃里卡> “想开点，他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蕾贝卡·霍普斯> “...失去聯絡並不代表沒有再聯繫上的可能的。請相信結束訴訟後您還能與他見面。”

<守秘人>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当然是好事，从那个地狱中救人，能救一个算一个吧。”西奥多的手微微握紧点点头。

<卡尔·肯特> “不过想要找到踪迹的话，或多或少也需要那名线人的相关信息...方便告知吗？”我问道

<凯瑟琳·希梅尔> 我去握住西奥多的手，试图笑起来鼓励他。“西奥多，主不会让黑暗战胜光明。”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魅惑检定：D100=84/80 失败

<渡边> 不利的局势。

<卡尔·肯特> 听到基督教用语，我不禁抿了抿嘴。“我也这么期望着，考德威尔先生。”

<守秘人> “他是与我联系的。”蒂凡尼在你们提到线人的时候加入了谈话，“因为考德威尔先生的地址不方便直接透露，否则危险会更大。从前我和他每个月会在西中区的人口处见一次面……他是一名德国人，或许您和他交流时会感到亲切，但除此之外他从未告知过我们他的个人信息，因此详细的情况我们也无从知晓。”

<琥珀.埃里卡> “也是德国人啊，那肯特前辈确实会感到亲切。”

<蕾贝卡·霍普斯> “哦...肯特先生是德國人？”

<卡尔·肯特> “没错...一开始也说过，这次是因为友人的关系来到这里的。第一次来到曼哈顿，还请大家多担待。”说到这里再次朝众人点头示意

<卡尔·肯特> “不过这个时期还在美国的同乡确实不算常见，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去尝试寻找他的踪迹的。”

<琥珀.埃里卡> “会的会的。”露出一个善意的笑容。

<凯瑟琳·希梅尔> “明白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守秘人> “随时都可以，通往曼哈顿的有轨电车是纽约交通规划局自豪的作品之一，此外也有出租可以供各位使用。”

<蕾贝卡·霍普斯> “原來如此...我也是第一次離開家鄉。”

<卡尔·肯特> “噢？请问霍普斯小姐的家乡是？”

<守秘人> “啊，先把今天的报酬预付了吧，方便各位在曼哈顿活动，之后的我们再合计一并支付给各位。”西奥多让蒂凡尼拿来了钞票。

<守秘人> 一人五十美金，啪的一下，很快啊，就放到你们面前。

<蕾贝卡·霍普斯> “啊...我是英國人。我想我們最好還是盡快出發？”

<琥珀.埃里卡> “感谢。”我迅速把钱收好。

<卡尔·肯特> “...非常感谢，考德威尔先生。” 稍微有些感动地迅速将自己的那份收入囊中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也收好钱，“既然如此就开始干活吧！大家一起去巴克利公寓看看？”

<蕾贝卡·霍普斯> “...實在是太慷慨了，至少對於我您不需要支付那麼多的。”我緩緩把錢放進包裡。

<守秘人> “还请肯特先生和埃里卡先生多费心替我照顾好两位女士……当然，也请务必照顾好你们自己。”

<琥珀·埃里卡> “谢谢关心，我没问题——”

<蕾贝卡·霍普斯> “您放心...就算是為了馬修哥哥我也不會讓自己出什麼岔子。”

<卡尔·肯特> “我会负责两位女士的安全的，至于琥珀先生...我想他的能耐不容小觑，以我的直觉来看。”

<守秘人> 西奥多看起来稍微放心了一些

<凯瑟琳·希梅尔> “咱可是不需要人保护的~”

<守秘人> “好好，知道你很勇敢了，令人敬佩的姑娘。对了，我记得你说有我的曲奇？不打算分我一点了吗？”

<凯瑟琳·希梅尔> “.....”

<凯瑟琳·希梅尔> 眼神四处乱瞟游移，呆毛晃来晃去。

<凯瑟琳·希梅尔> “因为楼下的小黄太饿了我就都给它吃掉啦哈哈...”

<守秘人> “没关系，下次等小黄不饿的时候再分给我一点吧。”西奥多笑呵呵的完全没有怀疑你。

<蕾贝卡·霍普斯> “希梅爾小姐真是有善心啊。”我慈愛地看著凱瑟琳(.....)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凑过去近一点跟蕾贝卡贴贴!

前往巴克利公寓

<守秘人> 你们搭乘了蒂凡尼为你们介绍的有轨电车路线去往了曼哈顿。

<守秘人> 上曼哈顿区是纽约的一部分。许多大学 and 医院聚集在西边，中层阶级的公寓沿着街道一直到北边，爵士和舞蹈俱乐部在哈莱姆剧增，并且廉租房贫民窟在东侧工厂附近泛滥，建筑群从宽敞洁净的医院和大学，逐渐过渡到低矮而灰扑扑的贫民窟和廉租房。随着电车上的乘客一波一波地更换，他们的穿着也越来越破旧而脏乱，电车上不同肤色的人越来越多，到最后你们和黑人、亚裔、拉美裔、欧洲人一并，挤在一辆气味不怎么好闻的电车当中。

<守秘人> 终于，你们在巴克利公寓附近下了车，沿街穿过流淌着污水的人行道，空气中散发着化工厂刺鼻的烟味，但还在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

<守秘人> 巴克利公寓是一幢相当有“地狱厨房”风格的建筑，公寓一楼外墙的石灰已经剥落了一半，露出被风吹日晒侵蚀了一半的内里。从没有窗户遮挡的空隙间隐约飘出臭烘烘的热气扑到脸上。

<蕾贝卡·霍普斯> "...咳咳。"我扇了扇鼻子前的空气，从包里拿出香水在耳后和颈后抹上一些。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先下车，回头看看大家，然后拉起蕾贝卡小姐的手。

<凯瑟琳·希梅尔> “直接进去吧…！先去西奥多给我们准备的房间看看~”

<琥珀·埃里卡> “我们的房间是不是在三楼来着？”

<琥珀·埃里卡> 一边往上走一边观察一下这里的环境。

<蕾贝卡·霍普斯> "3-A...应该是在三楼没错。"我也牵住凯瑟琳的手。

<卡尔·肯特> “...这里真是俗气、难看、还被不知哪来的流浪汉当厕所，公寓外墙窗户破败到让小孩不死也能残。”说到这里，我叹了口气，“如果是海森堡的话，或许他会中意吧。”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跟蕾贝卡手牵手进去，一边走一边注意脚下不要踩到什么。

<守秘人> 臭味在走进大厅时变得格外刺鼻起来，让你们想到老鼠腐烂的尸体和臭虫被踩碎后迸出的脓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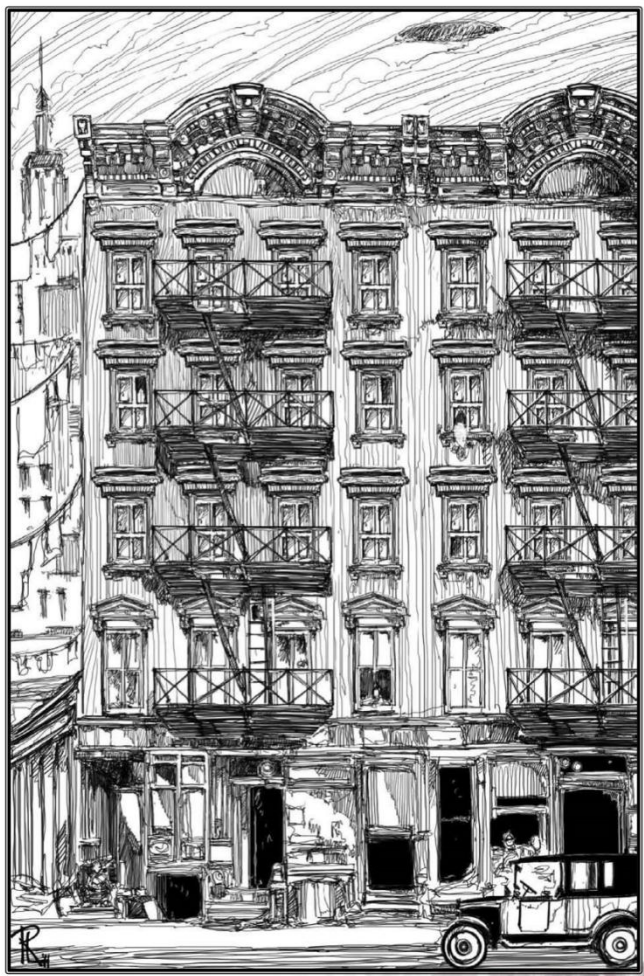
<守秘人> 一楼的大厅中没有管理员，只有堆在地板上的碎屑和尘埃，在黑暗的角落中你们听到害虫们的窸窣声。

<守秘人> 侧边有一扇门，看上去通往公寓的地下室，而向上走的楼梯就在正对面，在外界自然光的映照下只有模糊的轮廓，看不清具体有多高。在几层台阶过后，你们就要走进深邃的黑暗中。

<琥珀·埃里卡> “说起来这个房子，靠谱吗？”走到一半忽然停下来，“脏乱我倒是不介意，但这种房子真的不会睡到一半因为某些原因塌掉吗。”

<凯瑟琳·希梅尔> “唔嗯嗯…没有管理员呀…”我看看大厅中除了我们还有什么人在吗。

<守秘人> 大厅中没有人，相当安静，墙上贴着一张已经剥落了一半的泛黄海报，上面是一个貌美的金发女郎，海



报上用飘逸的字体印刷着“美国梦”

<蕾贝卡·霍普斯> “……但願它不會。為什麼會有人能夠忍受住在這樣的地方...他們的家鄉環境莫非比這更糟糕?”

<凯瑟琳·希梅尔> “美国梦呢…”

<琥珀.埃里卡> 朝着那张海报努努嘴: “美国梦呗。”

<琥珀.埃里卡> “不过就算是美国人在这也分三六九等啊, 更别说外乡人了。”

<琥珀.埃里卡> “只能说处境更加不容易吧。”

<卡尔·肯特> 我拎了拎外衣领子, 看向侧边的门。 “虽然大概率是锁了, 但还是确认一下为好。” 我伸出戴着手套的右手试图拧动门把手

<守秘人> 门拧不动, 毫无疑问地被锁住了

<凯瑟琳·希梅尔> 我凑过去看看那张海报, 嘴里还轻哼着 God bless America…

<凯瑟琳·希梅尔> 这海报有什么异常吗 (?)

<守秘人> 海报上的女郎对你朱唇微启, 除此之外这就是张普通的海报

<卡尔·肯特> “这样就有一件能放心的事了。” 我放弃了无用功, 离开了地下室门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找找四周会有什么可以照亮的东西吗?

<琥珀.埃里卡> 我打开我的手电筒。

<卡尔·肯特> 一楼除了大厅外还有走廊这类的东西吗

<守秘人> 没有了, 一楼大厅只有通往上面的楼梯

<凯瑟琳·希梅尔> “琥珀好可靠~”

<蕾贝卡·霍普斯> 我也打開手電。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准备借着手电的光, 踏上楼梯往上走!

<琥珀.埃里卡> “我们要给自己编个身份吗? ”

<琥珀.埃里卡> “比较好和邻居打交道。”

<蕾贝卡·霍普斯> “也許...?”我看了看自己的著裝。

<凯瑟琳·希梅尔> “哦对, 我是一名餐厅服务生来着! ”

<蕾贝卡·霍普斯> “呵……感覺我更像是來收租的那種人。”我嘲笑一下自己愚蠢的打扮。

<琥珀.埃里卡> “我是一个从乡下来探亲的美国人, 在路上被人骗光了钱没有路费回家, 不得不打工攒路费而借住在这。”

<琥珀.埃里卡> “或者说我是离家出走的富二代比较好?”

<琥珀.埃里卡> “你们觉得呢。”

<卡尔·肯特> “如果声称是离家的富二代的话那才更危险吧。”

<守秘人> 上楼时, 你们听见虫群从墙壁边窸窣地逃开, 从光线里慌忙躲藏, 遁入成千上万目力所不能及的砖石裂缝中, 老鼠们在墙后吱吱地叫着, 拥挤着簌簌地穿过墙后的框架结构, 毫不遮掩自己的存在。蟑螂随处可见, 振翅声时不时地从耳畔“嗡”地掠过。

<琥珀.埃里卡> “那就被骗光钱的倒霉蛋吧。”

<琥珀.埃里卡> 我一箱子拍墙上, 试图攻击蟑螂

<守秘人> 琥珀随手拍死了几只蟑螂, 昆虫的残肢黏在了箱子上。

<蕾贝卡·霍普斯> “...”我覺得有點反胃。

<琥珀.埃里卡> 拿手帕擦干净就随手丢在地上。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面不改色地牵着蕾贝卡, 安抚地捏捏她手心。

<卡尔·肯特> “不要再管这些了, 现在也拿它们没办法。” 忍住不适感朝琥珀说道。 “总之先上楼吧, 我们在

前，二位小姐就先跟在后面。”

<琥珀·埃里卡> “行，先上去再说吧。”

<守秘人> 你们踩着吱嘎作响的楼梯来到了三楼。从公证文件来看，这间小公寓最近经由一些欺瞒手段被西奥多·考德威尔租下。他已提前支付了三个月的房租，这使得他或他的代理人有了进入大楼的合法权利。这套两个房间的小公寓一共有四张床、一张臭气熏天的沙发、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四把椅子、一个坏炉子和严重的鼠患问题。

<守秘人> 打开门的时候，你们感受到门后也有什么东西窸窸窣窣地逃开了，但房间内的情况看起来比走廊和楼梯上好一些，至少没有老鼠张狂地贴着你们的脚背跑过去。但这里仍然散发出破败的氛围。

<守秘人> 而在你们走上楼的过程中，公寓大楼中似乎除了虫鼠的动静以外就没有别的活物了，一片死寂。

<蕾贝卡·霍普斯> 我拿出怀錶看看時間。

<守秘人> 现在的时间接近中午十一点

<凯瑟琳·希梅尔> 看着眼前的一切，笑着叹了口气。“——就让我来简单打扫一下试试吧！再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嗯，安全隐患？”

<卡尔·肯特> “算了吧，希梅尔小姐，这也只是杯水车薪。况且我们的目的也不是这个。” 我将声音放柔后劝到

<蕾贝卡·霍普斯> “希梅尔小姐...真有活力。看来这个点我们的邻居们都不在家？”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侦查检定：D100=87/63 失败

<渡边> 不利的局势。

<守秘人> 希梅尔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这间公寓看上去空荡荡，原本也没有什么值得发掘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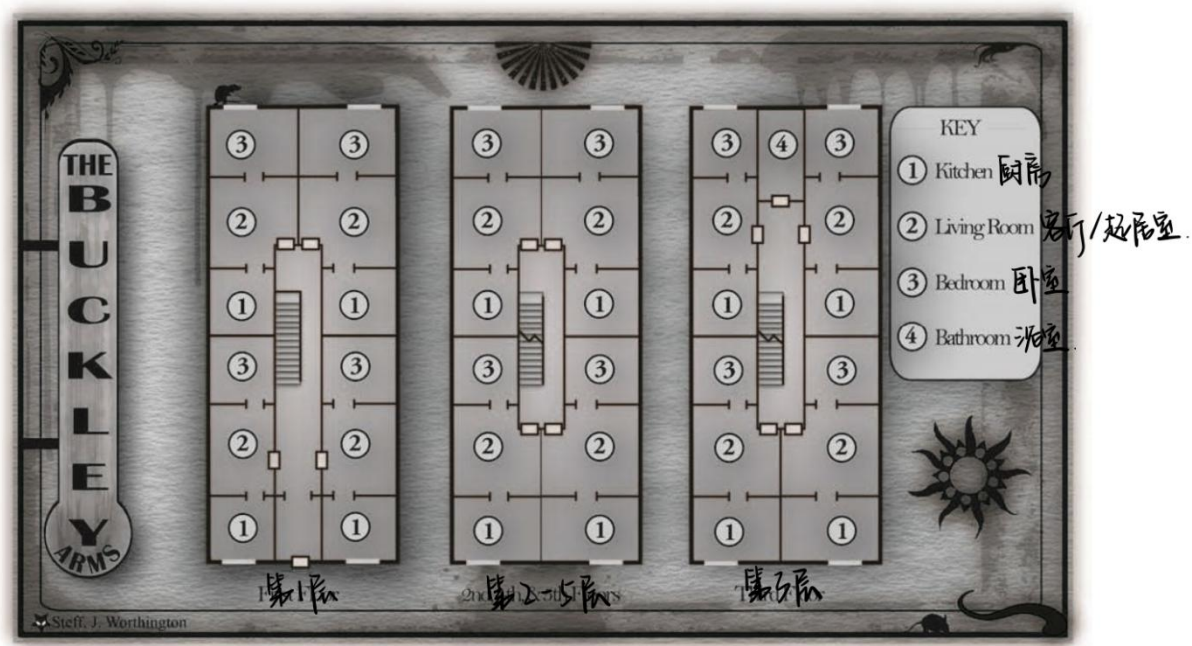
<琥珀·埃里卡> “都在工作吧，大概只有晚上才能见到他们了。”

<琥珀·埃里卡> “在这干等着也有点恶心，没地方坐下。我打算出门买两张新椅子，顺便观察一下周边的情况。”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去看看西奥多说的小厨房，能不能开火做饭。

<守秘人> 小厨房里有小烤炉和水池，还有基础的料理台，但没有冷柜或者冰箱

<卡尔·肯特> 我去走廊看看邻居的住处如何



<凯瑟琳·希梅尔> “我要去买些面粉和糖之类的，基础的食物～”

<琥珀·埃里卡> “感觉买椅子也有点难受，我去买一张新的折叠床吧。”

<琥珀.埃里卡> “或者有先生或者小姐想试试看轮椅吗？我觉得扮可怜也是个不错的法子。”

<凯瑟琳·希梅尔> “嗯啊…在这里扮可怜会有用吗？我觉得或许只会增添麻烦哦…”

<琥珀.埃里卡> “没用吗，那就算了，但我觉得坐在轮椅上被人推着跑还蛮开心的。”

<凯瑟琳·希梅尔> “我可以推琥珀跑耶——”

<卡尔·肯特> “...不考虑别的，如果扮演残疾的话上下楼梯会相当麻烦，万一被看到了那更加说不清了。不过如果你有闲钱的话倒也无所谓。”

<琥珀.埃里卡> “算啦算啦，上下楼太麻烦了。”

<琥珀.埃里卡> “那扮弱智呢，我可以牺牲一下。”

<琥珀.埃里卡> “算了，我不当弱智也可以指着他们鼻子骂。”马上就自我否定了。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们先走吧…~蕾贝卡小姐呢，要不要跟我们去？”

<蕾贝卡·霍普斯> “希梅尔小姐的厨艺看上去不错呢。既然现在楼里完全看不到什么人...我也希望在周围转转，或许能有什麼意外的收穫。”

<凯瑟琳·希梅尔> “好诶——那我和琥珀先去买东西！再去看看周围有什么店铺~”

<蕾贝卡·霍普斯> “哦，對了。忘記自我介紹了……我是一名心理學學者。雖然和傳統概念上的醫生有些差別，但如果有受傷或者生病，我還是可以勉強幫忙看看的。行李箱和我的包裡都有些藥物。”我露出一個微笑。

<卡尔·肯特> “我也打算在附近探查一下，不过既然决定用假身份的话我们还是互相先核实下背景比较好。毕竟我们算是合租。”

<卡尔·肯特> “霍普斯小姐是医疗人员么，那真是帮大忙了...”想起先前的经历有些心有余悸。“那么霍普斯小姐的假身份决定下来了么？”

<凯瑟琳·希梅尔> “嗯嗯！我在一家法餐厅当服务生，是从 VA 州的一个小镇来纽约的，我直接用真实身份就好~”

<琥珀.埃里卡> “我是一个在乡下镇子里当服务生的美国人，来大城市探亲被骗光了钱，现在一边打工一边攒钱回去。”

<蕾贝卡·霍普斯> 我盯著自己行李箱裡的首飾陷入沉思。

<琥珀.埃里卡> “贵重物品的话去趟银行寄存一下吧？”

<琥珀.埃里卡> “在这里被发现的话肯定就没有了。”

<卡尔·肯特> “我也同意。”

<凯瑟琳·希梅尔> “我去买菜！”

<卡尔·肯特> “我是一名从国外偷渡到这里流落他乡的浪子，与你们在巴士中相识，因为希梅尔小姐的提议来这里合租分摊费用得过且过...这样如何？”

<卡尔·肯特> “毕竟希梅尔小姐是我们这里相比起来最有身份的人，能知道一两个可以进行合租的公寓地点也是比较合理的...或者其他的提议？”

<凯瑟琳·希梅尔> “嗯嗯…我觉得卡尔先生的提议不错啦，就交给我吧。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

<卡尔·肯特> “那就麻烦了，希梅尔小姐，记得注意安全。”

<凯瑟琳·希梅尔> “好的(๑•̀ω•́)okun?”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先拉着琥珀一起出门了。

<蕾贝卡·霍普斯> “...確實如此。那就是和希梅尔小姐在工作的地方認識的服務生好了。啊……我也一起在樓里看看鄰居們的狀況吧。”我努力地試圖改正一下自己濃重的英國口音。

拜访邻居们

公寓3-B：潘恩一家

<渡边> 已将蕾贝卡·霍普斯当前档案绑定为蕾贝卡·霍普斯

<卡尔·肯特> 我提着手中的公文包走向对门的房间门口，清了清嗓子叩叩门

<卡尔·肯特> “您好，有人在家吗？”这样试探性问道

<守秘人> 卡尔听到门内传来脚步声，声音在门后停住了

<守秘人> “谁？”一位女性的声音

<蕾贝卡·霍普斯> “咳...我們是隔壁剛搬來的。”我很有禮貌的回答。

<卡尔·肯特> “啊!我是今天刚搬到您对面的住户，我叫做卡尔·肯特，我的伙伴们现在正出门，我打算先行向我的邻居们问候一下。”

<卡尔·肯特> “会打扰到您吗？”

<卡尔·肯特> “这位是蕾贝卡小姐，可以认识一下吗？”

<守秘人> “邻居……嗯，嗯，你们好。”里面的声音犹豫了一下，“我们姓潘恩。”

<卡尔·肯特> “那么可以称呼您为潘恩小姐吗？我也是第一次到这个国家...如果是不方便开门的话，可以询问下理由吗？”我将声调降得柔和，委婉地问道

<卡尔·肯特> “今后也是要经常打个照面的，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希望能认识一下比较好。”

<蕾贝卡·霍普斯> "...家裡只有您一個人嗎？”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聆听检定：D100=17/6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聆听检定：D100=70/25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秘人> 卡尔听到有另一串轻盈的脚步声在屋内响起

<守秘人> 随后大门打开了一条小缝，一位中年妇女的脸露了出来，看上去憔悴又疲惫，她警惕地打量过卡尔，在看到蕾贝卡的时候显得稍稍放松了一些

<守秘人> “是，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是奥黛丽·潘恩，你们好。”

<卡尔·肯特> “抱歉打扰了...是有小孩子需要照顾吗？没事的，我也有家庭，完全可以理解，奥黛丽夫人。”我顿了顿，“毕竟这附近看起来治安确实不是很好。”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微微向她鞠躬。“...我們都是剛剛搬到這裡，也都不是本地人，所以還不太熟悉。可以問問您例如……在這裡需要注意些什麼嗎？”

<守秘人> 奥黛丽微抿着嘴唇：“嗯……我家里是有两个在外工作的男孩。在这里住着没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勤恳工作，专心自己的事，就是这样。”

<守秘人> 你们注意到她看上去有些害怕

<卡尔·肯特> “这样啊...感谢帮助，我先前一直很担心自己的邻居会不会是个非常不好相处的人。”苦笑了一下，“但现在我安心多了。奥黛丽小姐一个人住的话，如果遇到需要帮忙的时候可以来找我们，我们几个也算是互帮互助的群体。今后还请多关照啦。”

<卡尔·肯特> 装作不在意地看看门缝里面是什么状态

<蕾贝卡·霍普斯> “原來是這樣...真是謝謝您了。……”我作勢環顧一下四周，然後稍微提點音量。“大概是因為都去工作了吧？...現在周圍一個人也沒有啊。”

<守秘人> 你看到有两个年轻的女孩偷偷从内室的门缝里探头看你们，注意到你的目光的时候又立刻关上了门。

<守秘人> “是，是的，白天这里都很安静，我也在家里做些针线活。”

<蕾貝卡·霍普斯> “...看來晚上可能比我們想象中還要熱鬧。撫養這麼多孩子您真是辛苦了...您的丈夫呢？看樣子他也去工作了。”

<守秘人> “下午或许其他人就回来了吧，可以和他们打打招呼，我这里没关系的，不用特地过来和我问好……我丈夫已经去世许多年了。”奥黛丽的口吻很平静

<卡尔·肯特> “这样啊，大家也都不容易啊...”说着又清了下嗓子，“邻里一趟，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我们都会帮忙的，请不要太勉强自己了。”我再次委婉地对她的身体状况表达了担忧

<守秘人> “嗯……你们……”她看上去有点犹豫，“小心格雷先生的手下。”她压低声音说

<蕾貝卡·霍普斯> "...! 抱歉、抱歉，真是太失禮了。您實在是辛苦了……啊，如果有什麼需要的，也都可以來找我們。"我做出非常不好意思的樣子。

<守秘人> “您应该和这位小姐是朋友吧，”她看向肯特，“把这位小姐保护好。”

<蕾貝卡·霍普斯> "啊……這樣啊。我們會有的，謝謝您的提醒...嗯?"我斜眼看著卡爾。

<卡尔·肯特> “谢谢提醒，我会负责任将我的朋友保护好的。”郑重地点了点头。“先前确实有听说过这地方的一些不好的传闻...总之我们会多加注意的。”

<守秘人> 奥黛丽紧张地笑了一下，随后轻轻关上了门。

<卡尔·肯特> “看来算是开了个好头。希梅尔小姐他们应该还没回来，我们就顺势再去看看这层楼的其他住户吧。”对身边的蕾贝卡小声提议

<蕾貝卡·霍普斯> "走吧。希望隔壁還有人。...看樣子我們得更加小心格雷先生養的'狗'了。"

<守秘人> 凯瑟琳和琥珀出去买了一些生活物品，以及食材，两人回到 3-A 后不久，就看见卡尔和蕾贝卡也推门进来了

<凯瑟琳·希梅尔> “卡尔先生和蕾贝卡小姐！有什么收获吗？”

<琥珀·埃里卡> 把折叠床放下来开始组装。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一边问一边准备去烤苹果派。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厨艺检定：D100=12/65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卡尔·肯特> 看到人都齐了后便带上了门，对二人说道：“我们刚刚去拜访了对门的奥黛丽夫人，听起来是一名带着两个女孩的寡妇，我觉得算是个不错的切入点。”

<守秘人> 凯瑟琳成功地烤了几分香甜的苹果派，即便是在简陋的环境中也做出了闻上去十分诱人的食物。

<蕾貝卡·霍普斯> "她提醒我們要小心格雷先生的走狗。尤其是...我們。"我說這句話的時候盯著凱瑟琳。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做好了香喷喷的苹果派准备分给邻居们! (๑>๓<๑)

<凯瑟琳·希梅尔> “噢，是说担心被骚扰的问题吗？——没事的，我比较擅长应付那种人！”

<琥珀·埃里卡> “寡妇的话不是更应该担心被找麻烦吗。”

<卡尔·肯特> “不过警惕性确实相比一般公寓的住户要强很多，我想这些朴素但美味的食物能让大部分人敞开心扉吧。”肯定了凯瑟琳的说法

<卡尔·肯特> “正所谓为母则刚，遇到承受不住的困难的话，为了女儿也会想尽一切办法的吧...到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向她抛出橄榄枝的时机了。”

<凯瑟琳·希梅尔> “那要给奥黛丽夫人他们送去吗？”

<蕾貝卡·霍普斯> "哎呀...希梅爾小姐還會做這些嗎！真厲害，聞起來很香……我小時候也喜歡蘋果派。"

<琥珀·埃里卡> “我可以吃吗？”装好床以后往厨房挪动。

<蕾貝卡·霍普斯> "當然...為什麼不給她和她的女孩們也分一些呢？我覺得這可不算賄賂，畢竟我們是鄰居。啊、

辛苦您了，埃裡卡先生。”

<卡尔·肯特> “不过事先打好关系，让她信任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

<凯瑟琳·希梅尔> “可以吃呀——但是只能拿一块哦。”

<琥珀·埃里卡> “好耶——凯瑟琳真是心灵手巧！”拿了一块稍微吹凉一些就上口，“这个形容词应该没错吧。”

<琥珀·埃里卡> “噢！好烫！”

<凯瑟琳·希梅尔> “趁食物还热的时候去奥黛丽夫人家看看吧？还可以再去拜访一个新邻居……？”

<卡尔·肯特> “...那么，我也来一份吧。”从早上开始就没怎么进食的我也决定享用一份凯瑟琳做的苹果派

<卡尔·肯特> “不过先洗个手吧，这地方看起来也不算卫生。”

<守秘人> 在你们进行午后的短暂休息时光时，公寓的楼梯间里隐约传来嘎吱嘎吱的响声，看来是一些下班较早的人们先回到了家中，到了晚上应该还有更多

<琥珀·埃里卡> “...”忽然想起来吃东西前没洗手。

<琥珀·埃里卡> 亡羊补牢性质的跟着去洗一下。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也跟着去洗一下。

<蕾贝卡·霍普斯> 我去洗个手，然後拿手帕擦擦再吃蘋果派。“嗯...讓我想到了小時候家裡的保姆。雖然比我記憶裡的稍微甜了點。”

<卡尔·肯特> “确实...口感酥软，入口能感受到酥烂的苹果果肉以及肉桂的香味。我在家乡很少吃到过类似的食物，真的是很不错的手艺，希梅尔小姐。”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自己挑了一块小的吃了之后，“我们还是赶紧去吧……！”

<琥珀·埃里卡> “走吧，去给奥黛丽夫人送美味的苹果派——”

<卡尔·肯特> “嗯，也要感谢她先前的关照。”

<守秘人> 你们四人端着苹果派回到了楼梯间内，对面邻居家中的动静听起来比先前要稍微热闹一些

<琥珀·埃里卡> 能不能听出来是那种好事的热闹还是坏事的热闹

<守秘人> 好事的热闹

<卡尔·肯特> 以和先前一样的频率叩了叩门：“奥黛丽夫人在吗？”

<卡尔·肯特> “我的同伴们现在都回来了，正巧这位小姐做的苹果派剩了很多，能否当做见面礼呢？”

<凯瑟琳·希梅尔> 我在端着苹果派，在卡尔身后探头探脑。

<守秘人> 卡尔敲了敲门，这回里面的人没有什么犹豫，你们看到一个年轻的男孩探头出来，原本还在微笑着的表情变得冷静：“……你们和妈妈认识？”

<卡尔·肯特> “是的，我们是今天刚刚搬过来的住户，就住在你们对面。先前还和您母亲打过招呼的。”

<蕾贝卡·霍普斯> “我們是隔壁剛剛搬來的，認識……哦，剛才來打了個招呼。”我向他微笑。

<琥珀·埃里卡> “你好，我们是新邻居~”

<凯瑟琳·希梅尔> “嗯嗯，我也是我也是，我刚好在家烤了很多苹果派，想顺带送过来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端着苹果派，向男孩眨眨眼睛。

<守秘人> 他点点头，关门又和里面的人说了什么，随后由一位年长的女性给你们开了门，卡尔和蕾贝卡认出这就是你们下午见到的奥黛丽·潘恩

<守秘人> 这位忧虑的母亲被两个年轻的男孩保护着，朝你们笑了笑：“是你们……这太客气了，要不要……进来坐会儿？”

<琥珀·埃里卡> “您好，奥黛丽夫人！之前出门了所以没有来拜访，我也是今天起搬到您对门的邻居之一。”

<卡尔·肯特> “看来您的两位儿子已经下班回来了。”同样笑着回应道，“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希梅尔小姐和

霍普斯小姐先请。”

<凯瑟琳·希梅尔> “好诶，那就打扰你们啦~”那我看看她身边的两个小伙子，也对他们露出友善的笑容，“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我做的苹果派…蕾贝卡小姐说有点太甜了来着…”

<卡尔·肯特> 让到一边以便身后还端着派的几位先进门

<琥珀·埃里卡> 往旁边撤撤，露出身后端着苹果派的凯瑟琳：“这位也是——她刚烤好了苹果派，所以想给大家送来。”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先进行一个进门，看看能不能把手上的派放到餐桌上。

<守秘人> 凯瑟琳先进了门，将苹果派放在了被擦得干净的桌上，你们一行人被奥黛丽和他的儿子们迎进了门，同时，你们注意到房间卧室的门在你们走进时轻轻关上了，就好像里面还有其他人。

<守秘人> “这……谢谢你们，实际上我们一直不怎么和邻居打交道。”奥黛丽在围裙上擦了擦手，邀请你们在沙发和餐桌简陋的椅子上落座，“家里地方比较小，不好意思。”

<守秘人> 两个年轻的男孩就站在他们的母亲身后，戒备又好奇地看着你们

<守秘人> “我是奥黛丽·潘恩，这是布莱恩和塞缪尔。”奥黛丽分别示意了一下身后两个一大一小的男孩。

<凯瑟琳·希梅尔> “唔…是呢，这边的邻居不是人人都很友善的，是吧？”

<蕾贝卡·霍普斯> “没事的，没事的。也许像我们这样注重邻里关系的反而是少数呢？”

<凯瑟琳·希梅尔> “不过奥黛丽夫人您看上去就很亲切~还有布莱恩和塞缪尔先生也是。”我对他们继续笑笑。

<卡尔·肯特> 心里有数便没再多去注意卧室那边，应声在餐桌椅子上坐了下来。“看来这两位小伙子就是先前您提到的在外工作的男孩了？你们好，我叫做卡尔·肯特，我是第一次来这边，如果有什么礼仪方面的错误还请多多包涵。”

<琥珀·埃里卡> “为什么不打交道呢，是因为不好相处吗？”在椅子上坐下，“在我们乡下，邻居之间的关系都是很好的 www”

<卡尔·肯特> “我也打心底这么觉得，先前或多或少听到过关于这个公寓的一些不好的传闻，但目前来看好像还不错？”

<守秘人> “这幢公寓里什么人都有……黑人和爱尔兰人，西班牙人和匈牙利人……大家都只是想管好自己的事罢了。”奥黛丽微微摇头。

<琥珀·埃里卡> “原来如此…那的确。”

<守秘人> “那是因为格雷先生想让我们不好反抗他。”布莱恩开口

<琥珀·埃里卡> “不过你们有什么困难的话可以尽管找我们帮忙！”捶捶胸口，做出一副淳朴乡下男孩的模样。

<凯瑟琳·希梅尔> “格雷先生…？”注意到布莱恩的话，稍侧头表现出认真倾听的样子。

<守秘人> “各位能明白的吧，只要把彼此连语言都无法相同的人放在一起，那所有人都会保持沉默。”布莱恩露出相当反感的表情。

<卡尔·肯特> “这个我明白…为了能进行最低限度的沟通，我也是拼了命学习英语。”

<卡尔·肯特> “说起来，先前奥黛丽夫人也有提到过这个名字…这位格雷先生是这里的掌管者吗？”

<守秘人> “是的，他是把公寓出租给妈妈的人。”塞缪尔开口

<蕾贝卡·霍普斯> “格雷先生…格雷先生。这么听起来真是精明到可耻的人。”

<卡尔·肯特> “可我们在一楼没有看到任何工作人员，难道是什么比较特殊的工作环节吗？”

<守秘人> “一楼大厅那里不住人，只有地下室，格雷吝啬得只在隆冬的时候才肯往里面添两三块煤。”

<蕾贝卡·霍普斯> “地下室…这么说来我还没注意到。那地方是杂物间？”

<凯瑟琳·希梅尔> “他也是我们的房东吧…唔，说起来我还被这里的环境吓了一跳呢。我之前也有住其他的廉租公

寓，环境还没有这里这么恶劣。”

<守秘人> “是，只有燃煤锅炉，还有垃圾，以及废旧的家具，那地方老鼠最多。”

<卡尔·肯特> “地下室的话我刚刚有去看过，确实是锁住了，原来是添煤用的房间啊。”

<卡尔·肯特> “虽然由我来说有些奇怪，但为什么大家一直愿意忍着租住在这样的公寓呢？如果只是一开始缺少钱用来应急的话，等攒够钱再搬出去不是更好吗？就算是我这样初来乍到的外乡人都知道它的一些负面风评。”

<卡尔·肯特> “我的话也只是暂时一起租住在这里，等忙完公务就会退房。毕竟这边看起来比传闻还要不适合长期居住。”

<守秘人> “是啊，我们早就听说有法案下令整改了，格雷那个肥猪——” “吸人血的怪物——” 两个男孩越说越激动，最后被奥黛丽打断了：“好了，少说两句。”

<守秘人> “如果能搬出去当然最好，但是我们负担不起那么高的费用……格雷先生的房租是这片区域最便宜的，况且……”

<蕾贝卡·霍普斯> “...况且？”

<守秘人> “瓦莱丽。” 奥黛丽提高了声音，随后你们看见房间的另一扇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两个牵着手的女孩，看上去是两姐妹，大的那个有二十岁左右，小的还未成年。

<琥珀·埃里卡> 一脸猫，宇宙的看着大家。

<凯瑟琳·希梅尔> 我对姑娘们挥挥手问好。

<卡尔·肯特> “这可真是...我能理解了。” 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情。

<守秘人> “我还有两个女儿要养，能承担这一大家子搬家的费用……对布莱恩和塞缪尔来说还是太重了一些。”

<卡尔·肯特> “不过让孩子在这种环境长大的话，真的好吗？虽然我也明白这是没办法的事。”

<蕾贝卡·霍普斯> “...确实，实在是太辛苦了。您和孩子们也都不容易。”

<凯瑟琳·希梅尔> “唔...如果那个法案能够使格雷先生获得惩罚并进行整改的话，就不用搬家，还能过得好些啦。” 这么摸着下巴，顺着先前男孩们的话说。

<卡尔·肯特> “还请不要嫌我啰嗦，今后您有什么打算么？我还是认为您可以尽快地带着孩子们一起搬到更合适的居住环境里。从先前您对我的警惕意识来说就更觉得应该如此吧？”

<卡尔·肯特> 我像是良心过意不去一般补充了一段。

<蕾贝卡·霍普斯> “啊...法案嗎。確實是那樣。但那個如果要實施起來肯定很難吧，除非……” 我看了看那兩個男孩。

<卡尔·肯特> “我也这么想，不过我不是本地人，那条法律通过的可能性高吗？” 我循声问道

<琥珀·埃里卡> “如果能通过就好了，那岂不是我们这些新住户捡便宜。” 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您家一个月房租是多少？”

<守秘人> “房租是每月五美元。” 布莱恩诚实地回答了琥珀

<卡尔·肯特>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法律的话，那就不用再担惊受怕了吧...但既然大家都这么期待它的落实，为什么听起来似乎久久没能成功整改呢？”

<守秘人> “但是，如果让格雷先生知道我们同意这么做的话，他不会放过我们的……” 奥黛丽叹气，把脸埋在手心里，“我不让女儿们和各位见面是因为她们已经被格雷的人盯上了……我只能等着她们平安地出嫁，离开这这里去更好的地方，这样才不至于被格雷手下的那帮混混侮辱。”

<蕾贝卡·霍普斯> “没人敢做出头鸟吧，毕竟是在這種環境下。...哎呀，我的话倒是不介意做第一个？可惜拉動別人確實很麻煩。”

<卡尔·肯特> “...果然曾经发生过什么吧，不舒服的话可以先不用继续这方面的话题的。”

<琥珀·埃里卡> “啊，那我们的房租一个月还比你们便宜 1 美元呢，现在是一人 1 美元平分合租。因为名声问题

现在新住户的租金也便宜了点儿，对老住户来说还真是不公平。”

<琥珀·埃里卡> 我进行一个瞎扯淡

<凯瑟琳·希梅尔> “都是女孩子，我明白…以前在乡下的时候也会被…我会尽力保护两位妹妹的…！”挺挺胸认真地向奥黛丽夫人保证。

<卡尔·肯特> “毕竟我们是邻里，不互相照应可不行啊。”

<琥珀·埃里卡> “那帮混混一般在哪里出没？”看了看蕾贝卡和凯瑟琳，“我们这儿也有女孩，我和前辈需要多保护她们些。”

<琥珀·埃里卡> “肯特前辈。”意义不明的补充道。

<守秘人> “啊，那妈妈，我们得去法院起诉格雷啊！”布莱恩和塞缪尔听了琥珀的话七嘴八舌地打岔你们的谈话，但是奥黛丽始终看上去不太情愿。

<蕾贝卡·霍普斯> “看來格雷先生的手下確實有夠猖狂...”我有些憐憫地看了看女孩們。

<卡尔·肯特> “嗯，我明白。作为年长者我当然会负起责任。不过这个称呼...算了，就当做是这样吧，埃里卡。”拗不过遂干脆放弃矫正

<守秘人> “他的手下们每月收租会来一次，此外时不时会上门骚扰……我今天下午差点把肯特先生当成格雷的手下，不要意思。”

<蕾贝卡·霍普斯> “你們去起訴...?唔。你們有沒有想過，這棟公寓裡已經有人準備這麼乾了？”

<卡尔·肯特> “我也这么认为，只不过很可能因为缺乏沟通而导致原本志同意合的人们分散了开来。”

<凯瑟琳·希梅尔> “瓦莱丽。”我向那女孩打招呼，想让她过来我这边让我仔细看看她的状态。

<守秘人> 瓦莱丽把年纪更小的女孩藏到了她的兄弟们背后，随后靠近了凯瑟琳，凯瑟琳看见这个女孩白皙而瘦弱，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小一些

<卡尔·肯特> “如果大家能拧成一根绳的话，怎样的困难都不值一提吧。”

<卡尔·肯特> 说到这里，我对方才的发言有些迟疑便没再继续说下去。

<琥珀·埃里卡> “大家应该都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在旁边继续搭腔。

<守秘人> “法律方面的事我们不太懂……难道不是只要去了法院就能起诉吗？”布莱恩有点疑惑，“其他的住户也打算这么干？太好了，妈妈，我们这就去吧！”

<守秘人> “你有没有为你的两个妹妹考虑过。”奥黛丽有点着急了，直接喝止了布莱恩

<凯瑟琳·希梅尔> “瓦莱丽…长得好可爱哦，皮肤也好白…！”我星星眼地看着她，“长得好像以前我在餐厅里认识的一个同事妹妹…！”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取悦检定：D100=63/8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卡尔·肯特> “虽然我也觉得这种事情确实是越快解决越好...不过确实不能莽撞行事。”

<蕾贝卡·霍普斯> “噓。...你們自己的安全也很重要，不能讓格雷先生那麼快就發現。不過我覺得你們只要——讓自己看上去不是第一個抗議的就好了吧？”我的視線在布萊恩和奧黛麗之間打轉。

<守秘人> “是啊妈妈，你看这位小姐说得对。”塞缪尔接着蕾贝卡的话说。

<守秘人> 瓦莱丽看上去有点腼腆地被凯瑟琳牵着手，轻声回答：“谢谢。”

<凯瑟琳·希梅尔> “瓦莱丽今年多大了…？二十吗？”我歪歪头。

<守秘人> “是的……你也是吗？”她说话时隐约有些艳羡。

<凯瑟琳·希梅尔> “我比你大一岁！嘿嘿。”我托腮看着她，“瓦莱丽和妹妹闷在家里多久了？”

<渡边> 琥珀·埃里卡进行说服检定：D100=75/6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秘人> “嗯……很久了，但是在家里帮妈妈做些针线补贴家用，也不辛苦的。”

<凯瑟琳·希梅尔> “…想出去吗？”

<守秘人> “会给家里人添麻烦的吧。”她小声回答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说服检定：D100=83/6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凯瑟琳·希梅尔> 伸手摸摸瓦莱丽的头发，温柔地说。“…瓦莱丽让我想起以前我捉过的一只小鸟。”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话术检定：D100=89/6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凯瑟琳·希梅尔> “也是这么美丽…羽毛很顺滑，那会儿它翅膀受伤啦，但是修女不许我养它，我就想办法把它偷偷藏起来…”

<渡边> 琥珀·埃里卡进行取悦检定：D100=71/8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凯瑟琳·希梅尔> “…之后它就被闷死了。”

<凯瑟琳·希梅尔> “瓦莱丽，一个人…是不可以躲在家里一辈子的。”

<卡尔·肯特> “奥黛丽夫人，我明白你为孩子着想的心情。”我一改先前的态度，直起身对着餐桌对面的憔悴女性郑重说道。“丈夫早逝对您和孩子的打击一定相当重，虽然我对他没有任何了解…冒昧了，他作为整个家庭支柱，这样的人物的逝去一定是件无法接受的事。因此为了保护年轻的儿子、年幼的女儿，为了他们能够顺利健康成长，您的选择是忍耐。”

<凯瑟琳·希梅尔> “你有喜欢的人吗？哪怕是为了摆脱那些混混而匆匆嫁出去，你这样能嫁给自己衷心喜欢的人吗？”

<凯瑟琳·希梅尔> “…要为了这个，一辈子困在囚笼中，匆匆嫁出去，不敢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吗？”我眼角余光瞥了一眼奥黛丽夫人。

<卡尔·肯特> “用词来形容的话便是为母则忍…但我不敢苟同这句话，以我的见解来看，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等到最后，就算再怎么想要退步，也会发现自己已身后只有悬崖，没有再后退的余地了。”

<琥珀·埃里卡> “奥黛丽夫人，说了这么久想必你们也明白了我们的目的。我来自一个农村，想当明星所以离家出走来到了纽约，结果被骗光了所有的钱。现在只能借住在这里一边打工一边攒路费……看着这样的环境我无时无刻不在后悔并且想念家乡。”半蹲在奥黛丽夫人面前看着她，“我理解您不想家庭因此被针对骚扰，就像是蕾贝卡小姐说的那样，只要不当第一个出头鸟就可以了。”

<守秘人> “我并不认识太多的人，如果能出去的话，我……”瓦莱丽回头看了看奥黛丽，而她的母亲被卡尔的这一番话说得有些动摇，沉默着没有开口。瓦莱丽看着凯瑟琳，“我还不想嫁人，但我也想去看看外面是什么样的，像您和霍普斯小姐这样能支配自己的时间。”

<卡尔·肯特> “作为一个同样有家室的人…一名丈夫、一个父亲，我希望您能够踏出那一步，我们会帮助你们的。”

<凯瑟琳·希梅尔> “是啊瓦莱丽…你也才只有二十岁。”我伸臂轻轻抱住瓦莱丽，“你还有那么长的人生，你不可能忍耐一辈子。”

<蕾贝卡·霍普斯> “一味地忍耐會讓格雷先生和他養的混混們覺得您…和您的家人更好欺負。當然我理解您的心情和處境，不過現在您——不對，我們。我們有一個機會得到更好的環境。只需要一個簽名…它不可能被任何人看到，也不會有人知道是誰最先在這裡留下了名字。……啊，有所顧慮很正常。不用擔心，我們已經最先在請願上簽過名了。”

<守秘人> 奥黛丽因为琥珀的话而显得相当举棋不定，她看着琥珀的眼睛，手很紧张地交握在了一起，又环视了一下自己的儿子们和女儿们，最后还是叹了一口气：“好……好……的确，我们不可能这样在这里躲一辈子，托比去世以后我就一直在逃避站出来面对这些问题。”她擦了擦眼角，“但我也是时候改变想法了。”

<守秘人> 你们看到布莱恩和塞缪尔在奥黛丽背后小小地欢呼了一下互相击掌。

<守秘人> “那么，各位先生和各位小姐们，请把请愿书拿来吧，趁我还没有改变主意之前。”奥黛丽眼眶有点红红地朝你们微笑了一下

<卡尔·肯特> “我认为我的同伴所言也相当可取...世界如此宽广，却为何要被这小小破败之地所拘束？不想看看海的那边吗？”我看向了在与凯瑟琳对话的，满脸憧憬的瓦莱丽，不禁感慨着。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立刻從包裡拿出筆和請願書，遞到她的面前。

<卡尔·肯特> “看来这算是皆大欢喜的第一步呢，连我这个外乡人都有些触目生情了。”

<守秘人> 奥黛丽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和身份「**承租人：奥黛丽·潘恩**」

<守秘人> “谢谢你，也谢谢你们，让我和妈妈都下定了决心……”瓦莱丽向凯瑟琳小声地道谢，随后又看着你们所有人

<蕾贝卡·霍普斯> “很好...感謝您的幫助。相信有一天，我們所有人都能在更加溫暖而安穩的屋中生活著。”我露出標誌性的微笑，檢查一下然後把請願書裝回包裡。

<琥珀·埃里卡> “我们才要感谢各位”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继续抱着瓦莱丽抱抱贴贴...女孩子...呜呜... (这个人)

<卡尔·肯特> “这是你们坚定的意志做出的决定，我们只是路见不平推了一把罢了。”

<蕾贝卡·霍普斯> “除此之外……希望你們喜歡希梅爾小姐的蘋果派！她的手藝非常棒哦。”

<卡尔·肯特> “不过，苹果派不吃要凉掉了。既然刚下定了这样的决心，快趁热吃掉吧。”

<卡尔·肯特> “就当是希梅尔小姐的祝贺礼，我想她也会高兴的。”

<卡尔·肯特> “不过女孩子的份没有带...有些失策了。”小声抱怨了下

<守秘人> 疲惫的母亲起身和她的两个儿子和年幼的女儿拥抱了一会儿，又朝着你们笑了一下：“凯瑟琳小姐的手艺比我好上太多了，想必今天尝过之后我们都能睡个好觉吧。”

<守秘人> “瓦莱丽，来吧。”奥黛丽朝大女儿招了招手

<守秘人> 瓦莱丽走过去，和她的母亲深深拥抱了，你们听到奥黛丽向她的女儿道歉

<蕾贝卡·霍普斯> “...真是溫馨。介意我拍照片記錄一下你們的生活狀態嗎？以便於……那個想要幫助我們的人進行控訴。”

<守秘人> “虽然我的手艺没有凯瑟琳小姐的好，但是泡茶之类的简单活还是有些经验的，我为各位倒些茶吧，如果你们不忙的话？”奥黛丽看着你们，“照片当然可以，如果能帮到你们也是我们的荣幸。”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拿著相機站起來，拍下他們屋中的狀況。

<卡尔·肯特>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看到这样温馨的场面，不禁久违地发自内心感到舒心

<守秘人> 蕾贝卡拍了照片，公寓内的状态并不好，只是简单地照了几张就足足有十来处缺乏修缮的地方，远远地超出西奥多所说的八张照片。

<蕾贝卡·霍普斯> “對了。那些混混...是每個月的什麼時候來收租?”

<守秘人> “收租的人每月 10 号左右会来，但平时也会有一些混混找上门来惹事。一般是我留在家里把他们赶跑的。”塞缪尔回答

<蕾贝卡·霍普斯> “原來是這樣...今天是幾號來著?”

<守秘人> “16 号，这个月的房租我们已经交过了。”

<卡尔·肯特> “话说回来，这栋楼里有什么您认识的家庭吗？”

<琥珀·埃里卡> “有什么比较好说话的邻居吗。”

<卡尔·肯特> “虽说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的人都有，但如果能提前知道一些信息的话我想是相当有帮助的。”

<守秘人> “我们和邻居接触得不多，这楼里我们认识的只有 1-B 的托马斯夫妇，他们家的赖安先生是鞋匠，偶尔会帮我们补补鞋子；还有 2-C 的康斯坦斯，有时候会在楼底下见到她聊两句……可怜的姑娘。”

<卡尔·肯特> “那个姑娘怎么了么？”

<守秘人> “她看上去太绝望，太憔悴……像是托比刚刚去世时的我。”

<卡尔·肯特> “...这样啊，看来也有必要去见见她。”

<守秘人> “对了，我记得 2-D 住着几个玩爵士乐的人，有两个是黑人，另外两个白人里说不定有承租人，你们可以和他們聊聊。”布莱恩突然想起来。

<蕾贝卡·霍普斯> “爵士樂……這樣嗎。我明白了。我們會去看看的。謝謝你，布萊恩。”

<守秘人> “虽然晚上他们练习的时候会有些吵，但也算是能给这幢楼带来点活力吧。”他抱臂笑了一下

<凯瑟琳·希梅尔> “嗯…你们见过那些混混的、头儿吗？”

<琥珀·埃里卡> 点点头把这些记下来。

<守秘人> “头儿……”布莱恩和塞缪尔对视一眼，“应该是西蒙吧，我们只知道他的名字，还有他的白西装，他是个烂人，穿得再精致也掩盖不了他身上那股吸血的腥味。”

<琥珀·埃里卡> “哇，那还真是恐怖。”

<凯瑟琳·希梅尔> “唔嗯…”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守秘人> “反正……你们最好也躲着他吧，这件事千万不能让西蒙知道。”

<蕾贝卡·霍普斯> “在這種地方穿那麼昂貴的西裝...肯定不是什麼好東西。”我聳聳肩。

<卡尔·肯特> “真是招摇...看来他的实力基础允许他这么自信，还是多加小心为好。”

<琥珀·埃里卡> “白西装啊，一个不小心可就脏了。”

<守秘人> 你们在奥黛丽家简短地聊了一会儿，茶和苹果派都一并吃完了。天色慢慢变暗，公寓内陆陆续续有更多人回到了家中

<凯瑟琳·希梅尔> “我们去 2-C 那个姑娘那里看看如何？”

<蕾贝卡·霍普斯> “去吧。...這麼看來她的狀態確實令人擔憂。”

<琥珀·埃里卡> “去看看吧，希望她不要害怕我们。”

<卡尔·肯特> “我也同意，三楼的其他住户先放一放吧。”

公寓2-C：梅尔维尔一家

<守秘人> 你们暂且与潘恩一家道别，目前正打算去见见奥黛丽口中住在 2-C 的康斯坦斯。

<卡尔·肯特> 那我走向 2-C 门口，叩门前先听听里面有什么动静

<守秘人> 卡尔等待了一会儿，随后一个有些萎靡且虚弱的声音从门后闷闷地响起来：“谁啊……”

<凯瑟琳·希梅尔> “您好~我们是新搬来的租户，我是凯瑟琳，我烤了些苹果派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琥珀·埃里卡> 我跟在大伙后面等门开。

<蕾贝卡·霍普斯> “我們是樓上剛剛搬來的，帶了些蘋果派想和大家分一分。”

<卡尔·肯特> “我们今天刚刚搬到楼上，方才与奥黛丽夫人一家打过招呼，请问是康斯坦斯小姐吗？先前奥黛丽夫人有和我们提起过您，说是推荐我们待会先来与您打个招呼...毕竟这栋楼看起来能好好沟通的住户并不在多数。”

<守秘人> 门被打开了一条缝，你们看见一个双眼浮肿，脸色苍白，双肩也毫无精神地垮下去的女性，她的脸上还有未卸干净的妆容，身上的职业套装也显得有点皱巴巴的。看到你们手里拿着苹果派，又听到奥黛丽夫人的名字，她反应有点迟钝地将门链打开：“是潘恩夫人的朋友吗……谢谢你们。”

<琥珀·埃里卡> “您好，我是刚搬到楼上的琥珀·埃里卡。”总之先自我介绍一下。

<守秘人> “嗯嗯……您好，我是康斯坦斯·梅尔维尔。”她没什么精神地和你们打招呼

<琥珀·埃里卡> “梅尔维尔小姐为什么看上去，呃...这么疲惫？”

<守秘人> “您要是连续忙碌了三四天的话也会觉得疲惫的。”康斯坦斯有点抱歉地勉强朝你们笑了一下，“各位还有什么其他事吗？”

<卡尔·肯特> “我叫做卡尔·肯特，百忙之中前来打扰实在是不好意思，梅尔维尔小姐。”自我介绍的同时露出拘谨的笑容。“果然潘恩夫人所认识的也是个温和的住户，我真是安心了。”

<凯瑟琳·希梅尔> “您方便的话，可以来您家里拜访一下吗…？”我示意将苹果派放进她房间里，“我们刚搬来这里，老实说，被这里的内部环境吓了一跳呢。”

<凯瑟琳·希梅尔> “我们想知道您对哪些虫子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还有那个糟糕的下水管道…”

<守秘人> “关于虫子的话……我也不是很擅长处理，但是我向潘恩夫人家的小伙子们借过一些砖瓦工专用的泥灰，用那些把墙缝涂一涂应该会好很多，虽然这公寓里的缝隙实在是填都填不完。”

<琥珀·埃里卡> “可以进去说吗，我们些事情需要您的帮助。这里不太方便。”

<蕾贝卡·霍普斯> “您好。我是蕾貝卡，蕾貝卡·霍普斯。...忙碌了這麼久真是辛苦您了。”我環顧周圍，好像是故意在確認邊上有沒有人經過，然後微微向前靠了一些。“.....雖然不能確定，但我總覺得您也許和我們一樣有些受不了這裡的環境。”

<守秘人> 康斯坦斯看上去有点抗拒你们进入家里，但她已经接过了你们手里的苹果派，无法拒绝你们这一大帮子人热情的眼神，还是有点无奈地把你们迎进家门。

<守秘人> 你们看见沙发上坐着两位虚弱的老人，康斯坦斯走过去朝他们分别耳语了一下，老人们反应迟缓地点了点头

<守秘人> “抱歉……我父母腿脚不太利索，位置可能不太够……各位随便坐吧。”她示意了还有一点空位的沙发和餐桌旁的椅子

<琥珀·埃里卡> “二位晚上好！”看着康斯坦斯的举动，认为两位老人的听力应该不是太好，于是朝他们露出了一个灿烂的微笑。随后就找了张椅子坐下了。

<凯瑟琳·希梅尔> “原来如此…坦白来说，您有考虑过向房东抗议吗？”

<琥珀.埃里卡> “是这样的梅尔维尔小姐，我们受一个好心的律师所托，被雇佣来做这间公寓的调查。只要搜集了足够的证据和住户签名，那位律师就可以免费帮我们起诉这间公寓的黑心房东，改善大家的生活。”

<琥珀.埃里卡> “奥黛丽夫人已经签了。”

<守秘人> 梅尔维尔正在给你们准备茶点，听到你们这么说之后她愣了一下将茶壶放下来，考虑了一会儿转头看向你们：“好啊，我愿意，请让我签名吧。”

<琥珀.埃里卡> “如果不相信我们的话...” 刚想掏出自己的警察证，“抱歉，有些惊讶，没想到您这么快就会同意。”

<守秘人> “我不在乎，格雷先生的报复什么的……无论如何，我只想要一个痛快的解脱，就算他要杀我也无所谓了。”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拿出請願書和筆遞過去。"很高興能配合，...我們相信公寓裡的人都會有一個更好的未來。"

<守秘人> 康斯坦斯从蕾贝卡手里接过请愿书，唰唰签下了「承租人：康斯坦斯·梅尔维尔」

<守秘人> “那，这些茶，几位还要喝吗？”她有点忧郁地打量茶盘里还有一半没盛满的水。

<卡尔·肯特> “我也吃了一惊...虽然这么说不太妥当，但到时两位老人怎么办？您看起来是个能够好好保守秘密的人，这件事还请务必不要声张出去，我们的委托人曾担保过会保证请愿人的安全的。”

<琥珀.埃里卡> “十分感谢您的配合，格雷那方面我们会想办法的。”

<守秘人> “好的，我不会说出去的，毕竟无论如何对我来说都没什么好处。”她微微点头。

<蕾贝卡·霍普斯> "當然。我們怎麼會拒絕被人用茶招待呢？"我向她笑笑。

<蕾贝卡·霍普斯> "啊...以及，您是否介意我拍一些照片作為物證？放心、我可以不把把人拍進去。"

<守秘人> 康斯坦斯给你们一一斟茶，茶叶也只是劣质的茶叶，品尝起来的口感远不如西奥多办公室里的茶水，随后她疲惫地放下盘子站在桌边：“嗯……您请吧，我没关系。”

<卡尔·肯特> “...谢谢您，梅尔维尔小姐，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其实我对茶过敏。”想起以前发生的事，委婉地拒绝了提议。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拍拍照片內。

<守秘人> 蕾贝卡拍了照片，相机快门的声在这个沉默的房间里咔嚓咔嚓地响了一阵

<守秘人> 梅尔维尔把卡尔面前的茶收走了，似乎是觉得不喝白不喝于是她自己端起来抿了一口：“在公寓里生活是件辛苦的事，我看各位不像是会在这里久住的人……那就希望各位的工作顺利吧。”

<凯瑟琳·希梅尔> “借您吉言，梅尔维尔小姐，我希望您也不会…”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站起身准备和梅尔维尔道别。

<守秘人> 她点头示意你们慢走，她就不送了

<卡尔·肯特> “那么我也告辞了，好好保重，梅尔维尔小姐...还有二位老者也是，也许改善之后情况会有所好转也说不定。”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鞠個躬也跟著走了。

<凯瑟琳·希梅尔> “那接下来去哪里…？苹果派还够送一户的…”

公寓2-D：音乐家们

<守秘人> 你们离开了梅尔维尔一家，留下了一屋子安静而沉默的空气，现在你们回到了走廊中。

<卡尔·肯特> “先前潘恩夫人有提到二楼还有一家，记得是住在 2-D。”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们去 2-D 看看吧。”

<琥珀·埃里卡> “日子还真是难过啊。”我感叹一句。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往 2-D 走。

<守秘人> 在靠近 2-D 的时候你们听到里面有些沉闷的响声，激起了古怪的回音，像是空心的什么东西被放在了地上，随后是夹杂着浓厚口音的对话，里面毫无疑问是住着几位黑人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去敲敲门。

<卡尔·肯特> 站在一旁等待对方开门

<琥珀·埃里卡> 跟在大火后面

<守秘人> 你们听到里面的交谈声一顿，随后，从打开的门缝中，你们看见一张有着明显非裔美国人特征的脸，但他却似乎是个白人：“你们……有何贵干？”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拿着苹果派露出笑容。

<琥珀·埃里卡> “您好，我们是新来的邻居。”

<蕾贝卡·霍普斯> “我们是刚搬来的。…苹果派烤多了，想分出来哦。”我露出纯良的笑容。

<卡尔·肯特> “我们是今天刚搬到楼上的住户，我叫做卡尔·肯特。”重复了下先前与梅尔维尔打招呼时的说辞。

<守秘人> 他身上还穿着廉价的衬衫和领结，你们看见门内放着小号之类的爵士乐演奏乐器，另外三个人也在房屋中央有些警惕地看着你们，为首的那个男人并没有轻易地接过苹果派，手还紧张地抓着门框：“你们好，我是布伦特·威廉姆斯。”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3D6X5=(2+3+4)×5=45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侦查检定：D100=1/55 大成功！一项趋近完美的决策！恭喜您。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侦查检定：D100=58/6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侦查检定：D100=41/7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琥珀·埃里卡进行侦查检定：D100=62/8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秘人> 你们注意到布伦特的脸上有深浅不一的痕迹，看上去应该是演出才会用到的脂粉。但对于爵士乐手而言这是多余的打扮，正是这些脂粉让他看上去像个白人，但显然在经历一天的工作之后，他脸上的粉已经有些脱落了。

<守秘人> “嗯……苹果派就不用了，谢谢小姐。”他没有伸手接过凯瑟琳手里的食物。

<凯瑟琳·希梅尔> “……”我的眼神有点不忍，随即对他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几位是爵士乐手吗？我很喜欢爵士乐…！总让我想起家乡酒馆的演出…我以前在那里做服务生。”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取悦检定：D100=36/8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卡尔·肯特> “您好，威廉姆斯先生。就和刚才说的一样，我们是楼上新搬来的。先前我们依次和潘恩一家以及梅尔维尔小姐打过招呼…我来到这个国家并不是很久，您和您的室友是有办自己的乐队吗？”说着又看了看里面的三位

<守秘人> 布伦特显得放松了一点，他略微点头：“是的，我们也在哈莱姆的酒馆中演出，就在蓝色天堂，几位有空的话可以去听一听，我们的工作一直很卖力。”他恭敬地朝你们行礼。

<守秘人> “我和我的兄弟，以及我的两位朋友。”他微微侧身示意了一下里面的另外三个人

<凯瑟琳·希梅尔> “我们会的！”轻快地对他说，然后朝他 wink 了一下。

<守秘人> 你们注意到其中一位轮廓和布伦特有些相似的男性，脸上也是同样有脂粉的痕迹，而其余的两位则没有脂粉，看上去一眼能认出是黑人。

<凯瑟琳·希梅尔> “事实上，我们有些话想跟几位说…”

<卡尔·肯特> “…不用那么拘谨的，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公寓的邻居，不需要这样。”

<琥珀·埃里卡> “可以让我们进去说吗，有些事需要各位的帮助，在外面的话不是很方便。”

<凯瑟琳·希梅尔> “我们这里还有两个女孩子，不用太担心吧？”

<守秘人> “不不先生，这是基本的礼节。”布伦特回答卡尔。听到你们打算进去，他小心地左右看了一下，似乎是在确认你们身上是否有带枪或者刀之类的物品。

<卡尔·肯特> “嗯，我们是接受了一个好心人的委托才来的，照理说并不会耽搁很久。我们没有恶意，希望能让我们把话说完，可以吗？”

<守秘人> “呃……真的不能在外面谈吗？”

<蕾贝卡·霍普斯> “……我比較建議您讓我們進去說。”我很警惕地觀察四周。

<卡尔·肯特> “谢谢，虽然我并不是本地人，但我也明白你们的…有些艰难的生存条件。我们的雇主希望你们应当获得更好的条件，所以才雇佣了我们。”

<守秘人> “好、好吧，那先生们和女士们请进。”布伦特微微抿唇，随后将门打开让你们进到了家中。

<琥珀·埃里卡> 【我们受到一个好心的律师雇佣来此调查。目的是收集这栋公寓的证据和住户签名控诉恶劣的房东。】把这行字写在笔记本上给对方看。

<守秘人> 布伦特看到琥珀笔记本上的字：“不不……您应该知道我的兄弟们处境艰难，如果再触怒格雷先生，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卡尔·肯特> “我担心隔墙有耳，至少在房间里说会比在楼房安全一些。”郑重地一字一句强调着。“谢谢您，布伦特先生。”

<守秘人> 其他三人也紧张地列队站到了房间的另一侧。你们走进房间，这是个充满音乐气息的屋子，里面有不少金·奥利弗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演出海报和剪贴肖像，有一台破旧的留声机，但唱针已经遗失，显然无法再播放了，桌子上放着小号和行军鼓之类的乐器

<琥珀·埃里卡> “请不要紧张，我们都不是种族主义者，对各位没有恶意。”

<守秘人> 布伦特和他的几位兄弟只是对视了一眼，紧张地笑了一下：“好的，谢谢您。”

<凯瑟琳·希梅尔> “不触怒格雷先生的话…就活得下去吗？”

<凯瑟琳·希梅尔> 这么歪头看看布伦特。“如果有的选，我们都不想触怒格雷先生。”指了指纸上签名给他看，“可是大家也签了。”

<琥珀·埃里卡> “这里的所有人都应该过上理应得到的更好日子，律师先生，以及我们都想帮助这里的住户争取到他们应有的权益。他也事先与我们说过了格雷的作为。”

<蕾贝卡·霍普斯> “我們可以理解幾位的處境…至少可以理解一部分吧。不過放心，不會有人知道究竟是誰想要與格雷先生對抗。遷就格雷先生……他想必會從你們身上剝奪更多東西的。”

<守秘人> “但是现在我们的处境比这两位住户恐怕都要艰难许多。”布伦特看上去急得要哭出来了，“格雷先生一定会拿我们先开刀，天哪……您如果是常在纽约的人，应当也见过他们是如何对待我们的……我曾经看见一辆灰色的轿车头也不回地从一个伙计的女友身上碾过去……他哭得真伤心，但是又如何呢？他只能抱着他被切成两段的女友打殡仪馆的电话，而城里的大部分殡仪馆都不愿意容纳我们这些黑鬼……我们，我们也不想死在这种地方……”

<卡尔·肯特> “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在这种环境下的被压迫都梦寐以求的机遇。难道你们以前没有想过类似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吗？...我希望你们能好好把握住它，这真的很来之不易。”

<守秘人> “先生，我们不敢奢望机会了，能够在这里活到现在，已经是我们的最大梦想……”

<蕾贝卡·霍普斯> “而且這也許是最後的機會。繼續這樣下去，幾位所最害怕的事情...真的會變成現實。”

<琥珀·埃里卡> “公寓里除了你们以外还有其他的黑人吗？”低头思考了会儿。

<守秘人> “只有我们几个黑伙计。”

<卡尔·肯特> “...会变好的，那一天总会到来的。只要有人尝试，只要有人肯起头——你看，这张纸上已经有了两个签名了。虽然我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但这不是奢求不奢求的问题，这是作为人应得基本权利——天，有时我真不知道自己再说些什么...不用在意我刚刚说的话。”说到最后用很小的声音抱怨了一句

<琥珀·埃里卡> “是最后一位签名情愿者的话，你们会签下吗？”我这样询问道，“我们需要拿到六名住户的签名，如果我们拿到了另外五位住户的签名，离成功控诉的证据需要就差最后一步，你们会不会愿意当最后一位。”

<琥珀·埃里卡> “这样的话如果半途被发现就不会被格雷为难。并且我们拿到六个签名以后就会马上离开交付给委托人，格雷到时候就算反应过来，自己也被送去法庭上了。”

<守秘人> “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愿意……但也请各位先生们和小姐们原谅我们的犹豫……诚实地来说我更愿意诸位能够顺利获得其余的签名，这样我们就能够不牵扯进去……对不起，我们很胆小。”布伦特朝琥珀微微低下头

<凯瑟琳·希梅尔> “不是的，已经很勇敢啦…”我轻声说。

<琥珀·埃里卡> “当然为了请愿书签名者的安全，我们一定对此保密，并且尽力保护各位。已经签名的住户当然也是不会四处宣扬这件事的。”

<琥珀·埃里卡> “没关系，这样就够了，十分感谢。”

<凯瑟琳·希梅尔> 然后我拿起自己带来的苹果派，随意咬了一口。“没有下毒哦，我就留在这里啦。”

<卡尔·肯特> 听到事态经过引导有转机后，我在一旁附和着点了点头

<蕾贝卡·霍普斯> “沒關係。不管是做出什麼樣的決定我們都可以理解。...對了。”我從包裡翻翻找找拿出一小盒脂粉，晃了晃然後放在桌上。“雖然說可以是算女式的，不過我覺得很好用。”

<守秘人> “好的，谢谢你们，先生们，小姐们，祝你们工作顺利……希望你们的努力不会白费。”布伦特连连点头致谢，他擦擦眼睛朝凯瑟琳笑了一下，“我们闻到苹果派的香气了，小姐，您的手艺很好，住在这里也委屈您两位了。”布伦特看着两位女士

<卡尔·肯特> “当然不会白费，接受了委托那就肯定要完成。和方才说好的一样，等得到五个签名后我们回来找您，希望在这个期间几位能够保守这个秘密，当做我们的这些对话还没发生过...不过我想这是多言了，感谢各位拿出勇气，这对整个公寓、乃至这整个产业链的被压迫者的帮助都很大。”

<守秘人> “我们会为诸位保密，实际上格雷先生的打手们也没用正常的方式和我们交流过……他们兴许不会想着来问我们，这是最简单的保密方式了。”布伦特点点头。

<琥珀·埃里卡> “你们平时会在家里练习乐器吗？”

<守秘人> “呃……会，但都是尽量选在周末的下午……会打扰到各位休息吗？如果打扰的话我们就去别处练习。”

<琥珀·埃里卡> “没有，还想如果不打扰别人的话想让各位按照平时演出的价格为我们演奏一曲。真是太可惜了。”

<凯瑟琳·希梅尔> “不会委屈呀~(๑◡๑)!”

<卡尔·肯特> “我想并不会，不如说先前和潘恩夫人聊时她反而认为你们练习的声音给这里带来了些活力。”

<蕾贝卡·霍普斯> "不會打擾哦。鄰居們都說反而讓公寓有活力了。"

<卡尔·肯特> "也许被困在这个公寓的大部分人也都抱持着同样的想法吧，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守秘人> "啊，如果您想的话我们周末下午都在，如果您们忙完了工作和请愿书的内容，可以在下午来找我们，想听什么都可以！" 布伦特听完你们的话有点激动地回答琥珀

周五晚上的巴克利

<守秘人> 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公寓中休息得早的住户门缝下已经不再有暖黄色的光线，陷入沉睡的巴克利公寓显得比白天更加安静——当然，虫鼠的动静也是少不了的，所幸明后两天都是周末，人们应该有充足的时间来应对肆虐的虫鼠和缠身的疾病，以及望不见天日的生活和晦暗的未来。

<卡尔·肯特> “时候也不早了，我们还是先担心下自己的住所吧。除了埃里卡先生搭好了自己的床，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准备。”看到天色已晚便这么提着

<琥珀·埃里卡> “噢好的，那希望能快点忙完吧！”

<卡尔·肯特> “不过托希梅尔小姐的福，整个房间都被打扫过了，应该是不用担心卫生问题。”

<蕾贝卡·霍普斯> “希梅尔小姐真可靠啊。...我在城裡有歇腳的旅館，但是往返果然會很麻煩吧。”我有些苦惱。

<琥珀·埃里卡> “那我们回去休息吧，明天还需要继续努力。”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被夸了一通有点不好意思… “大家要在这里凑合凑合将就一晚吗？”

<卡尔·肯特> “明后都是周末，不出意外的话大部分住户的踪迹都能在这里找到，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委托。除非他们的工作周末连坐。”

<蕾贝卡·霍普斯> “凑合一下吧。我覺得沒什麼的，你們呢？”

<卡尔·肯特> “我可以，毕竟时间很宝贵，也不是完全不能住人的地方。”

<凯瑟琳·希梅尔> 我暂时不去浴室了，就在房间里简单洗漱睡觉。

<琥珀·埃里卡> 简单接盆水擦擦身体就睡觉。

<卡尔·肯特> 我去浴室洗漱，路上还能看看有没有什么额外发现

<蕾贝卡·霍普斯> 我也去浴室。

浴室

<守秘人> 卡尔和蕾贝卡往浴室的方向走去，夜晚的公寓整体而言仍然相当安静。在浴室房间的方向，你们看见有一个佝偻的人影，正在端着一盆水从浴室里颤颤巍巍地走出来，看上去是个年迈的女性，正在往 3-C 虚掩的房门走，嘴上还叽里咕噜地念叨着什么。

<卡尔·肯特> 试图听清她在说什么

<蕾贝卡·霍普斯> 我也听听。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教育检定：D100=81/6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教育检定：D100=63/85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秘人> 蕾贝卡没有听清，卡尔虽然听清了隐约的几个匈牙利词汇，但由于对方的语速过快，也只是勉强听懂了对方说着：罗比……噢我的罗比……

<卡尔·肯特> 这个角度能看到 3-C 虚掩的门内的情况吗

<守秘人> 3-C 就在你们的对面，你们看到里面空无一人，显然这个老妇人是独居的

<卡尔·肯特> “这名老妇人听起来是匈牙利人，刚刚她念叨着的‘罗比’听起来似乎是她的家属一类的人名。”我偏过头和一旁的蕾贝卡小声说道。

<卡尔·肯特> “总之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办法，先记在心里吧。”

<守秘人> 你们看到老妇人仍然有点神经质地叽里咕噜自言自语，她缓缓地端着那盆水走进了 3-C，房门咯嗒一下轻轻地合上。

<蕾贝卡·霍普斯> “這樣啊。明天去問問看吧？”

<卡尔·肯特> “...可能是精神方面有损伤的老人，不过我们中似乎没人懂匈牙利语，明天去找其他人问问情况吧。”同意了蕾贝卡的提议

<守秘人> 你们走进浴室，潮湿而狭窄的小房间中传来一阵下水道的臭气。厕所坏了，居民们必须用水桶冲厕，一个巨大的金属桶就放在浴室的一角。这里有浴缸，但浴缸也只是结着黄色污垢的容器，没有自来水，排水管也损坏了，水管口有很多污垢。房间里到处都是发霉的黑斑，地板也因浸水而弯曲变形。更糟糕的是，数百只蟑螂在房间中乱窜。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幸运检定：D100=96/45 大失败！是我的能力不足……给您添麻烦了，指挥官……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幸运检定：D100=96/55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秘人> 无数的蟑螂爬过你们的脚面，并沿着你们的腿向上爬，有几只落在了卡尔的头上，有一些甚至钻到了蕾贝卡的衣袖里。

<渡边> 卡尔·肯特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59/70 成功，卡尔·肯特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70。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现象……指挥官阁下，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98/55 失败，蕾贝卡·霍普斯的 San 值减少 2 点，当前剩余 53。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现象……指挥官阁下，您……看见了什么？

<卡尔·肯特> “嘶...这个卫生程度真的能称作公寓吗？”我明显嫌恶地咒骂了一句，朝身边的蕾贝卡问道。“你那边还好么？”

<蕾贝卡·霍普斯> “...啊!!!!好恶心……”我疯狂拍自己的衣服把那些东西抖出去。

<守秘人> 你们把虫子抖了出去，有几只蟑螂在你们抖落的过程中被踩死了，虫子甲壳破碎的声音清脆地沿着鞋底传过来

<卡尔·肯特> “竟然进到衣服里去了...”我瞠目结舌地看着蕾贝卡的举动，但又没办法出手帮她。“总之我们先赶去浴室吧，到那里把刚刚可能沾染上的污秽清洗一下。”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眼淚汪汪地看著卡爾。

<守秘人> 浴室中那个金属大桶中的水看起来还是相当洁净的

<卡尔·肯特> “嗯...霍普斯小姐先吧，我在门口等着。”迟疑了会后提议道

<蕾贝卡·霍普斯> “...謝謝。很高興您在這種環境下還能那麼紳士。”那我簡單用水清洗一下。

<守秘人> 在经历了一大波涌出的肮脏虫群之后，你们心有余悸地各自简单在浴室清理洗漱。于晚些时候回到了 3-A 休息了。

公寓 1-B：托马斯一家

<守秘人> 女士们睡在靠里侧的房间，男士们休息的地方要稍朝外一些。这是个平静的夜晚，即便是在虫鼠的环绕之下，你们也由于挨家挨户拜访的工作而感到过于劳累，很快就睡着了。

<守秘人> 第二天，太阳照常映亮曼哈顿的第五大街。你们被楼上咯嗒咯嗒的脚步声吵醒，但好在睡眠还算是充足，地狱厨房和巴克利公寓都迎来了新的一天。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起来做早餐!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厨艺检定：D100=18/65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凯瑟琳·希梅尔> 我又做出了好恰的早餐还烤了一些小饼干!

<守秘人> 凯瑟琳用手边的食材为你们准备了一些夹着培根的吐司面包，以及鸡蛋和牛奶，曲奇饼干散发着清香。

<卡尔·肯特> “虽然有些昨晚到公共浴室洗漱，但还好不算全无收获。”怜悯地看了一眼蕾贝卡的方向，继续说道，“谢谢你，希梅尔小姐，你的厨艺一直能让人振奋起来。”

<凯瑟琳·希梅尔> “浴室里有什么吗？”

<蕾贝卡·霍普斯> “請……不要讓我想起來...”

<卡尔·肯特> 于是将昨晚的所见所闻（主要是关于老妇人的信息）在饭桌上说了出来

<卡尔·肯特> “至于浴室里发生了什么...看霍普斯小姐的反应有些不便描述，放心，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事，至少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委托。”

<卡尔·肯特> “昨晚我和蕾贝卡小姐在浴室的路上碰见了一名老妇人，她操着一口匈牙利语一边端着盆水从浴室出来走向 3-C，那个房间里似乎除了老妇人本身外没有其他人了。以及她口中所念叨着的，如果我没听错的话是在挂念一名叫‘罗比’的家庭成员一般的存在。”

<卡尔·肯特> “不过从她的行为举止和说话方式来看，精神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以及语言不通也是个很大的门槛，我认为目前还是没有办法直接与她沟通，只能先从其他住户开始入手询问她的相关信息...如果想的话。”

<琥珀·埃里卡> “好的，没想到去公共浴室也能有收获，我昨天不应该嫌脏在房间里将就的。”

<凯瑟琳·希梅尔> “这样吗...那我们今天去哪一家？奥黛丽夫人之前给我们推荐的邻居还有吗？”

<卡尔·肯特> “还有 1-B 的托马斯夫妇没去拜访过，我记得潘恩夫人有提到过他们是鞋匠。”

<蕾贝卡·霍普斯> “還剩下 1-B 的那對夫婦。去看看吧？”

<卡尔·肯特> “我也同意，这次也要带些伴手礼过去么？”

<琥珀·埃里卡> “还有什么伴手礼吗？”把目光看向曲奇饼干。

<卡尔·肯特> 同样默默地看着多了出来些许的曲奇。

<卡尔·肯特> “嗯...希梅尔小姐认为如何？毕竟是你下厨亲自制作的，我想还是先问下本人的意见为好。”

<琥珀·埃里卡> “那我们趁热先拿过去吧，啊，还热吗？”

<琥珀·埃里卡> “不热的话要不再拿进去烤热。”

<守秘人> 琥珀摸了一把，还是温热的

<卡尔·肯特> “我想应该不用，况且曲奇的话就算放凉了也是一种别样的风味。”

<卡尔·肯特> “那我们出发吧，万一错过了就白费力气了。”说着便站起身来将剩余的卖相还不错的曲奇装盒

<琥珀·埃里卡> “前辈喜欢吃凉的热的？”

<蕾贝卡·霍普斯> “走吧。我喜歡不算很燙的餅乾...不過餅乾屑撒到書上很麻煩。先生們呢？”

<卡尔·肯特> “我对食物没什么特定的需求。但如果真要说的话...嗯，我觉得热一点的会好一些。”斟酌了一会这么回答

<琥珀·埃里卡> “你看，你也喜欢热的。”露出那样的表情。

<凯瑟琳·希梅尔> “曲奇肯定是什么时候吃都很好吃的啊！”

<守秘人> 你们一群人带着凯瑟琳做出来的还有些温热的曲奇小饼干，浩浩荡荡地往 1-B 托马斯夫妇家走了过去。周末的公寓里挺热闹，在经过一扇扇公寓门时能够听到里面传出来的声音，有些显得高兴，有些又显得沮丧，甚至还有不同楼层的孩童的哭闹声以及嬉笑声，巴克利公寓的周末相当热闹。

<守秘人> 你们来到了 1-B 门口，里面传来咯嗒咯嗒的响声，似乎是有人在不停地敲击着什么。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也敲敲门！

<卡尔·肯特> 听完皱着眉头向琥珀露出了“啊？”一样的表情，不过没再过多搭理他。“这应该就是工作时发出的噪声吧，看来确实是本人在家。”在一旁等待对方开门

<琥珀·埃里卡> “啊？”我复读。

<守秘人> 在你们坚持不懈地敲击之下，门后咯嗒咯嗒的声音停止了。才听到了敲门声而走过来开门的是一个瘦小

的老妇人，脸上遍布着远比你真实年龄更深的皱纹，她疑惑地将门打开一个小缝

<凯瑟琳·希梅尔> “您好~我们是新搬来的邻居，烤了点曲奇想拿来拜访一下大家~”

<琥珀·埃里卡> “您好。”跟着问好，露出善意的微笑。

<蕾贝卡·霍普斯> “您好。我们是昨天刚搬来的...哦，曲奇烤多了？”

<卡尔·肯特> “嗯，昨天上午刚搬过来的，我们就住在 3-A，还请多指教。”同样跟着向门内自我介绍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22

<渡边> 守秘人执行了一次秘密作战

<守秘人> “噢噢……新来的邻居啊。”老妇人打量了一下你们，她虽然衰老，但目光却很敏锐，老妇人没有多说什么，将你们迎进了门。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哒哒哒地跟着进门，探头看看。

<卡尔·肯特> “那就打扰了。”对这么快就进门这档事有些惊讶，跟着进门了

<守秘人> “我是米尔德里德，我老头子是赖安。”你们走进门，看到一个同样瘦小的老头子坐在不远处，屋内有鞋油和鞣制皮革的味道，还放着很多鞋子，鞋子大多数都很破，但是修好的鞋子看上去又修复得非常仔细小心。

<琥珀·埃里卡> “二位好，我是琥珀·埃里卡。”

<凯瑟琳·希梅尔> “我是凯瑟琳·希梅尔，叫我凯瑟琳就好！您是修鞋匠吗？手艺真不错。”我把小曲奇放到他们家桌子上。

<琥珀·埃里卡> “我们是受到一位好心律师雇佣前来调查，为了控诉格雷需要搜集证据以及住户的请愿签名。”拿出同样的措辞。

<卡尔·肯特> “我叫做卡尔·肯特，米尔德里德夫人、以及赖安先生。”确认大家都进到屋内后我轻轻带上门。

<守秘人> 老妇人示意你们在没有放着鞋子和修鞋工具的沙发上落座，她谢过了凯瑟琳的曲奇，并夸赞她是个心灵手巧的姑娘，随后才看向琥珀：“抱歉……各位，我知道你们一定是有所求才会上门，但如果是对格雷先生的控诉……我不能答应。”

<琥珀·埃里卡> “是担心安全问题吗？”

<卡尔·肯特> “请愿单上现在已经有两名承租人的签名，我们也不会长期停留在这里。我们清楚格雷先生对这里的把控有多么深入，但能否告诉我们您在担忧什么呢？”

<守秘人> “我们老啦……经不起这么折腾了，黑钻帮的那些人，都是年轻力壮的混混，他们来找麻烦，我们可抵挡不住。”

<琥珀·埃里卡> “委托人承诺过会保护请愿者各位的安全。”

<凯瑟琳·希梅尔> “不，卡尔…”我看了看卡尔，随后又笑道，“我们会长期停留在这里的，嗯…在我们达到目的之前！”

<凯瑟琳·希梅尔> “不，卡尔…”我看了看卡尔，随后又笑道，“我们会长期停留在这里的，嗯…在我们确保这间公寓的环境已经得到改善之前！”

<琥珀·埃里卡> “并且在这期间我们都会在公寓内，如果有很大的动静我们会察觉到并前来帮忙的。”

<蕾贝卡·霍普斯> “我們不會讓請願人的隱私受到一點洩露的，我們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才展開的征集...”

<琥珀·埃里卡> “别看我这样，实际上我是从外地调来帮忙的警察。”给二位老人出示一下自己在镇子里的警察证件。

<卡尔·肯特> “你们就甘愿一直被困在这里么？甚至都称不上是最低限度的居所，如果当二位老到没办法再自给自足——失礼了，确实和所说的一样目前还能忍受，但如果等到二位年老体弱甚至无法自理时，那该怎么办？不只是二位，还有很多住户的家庭甚至有着年幼无知的孩子，他们不应该被困在这里，躲藏忍受着格雷手下混混不知何时的侮辱及侵犯。”我索性打起了道德感情牌

<守秘人> 米尔德里德看上去仍然坚定地摇头：“我们经历过很多事了，即便是外地的警察也管不到曼哈顿来。五楼的那一家子的男主人被格雷的人打过，我们也是亲耳听到了他的惨叫，年轻人们，相信我，你们不会愿意和他们起冲突的。已经答应的两位……”老妇人的目光有些怜悯又无奈，“祝他们幸运。”

<凯瑟琳·希梅尔> “五楼的那一家子…才被打过…”

<凯瑟琳·希梅尔> “…您可以告诉我们是哪家人吗？最起码…嗯，我们这边有懂一些急救和医药知识的人。”

<卡尔·肯特> “…我明白希梅尔小姐你的热心肠，但这是工作要求，况且我们只能且必须在短期内完成委托。”趁琥珀和蕾贝卡在沟通的时候凑过去小声地回答道

<守秘人> “嗯……迪亚兹一家和纳瓦拉一家，他们两家人都住在五楼，很热闹的西班牙人。”米尔德里德笑了一下

<守秘人> “如果你们需要知道这里都住着哪些人，我们也可以告诉你们，但是……亲自签字，恕我们无法做到。”一直都没有开口说话的赖安停下了手里的活计

<卡尔·肯特> “五楼？我原本以为这栋公寓只有 2-3 楼住人，看来是我短浅了。”

<凯瑟琳·希梅尔> *小声* “你得让大家觉得我们会呆在这里确保他们的安全，他们才容易信赖我们。”

<卡尔·肯特> “哈…我明白了，那就按照希梅尔小姐想的做吧。”叹了口气后决定让步

<守秘人> “我们和住户打好关系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如果再主动把自己放在最前面，这风险我们实在难以承担。”

<琥珀·埃里卡> “这也没办法了，那请二位告诉我们一些有关其他住户的事情吧。”

<凯瑟琳·希梅尔> “…那、您知道有谁是不满意向比较强烈的吗？”稍微试探一下。

<守秘人> “嗯……让我想想。”你们看到赖安招呼米尔德里德过去，两个老人先是谈了会话，随后开始清点地上放着标签的鞋子。

<琥珀·埃里卡> “请问一下迪亚兹家和纳瓦拉家，会说英语能做主的人一般什么时候会在公寓？”

<卡尔·肯特> “这些鞋子怎么了么？”径直说出疑惑

<守秘人> “这双女士高跟鞋，是 4-A 的玛蒂尔达交给我们修的；这双磨得厉害的皮鞋……呵呵，现在被我修得像新的一样，这是 4-B 的迈克尔的鞋子。迪亚兹和纳瓦拉家的人的英语说得还算流利，只是不知道见上陌生人会不会对你们太戒备，就说是赖安让你们去问问有没有鞋子要修的吧。”

<守秘人> “这些鞋子没什么特别的，都是公寓的人们交给我们修复的，鞋子也是维持一个人体面的手段，就麻烦几位将这两双鞋子交给玛蒂尔达和迈克尔了。”

<守秘人> 说完，两位老人用牛皮纸将修好的两双鞋交给了你们

<守秘人> “此外……各位如果有那个闲心的话，就去看看 4-C 的迪特里希先生和 5-B 的汉克吧，他们都是独居，也和我们一样苍老年迈，总是担心他们会不会独自死在公寓里……”

<琥珀·埃里卡> “好的，十分感谢。”

<凯瑟琳·希梅尔> “是呢…以前修女嬷嬷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一定会送到的！”我接过鞋。

<琥珀·埃里卡> “这样子上门就好交流多了…也不用想带什么伴手礼。”对同伴小声说道。

<蕾贝卡·霍普斯> “啊…您的手艺真是非常精湛。”我仔细打量着那些鞋子。

<守秘人> “我修了一辈子的鞋。”赖安笑呵呵地回答蕾贝卡

<凯瑟琳·希梅尔> “一定会的…！”

<琥珀·埃里卡> 点头记了下来。

<守秘人> “先生们，小姐们，你们在做一件好事，请想我们不能成为善人的助力，但我们会为你们祈祷的。”两位老人朝你们鞠躬，他们搀扶着彼此，手有些颤颤巍巍

<卡尔·肯特> “...非常感谢，这对我们帮助很大。” 径直向二位老人道谢，“也请二位当刚才的一些对话从没发生过，虽然我想这应当是一句废话。”

<蕾贝卡·霍普斯> “没事的。二位能告诉我们这些，就已经是极大的帮助了。你们的情况我们都能理解，那么还请不要向别人提起这件事曾经发生过……”

<卡尔·肯特> “没有关系，我想我们的委托人也会理解的，二位保重身体。” 同样小幅度鞠了个躬后便提起了一双鞋子

<琥珀·埃里卡> “这样已经十分感谢了。”

<守秘人> 两位老人客气地送了你们到门口。

公寓4-A：缝纫女工们（凯瑟琳&蕾贝卡）

<卡尔·肯特> 出门后，我提着手上一双修补痕迹明显的干净皮鞋，问道。“接下来是先去 4-A 还是 4-B？”

<琥珀·埃里卡> “先去 4-A 吧，女士优先。”

<蕾贝卡·霍普斯> “4-A 吧。我也同意。”

<卡尔·肯特> 我点点头同意了琥珀的提议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们去 4-A！”

<琥珀·埃里卡> 于是我们一起去 4-A 了

<守秘人> 你们拎着两双鞋哒哒地走上了公寓的 4 楼，在 4-A 门口，你们听到了里面传来了女性的笑声，甚至还有隐约的歌声。

<琥珀·埃里卡> 只有一个人的声音吗

<守秘人> 不止一人

<渡边> 琥珀·埃里卡进行聆听检定：D100=65/67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聆听检定：D100=58/6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聆听检定：D100=66/25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聆听检定：D100=35/5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秘人> 卡尔、琥珀和凯瑟琳听出，里面至少有 7-8 名女性的声音，且都相当地年轻

<琥珀·埃里卡> “这个情况下二位女士来敲门是不是比较好？”

<卡尔·肯特> “嗯...这次我也同意，就这么做吧。”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就敲敲门！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过去敲敲门捏。

<卡尔·肯特> “那我们就先去 4-B 的迈克尔先生那边吧，也是同楼层。”

<琥珀·埃里卡> “好的，我同意。”

<守秘人> 蕾贝卡和凯瑟琳敲了门，隐约的歌声停止了，两位女士听到了一个年轻女性提高了声音，话语中带着爱尔兰口音：“谁啊？”

<琥珀·埃里卡> 于是和卡尔一起敲响了 4-B 的门

<凯瑟琳·希梅尔> “你们好～我们是受赖安家委托来送鞋给你们的，是新来的邻居～”

<蕾贝卡·霍普斯> “我们是来送鞋子的...也是昨天刚搬来的。”那我很努力地弱化一下自己浓厚的英格兰口音。

<守秘人> “噢，是赖安先生委托来的人。” “而且还是两位年轻小姐！” “请进吧，请她们来试试新衣服！”

<守秘人> 你们听到这段对话，随后，门开了，一位年轻的穿着朴素的女性，带着围裙和做家务用的帽子，为你们

开了门

<守秘人> 你们走进了这间公寓，里面被手工缝制的一些防尘布和小装饰打点得甚至有些精致，你们看清 4-A 里足足有八名女性，最小的那个看上去比蕾贝卡还年幼一些。

<蕾贝卡·霍普斯> “你们好？我是蕾贝卡。蕾贝卡·霍普斯，我边上的漂亮小姐是凯瑟琳·希梅尔。哦...你们真的很会打扮。不得不说我觉着这是这栋楼里最整齐干净的房子。”

<凯瑟琳·希梅尔> “太好看啦——”我大声夸夸，“要是我也有你们这么好的手艺就好了...！这样至少能让我们那间房子看上去好些...”

<守秘人> “噢——两位的嘴可真甜。”为首的那名女性掩着嘴咯咯笑，朝你们亲切地伸出手把你们带到沙发边坐下：“我是莫琳，莫琳·道格拉斯。这是我的妹妹：科琳和玛格丽特。还有奎因家的姐妹们，凯瑟琳、玛蒂尔达——凯瑟琳和这位希梅尔小姐同名呢。那边的是诺琳和邓恩，以及我们的大姐，希拉·达菲。”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看看这位大姐，“达菲小姐是你们这间公寓的承租人吗？”

<守秘人> “名字很多吧。”莫琳微笑，“都是女人，不用太拘束，是的，希拉是我们的承租人，要不是她操持这里还收留我们，恐怕在曼哈顿还找不到这么好的去处呢。”

<守秘人> 为首的那位希拉·达菲被年轻的女孩们簇拥着，面色显得有点紧张，但还是努力做出平静地样子和你们礼貌地打过招呼，她看上去也很年轻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们就直说吧——”我看一眼蕾贝卡示意她表演一下那个（不是）

<蕾贝卡·霍普斯> “家里这么多人还能做到如此整洁真是不容易...哦。你们很喜欢这里？”

<守秘人> “是啊，这里的生活虽然也不容易，但也比先前要好上太多啦。”莫琳微笑

<凯瑟琳·希梅尔> “其实...我们是新搬来的住户，也是受一位好律师的委托，打算对房东格雷先生提出控诉，为此...我们需要搜集证据以及住户的请愿签名。”努力想了想，学着琥珀警官说话。

<凯瑟琳·希梅尔> “先前...你们先前住在哪里？”

<守秘人> “噢噢.....起诉啊.....”莫琳看上去有点犹豫，但没有立刻拒绝你们。

<守秘人> “先前可惨啦！”玛蒂尔达接过话头，“莫琳和佩里遇到了负心汉，害得她们只能流落街头；我和妹妹是忍不了天天打我们的那个醉酒老爸，一口气就偷渡跑到了曼哈顿；大姐的老公是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一直都在一个人苦苦撑着。”

<守秘人>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玛蒂尔达下了结论

<守秘人> “就是就是！”她的话一呼百应

<蕾贝卡·霍普斯> “看样子这里有人状况和希梅尔小姐很像呢...虽然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会不会和她一样。我是指——試著再去争取更好的环境？”

<守秘人> “那个格雷也是个混蛋啊，但是黑钻帮的也不好惹，不然我们也不至于天天都结伴进出，这世道究竟是怎么了？男人犯错却要女人小心翼翼。”

<守秘人> “哦？希梅尔小姐遭遇了什么？我们帮你出口气！——虽然只能动动嘴皮子。”

<凯瑟琳·希梅尔> “是啊是啊！”我立即点头，“我就是因为在老家忍无可忍揍了一顿想欺负我姐妹的臭男人...才不得已跑到纽约来的！”

<凯瑟琳·希梅尔> “都已经过去啦，嘿嘿...”

<守秘人> “用针扎这些男人也不错！放到床垫下去！”

<守秘人> “揍得好啊！”玛蒂尔达高兴地跳起来拍了拍手，搂住凯瑟琳拥抱了一下。

<蕾贝卡·霍普斯> “是啊，男人们到底是怎麼想的...每個人自己又有什麼小算盤呢。”我低聲自言自語著，然後抬起頭。“我在想。如果有一個能狠狠揍格雷一拳的機會，你們打算怎麼辦？”

<凯瑟琳·希梅尔> 我也抱抱玛蒂尔达!

<凯瑟琳·希梅尔> 但是我随即有点害羞地低下头。

<守秘人> “那当然是狠狠揍一拳啦，虽然不知道他长得帅不帅——”

<守秘人> “得了吧，就算长得帅，那也是个烂人！”

<守秘人> “你得考虑考虑他那帮手下呐，小心他们追着你骚扰哦！”

<凯瑟琳·希梅尔> “嗯…但是、那个…”

<守秘人> 女孩们叽叽喳喳

<守秘人> “怎么啦？”玛蒂尔达眨着眼睛问凯瑟琳

<凯瑟琳·希梅尔> “我来纽约之后，不仅没找到落脚处，还被小偷偷了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那个时候、是西奥多律师救了我…！他不仅什么都没对我做，还帮我找到了落脚点和介绍了工作…！”

<凯瑟琳·希梅尔> “所以、那个，…这次我也是想、无论如何都要报答他…真的！你们可以相信他，他真是一个好人。”

<守秘人> “哎哎？真的？有这种人？” 玛蒂尔达十分惊讶，她招呼她的其他姐妹们来一起听听，“凯瑟琳，你确定你不是在做梦？” 她摸摸你的额头

<蕾貝卡·霍普斯> "我不害怕他養的癩皮狗。希梅爾小姐說的人確實很可靠。嗯...如果你們有所顧慮也沒關係，"我摸索著把請願書亮出來。"不過女孩們。想不想讓我揍的那一拳也算上你們的分？"

<凯瑟琳·希梅尔> “男人中也是有好人的，就像西奥多律师一样……”

<凯瑟琳·希梅尔> “(ಥ_ಥ)我是说真的!”

<蕾貝卡·霍普斯> "當然有...我的哥哥也是那樣的好人。"我小聲說著臉紅了一下。

<守秘人> “啊，居然还有不会打妹妹的哥哥？”曾经被家暴过的奎因姐妹对视了一眼，有点艳羡地看向蕾贝卡

<守秘人> “但是这请愿书……唉，公寓里从前也有人来找我们做过类似的事，但到最后都无疾而终，这回到底能不能成啊……上次因为请愿书的事，格雷先生直接撵走了好几家人，最后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我担心……”

<守秘人> 为首的希拉·达菲接过请愿书，并没有签字，而是有些忧愁地看着

<守秘人> “上次是因为我们拒绝了才勉强能躲过黑钻帮的骚扰，现在……”她很迟疑

<凯瑟琳·希梅尔> “西奥多先生和我们都会保护大家的。”我诚恳地望着她们，“嗯…我想，哪怕做最坏的打算，我们也可以帮你们再安排新住处。”

<蕾贝卡·霍普斯> "如果走出這棟腐臭的大樓，肯定可以看到更多好男人。能把這樣的房間打掃得如此令人舒心，我覺得你們值得更好的生活。...我以我女人的身份為擔保，你們的信息絕對沒有被洩露的可能。"

<蕾貝卡·霍普斯>我一邊這麼說著，一邊微笑著把筆遞了出去。“你們是團結而優秀的女性，我相信你們可以在更廣闊的世界裡過的更好。...當然，我尊重你們的一切選擇。”

<守秘人> “嗯嗯……那好吧，两位小姐看上去倒是比先前的那个人要可靠许多了……既然你们能幸运到见过优秀的男士，那么或许这次也能幸运地成功吧。”希拉和屋子里的其他人对视一眼征求意见，随后郑重地点点头，在请愿书上面写下了：**「承租人：希拉·达菲」**



<凯瑟琳·希梅尔> 我以这种  表情看着希拉姐姐和大家，然后过去蹭蹭贴贴。

<蕾貝卡·霍普斯> "太感謝了，對了..."我拿出分裝出來的一小瓶香水放在桌上，"我覺得這裡面有太陽和花田的香

氣，現在想來這比起我也許更適合你們。”

<守秘人> 最活泼的玛蒂尔达欢呼一声抱住了蕾贝卡，然后把蕾贝卡抓过来和凯瑟琳一群人一起拥抱了

<守秘人> 女孩们塞给你们一些闲暇时间缝制的手帕和布制装饰，说这是她们研究出的新花样。

<守秘人> 对你们而言，这是在曼哈顿上城区琳琅满目的商品中会显得朴素而平凡的纹样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很高兴地收下了！问她们有什么喜欢吃的小甜品，我要回去做(๑˘3˘๑)

<守秘人> 她们叽叽喳喳地说着自己是在休斯顿兄弟公司工作的缝纫女工，有衣服破了也可以找她们帮忙，并展示了自己为自己缝补的裙角

<守秘人> “凯瑟琳擅长做饭呀？”莫琳笑起来，把另一位凯瑟琳也推了出来：“我们这儿擅长烹饪的也是凯瑟琳呢！甜品就不用了，改天请你们两位一起露两手就好！”

<蕾贝卡·霍普斯> “非常可愛...我會隨身帶著的。你們的手藝真棒！”

<凯瑟琳·希梅尔> “好——！”

<守秘人> 女孩们又热热闹闹地把你们送出了门，并再次叮嘱你们在公寓里多加小心。

公寓4-B：福林一家（琥珀&卡尔）

<守秘人> 隔着门，你们隐约听到里面传来两位男性争执的声音。

<卡尔·肯特> 贴近一些听听究竟在争论什么

<琥珀·埃里卡> 贴近一些听听究竟在争论什么

<守秘人> “爸爸……我想去工作……！隧道……”

<守秘人> “不行！戴维……学习……”

<卡尔·肯特> 那么我重新站了回去，用空着的手叩了叩门。“您好，是迈克尔先生么？”

<琥珀·埃里卡> 我向卡尔，觉得这教育孩子的时候敲门是不是不太好。

<守秘人> 争吵声立刻停了下来，你们听见一个气势汹汹的步伐走到门边，但询问你们的声音仍然很冷静：“……是，我是迈克尔。”

<卡尔·肯特> “是米尔德里德夫人和赖安先生托我们将鞋子交付给您的，迈克尔先生。...是时机不方便么？”我一边看了眼琥珀，耸了耸肩

<守秘人> “……没有，让你们见笑了，不好意思，请进吧。”里面的人沉默了一会儿，随后他的声音冷静下来，为你们开门。你们看见一个面容端正坚毅的中年男人，他身材高大，打量过你们手中的鞋之后微笑了一下接过来：“谢谢两位，辛苦了，要进来坐坐吗？”

<卡尔·肯特> “方便的话就好，那我们就打扰了。”点点头走进门内并看向里面

<守秘人> 你们看见一个个头到迈克尔肩膀的年轻男孩，这应该就是戴维了。他看到父亲请了陌生人进来，有些气鼓鼓地转身进了房间，而沙发上还坐着两位看起来有些年迈的老人。

<琥珀·埃里卡> “您好您好。”打了招呼后就进去。

<守秘人> “我没管好孩子，失礼了。”迈克尔抱歉地微微摇头，随后走到桌边为你们倒茶

<琥珀·埃里卡> “没关系，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家里也鸡飞狗跳的，你们是因为什么吵架？”很自然的就坐下唠嗑。

<卡尔·肯特> “不不，看来您的孩子并不是很乐意见到我们，我们这边才是冒犯了。”我摆摆手，同样走向桌边

<守秘人> “我是做隧道挖掘工的，我父亲也是。戴维居然从现在开始想继承家业，让我到工头那里为他谋一份职业，这怎么行呢？他应该留在学校好好读书才行。”

<守秘人> “我只是想帮上家里的忙！”你们听到男孩的声音隔着房间门板闷闷地传来

<守秘人> 迈克尔尴尬地笑了一下，顾及你们在场没有呵斥戴维

<卡尔·肯特> “是为了离开这个破败的公寓吗？从先前的拜访过的几家住户的反应来看，这栋楼已经不只是卫生装修方面的问题了...”

<琥珀.埃里卡> “想要帮家里忙啊，这是好事儿。我以前跟老爹吵架的时候都是为了要钱，现在想想真是混蛋。戴维是好孩子。”其实很早就父母双亡了，脸不红气不喘地开始吹牛，“不过好好读书更加重要，每个年纪有每个年纪需要去做的事。”

<琥珀.埃里卡> “差点忘了没有自我介绍，我是琥珀.埃里卡，刚搬来的新住户。”

<守秘人> “只要我再工作个几年，把戴维送到合适的高中，等他毕业了之后自然会有活路找上门的，搬离公寓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更何况我还期待他读大学呢……这孩子真是。”迈克尔听到琥珀的话之后点点头，“您好，琥珀先生，我看您和这位先生都是有见地的人物，希望戴维能向你们学习了。”

<琥珀.埃里卡> “同时我与我的室友们也是被一个好心的律师雇佣来做调查，目的是收集请愿书和公寓破败并未根据政策整顿的证据从而起诉黑心房东格雷。”

<琥珀.埃里卡> “您愿意签署这份请愿书吗？目前已经有两位邻居签署，但因为隐私问题很抱歉我们不能说出他们是谁。”

<守秘人> “请愿书……？不不，这件事还是请回吧。”迈克尔突然略微提高了音量

<渡边> 琥珀.埃里卡进行侦查检定：D100=82/8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侦查检定：D100=63/55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D100=67

<渡边> 守秘人执行了一次秘密作战

<守秘人> 琥珀觉得迈克尔看起来像是在撒谎，他十分愿意签署这份声明，但是却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得不隐瞒真心话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D100=87

<渡边> 守秘人执行了一次秘密作战

<守秘人> 卡尔觉得他是真的不想签署

<琥珀.埃里卡> 那我沉默了一下拿出笔记本写道【这里不方便谈话吗？是否有格雷的眼线。】

<卡尔·肯特> “这里的房东格雷先生对整个巴克利公寓楼里的住户都有着相当大的支配权，经过这几次拜访我们也有了一些成果，但这没有你们的帮助就是无用功。为什么不愿意这么做呢？”我对于迈克尔不想签署请愿单的举动感到有些无奈

<守秘人> “噢，不不，我家中没有格雷先生的人，但即便是无人监视，我也不愿意签署声明的，两位请回吧，我冒不起这个风险。”

<卡尔·肯特> 看到琥珀打算写字来交流，便暂时停止了这方面的发言

<渡边> 琥珀.埃里卡进行侦查检定：D100=29/8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侦查检定：D100=59/55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秘人> 琥珀看到迈克尔的眼睛时不时瞟向那两位老人的方向，而那个面容轮廓和迈克尔有些相似的老人，正在威严地看着这边，一副“我儿子说得对我们冒不起风险”的表情

<守秘人> “两位先生还是请回吧。”迈克尔起身突兀地干咳了两声，“我送两位到门外。”

<卡尔·肯特> “明白了...总之如果您还有需求的话，我们下次再见。”被请出去前这么说着，同时看了眼琥珀那边

<琥珀.埃里卡> 我接到了暗示，写下我们的房间号私下塞给迈克尔，小声说道：“如果有需要帮助的事情可以来找我们，我们近期一直都会在这里。”

<守秘人> 迈克尔看了一眼房间号，随后就一边揽着一边你们的肩，一边和你们走到了门外的位置，他小声对你们说：“晚些时候我会来拜访的，先生们。”

<守秘人> 随后又刻意提高了音量：“那我就不送了，希望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一件多么不可能的事。”

<琥珀·埃里卡> “既然您不愿意那就没办法了，打扰到您真是十分抱歉，我们这就离开。”我也拔高声音。

<守秘人> 他微微点头和你们比了个 OK 的手势，然后回到房间里关上了门。

公寓4-C：迪特里希·耶格尔

<守秘人> 卡尔和琥珀在走廊中等待了一会儿，就看到 4-A 的门再次打开了，蕾贝卡和凯瑟琳抱着一些零零碎碎的手帕和手工缝制的小物件，被里面的姑娘们笑着握着手臂轻轻地推了出来。

<凯瑟琳·希梅尔> “我们拿到签名啦，你们那边呢~？”我对卡尔和琥珀招手。

<卡尔·肯特> “有些波折，不过迈克尔先生由于长辈的原因，他决定过后独自上门签署，我和埃里卡先生觉得没有问题。”

<凯瑟琳·希梅尔> “那样就好——！感觉还剩两家人就完成任务啦。”

<蕾贝卡·霍普斯> “這樣嗎？辛苦你們了。嗯...接下來我們去哪？”

<卡尔·肯特> “先前鞋匠老夫妇也提到过有两名独自居住的老人希望我们有空可以上门拜访，不如就先去那两家看看？”

<凯瑟琳·希梅尔> “好的(◡‿◡)ok!!!”

<蕾贝卡·霍普斯> “走吧。...感覺事情發展的其實比我想象的順利點啊。”

<卡尔·肯特> “我也这么认为，以防万一还是先做好万全准备为好。总之我们先过去看看吧，时间应该还绰绰有余。”

<琥珀·埃里卡> “独居老人我们一起去吗，还是继续分头行动？”

<卡尔·肯特> “我记得是 4-C 的迪特里希和 5-B 的汉克，我们先去 4-C 那边拜访吧，到时也顺路。”

<守秘人> 你们来到了 4-C 的门口，和其他住户不同，里面像是没有人似的，显得静悄悄

<卡尔·肯特> 我听里面没有动静，索性直接敲了敲门

<守秘人> 卡尔敲了门，们很快就开了，对方并没有询问你们的身份。你们在门缝中看见一个目光锐利得像鹰一样的老人，他看了你们一眼，随后就将门链取下来。

<守秘人> “进来说吧。”

<守秘人> 你们听出他的英语当中有浓浓的德国腔调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95

<渡边> 守秘人执行了一次秘密作战

<守秘人> 卡尔认为这个老人像是要对你们不利

<蕾贝卡·霍普斯> 我也要心理學(?))

<琥珀·埃里卡> 那我也对他进行一个心理学看看他有没有恶意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73

<渡边> 守秘人执行了一次秘密作战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8

<渡边> 守秘人执行了一次秘密作战

<守秘人> 蕾贝卡认为这个老人满脸凶恶的样子或许是要攻击你们。

<守秘人> 琥珀认为他的态度简直就是如沐春风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害怕地後退了一步

<凯瑟琳·希梅尔> 那单纯的凯瑟琳根本没有心理学，稍微弯腰一下，“打扰啦！”就准备进去了。

<凯瑟琳·希梅尔> “咦、？”但是在门口游移一步看看大家为什么没跟上来。

<琥珀·埃里卡> “您好，我们是新来的住户！”

<卡尔·肯特> “...能问下您什么都不问就直接这么让我们进房的理由吗？虽然是我们先敲了门没错。”犹豫再三谨慎地开口道

<守秘人> “你们好。”老人侧身让凯瑟琳走进去了，他打量着你们剩下的三位：“我听到声音了，你们没有放轻脚步，陌生的脚步很好辨认。况且格雷的手下上门的时候可不会这么谨慎地敲门。”

<琥珀·埃里卡> 那我也很自然的跟着进去。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紧紧握著手杖也跟進去了，順便眼神示意凱瑟琳這次不要說那麼直接。

<凯瑟琳·希梅尔> 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哦！您好厉害呀！”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灵感检定：D100=26/5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接受到蕾贝卡的眼神，呆毛立了起来，决定暂时乖乖看大家眼色行事。

<蕾贝卡·霍普斯> “看上去您對這裡很了解。您在這裡住了很久了嗎？”

<卡尔·肯特> “嗯...那就打扰了。”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地跟着进门了

<守秘人> 你们走进了房间里，这是个收拾得相对干净的地方，但是个人用品很少，桌上放着一张照片，上面有四个人，其中一位的轮廓和你们眼前的这位老人相似

<守秘人> “你们是考德威尔先生派来的人吧。”他打量了你们一下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看看那张照片，能不能过个侦查什么的。

<蕾贝卡·霍普斯> 我也看看。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侦查检定：D100=72/7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侦查检定：D100=87/55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琥珀·埃里卡进行侦查检定：D100=6/80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侦查检定：D100=58/6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秘人> 琥珀和凯瑟琳发现，那张照片上的人身着的服饰各有特色，但整体而言都是便于行动且精干的服饰，似乎这些人组成了一支队伍在进行着某种秘密调查，他们的腰间都有手枪。年轻时的老人脸上有更为明显的日耳曼人特征，而他的几位同伴中有斯拉夫人和凯尔特人、高卢人——都来自于欧洲。

<凯瑟琳·希梅尔> “咦，您知道西奥多先生呀？”

<卡尔·肯特> “这么说来，您认识蒂凡尼小姐...您就是考德威尔先生的线人么？”确认好门有被关好后，小声地开口道

<守秘人> 老人朝凯瑟琳和卡尔点了点头：“是的，我曾经做过考德威尔先生的线人。”他听到卡尔说话之后目光在他的身上多停留了一会儿

<蕾贝卡·霍普斯> “他很擔心您現在的狀況。”

<守秘人> “我来倒茶吧。”他走向餐桌边的茶壶和杯盏，你们注意到即便是他独居，他也准备了四个茶杯，老人一边倒茶一边说，“我是迪特里希·耶格尔。我知道我或许让考德威尔先生忧虑了，请代我向他说一声抱歉。”

<凯瑟琳·希梅尔> “知道您没事就好啦~”我很高兴地点点头。“那、您应该可以直接...？”

<凯瑟琳·希梅尔> 说到这里我看看同伴，看他们要不要表演一下那个。

<守秘人> “请愿书拿给我吧。”迪特里希向凯瑟琳点点头。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拿出請願書和筆遞過去。

<卡尔·肯特> “嗯，考德威尔先生同时也希望我们任务中找到您的踪迹，看来人身安全方面可以确保了。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会让您与蒂凡尼小姐失联一年呢？”

<守秘人> “我只是累了，理由很简单。”他淡淡地回答，将四杯茶水递给了你们，作为交换，接过了请愿书，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承租人：迪特里希·耶格尔」

<卡尔·肯特> “这还真是为我们节省了一大摞工作量啊，非常感谢您的帮助，耶格尔先生。”看到对方毫不犹豫地签完名后，点了点头道谢。“我们会向考德威尔先生这么汇报的。”

<蕾贝卡·霍普斯> “處在這樣的情況下，您能堅持那麼久就已經很值得人敬佩了。...我們會向考德威爾先生轉告您的情況的。”我等他簽名完就把請願書收回去。

<凯瑟琳·希梅尔> “那个…您一个人住在这边、如果还需要帮助的话可以联系我们的！”我小声补充。

<卡尔·肯特> “不过既然耶格尔先生不再拘泥于在考德威尔先生手下办事的话，为什么不选择回国呢？”

<守秘人> 迪特里希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我只是在等待着与我的同伴重逢罢了，各位可以不用这么为我担心……倒不如说。”他看向你们，锐利的眼神稍许温和下来：“你们才要时刻提防这幢公寓。”

<守秘人> “我的故乡，甚至是欧洲都没有给我留下太好的回忆，从战前我就一直住在这里了。”

<卡尔·肯特> “这样啊，如果是您的选择的话，那就这样吧。”我见他如此坚定，便没再多说什么

<蕾贝卡·霍普斯> “這幢公寓？我們目前還沒有見過格雷的手下，其他鄰居其實也算得上還好相處。”

<卡尔·肯特> “这栋公寓楼确实问题很大，不论是卫生安全方面还是其他‘漏洞’...我们会做好万全准备的。”

<卡尔·肯特> “可能是收租日过去没多久的原因，再过段时间应该就不会像现在一样太平了。”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灵感检定：D100=73/6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秘人> “我见过格雷的手下，不管是不是收租日，他们都有可能游手好闲地往这边撒泼的。”迪特里希盯着自己的手缓缓地回答，“我说的是……算了，虫害这样的事，你们应该能处理好，毕竟有这位看上去很会照顾人的年轻小姐。”他朝凯瑟琳微笑了一下。

<蕾贝卡·霍普斯> “是…？”

<琥珀·埃里卡> “是那个白西装吗，叫什么来着…”

<蕾贝卡·霍普斯> “哦…西蒙。”

<卡尔·肯特> “总之这方面的事我们会处理好的，毕竟这也是委托。耶格尔先生就不必过度担心了这边，期间注意保护好自己。”

<守秘人> 迪特里希略微点头：“他不会独自上门，通常会带着几个手下，尽可能不要和他起冲突……当然，你们看上去也像是会惹出麻烦的人。”他笑了一下。

<琥珀·埃里卡> “我们会尽量隐忍的，尽量。”我点点头。

<卡尔·肯特> “西蒙…记得有说过他常出没于中西地区，耶格尔先生作为线人对中西区发生的事应该掌握得比我们要多的多，我想是没问题的。”

<守秘人> “好的，我明白。”迪特里希看着卡尔，“年轻人……你是一样，希望你能平安无事。”

<卡尔·肯特> “...我会贯彻我的想法的，没必要担心，耶格尔先生。如果对祖国失望的话，那我也希望您永远不要回来了。我是为了您好，等委托完成后，我相信您的处境也会好上很多，况且还有考德威尔先生在。”

<卡尔·肯特> “总之，注意好自身安全。”再三强调这句话后便没有再开口的意思了

<守秘人> “为了战争而彼此倾轧是多么地可笑。”迪特里希平只是简单地评价了一句，随后点头表示明白了卡尔的意思。

<渡边> 琥珀·埃里卡进行灵感检定：D100=52/75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灵感检定：D100=41/9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灵感检定：D100=76/5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灵感检定：D100=76/6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秘人> 琥珀和凯瑟琳意识到，你们进来了这么久，却没有看见太多虫鼠爬过的痕迹，就连窸窸窣窣的动静都很小，就像是它们自觉地避开了这里。然而房间中的缝隙并不比其他住户的少。

<琥珀·埃里卡> “耶格尔先生这里好像没什么虫鼠，是有什么特殊的驱逐技巧吗？”

<蕾贝卡·霍普斯> “耶格尔先生家很乾淨呢。是有什麼特製的驅蟲藥嗎？”

<守秘人> “或许是因为它们知道谁好惹谁不好惹吧。” 迪特里希若有所思地看着你们。

<蕾贝卡·霍普斯> “原來如此...怪不得考德威爾先生如此信任您。”

<琥珀·埃里卡> “原来是这样，是气势问题吗。先生有什么可以提升气势的办法？”

<琥珀·埃里卡> 我这样装傻。

<守秘人> “……多看，多听，多思考，时间会沉淀出气度。”

<琥珀·埃里卡> “噢噢...” 看他不愿说那就算了，应和道，“我一定会多多去实践尝试。”

<凯瑟琳·希梅尔> “感觉好像好高深又好厉害的样子...” 我歪歪脑袋，星星眼地看着迪特里希爷爷！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取悦检定：D100=81/80 失败。不利的战况。

<琥珀·埃里卡> 用我帅气的沉思面容魅惑他

<渡边> 琥珀·埃里卡进行取悦检定：D100=54/8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琥珀·埃里卡> 那他觉得我真是个英俊的小伙子

<守秘人> 迪特里希听了琥珀的回答之后欣慰地点头，看起来很欣赏琥珀这样努力学习的小伙子：“对，这对你们有好处，年轻人。”

<卡尔·肯特> “耶格尔先生有他自己的原因吧，我想这与我们的任务也没有太多联系，还是不要太过深究为好。”

<守秘人> “咳……那么几位还有什么事吗？我已经开始想和我的同伴独自待一会儿了。”

<卡尔·肯特> “...不过确实我也比较好奇，但这样的回答我也可以接受。谢谢您的帮助，耶格尔先生。” 再次表达了感谢之情。“那我们先走一步了，请多保重。”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們就告辭了。真是謝謝您的幫助。”我看上去很開心的樣子。

<守秘人> “走吧，我就不送各位了，请替我将门关好。” 迪特里希对你们挥挥手，随后拿起了桌上的那张照片，沉浸到自己的世界中去了。

<琥珀·埃里卡> “十分感谢，那我们这就走了，再会。”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起身认真地跟几位老爷爷都挥挥手道别！

<守秘人> 你们陆续离开了迪特里希的房间，后者也和活泼的凯瑟琳点头示意了一下，随后门被你们轻轻关上，你们回到了四楼阴暗的走廊当中。

公寓5-B：汉克·斯卡伯勒

<卡尔·肯特> “那么接下来就是 5-B 的汉克，拜访完后我们也可以径直回房。” 出门后我这么提议道

<凯瑟琳·希梅尔> “好的…！” 我点点头，哒哒哒准备走上 5 楼。

<琥珀·埃里卡> 跟着走上去

<卡尔·肯特> 回头看了眼 4-C 紧闭的房门后也跟着上楼了

<蕾贝卡·霍普斯> 我也跟上去。

<守秘人> 你们来到了 5-B 的房门前，如果顺利的话，这将是你们拿到的最后一个签名了，成功近在咫尺。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去敲敲门。

<守秘人> “谁啊。”里面传来一个含糊且懒洋洋的声音，喝醉了酒的醉汉会发出这样的咕哝声。

<凯瑟琳·希梅尔> 视线转了转，示意两位男士先在前面。

<卡尔·肯特> “我们是昨天刚搬来这里的住户，就住在隔壁。我叫做卡尔·肯特，方便开门打个招呼吗？”我放缓语速朝门对面这么说道

<守秘人> 你们听到有什么东西被碰倒的声音，随后急促的脚步声在房门前响了起来，门被猛地一下拉开了，但是迎接你们的是黑洞洞的枪口，以及一个左手握着枪，右手袖管空荡荡的男人，他的身上穿着破旧的陆军军服，脸上的胡渣很久都没有梳理过了，一股浓烈的酒味扑鼻而来，脸色憔悴而惊恐的男人指着卡尔：“德国佬……德国佬来这里做什么！”

<卡尔·肯特> “...是汉克先生么？我们只是来上门打个招呼的，没有恶意。不过要是你实在担心的话...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吧？”这意料之外的展开使我被迫进行一个法国军礼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立马把卡尔往后一推挡在卡尔身前！

<卡尔·肯特> “我身上没有带枪，我的同伴们也是一样的，你可以亲身证实。”一边说着一边将手中的行李箱放在一旁，用脚移到一边。

<凯瑟琳·希梅尔> “那个、先生，冷静一下，这里是美国纽约！这位先生也是被他的祖国迫害所以不得不逃到纽约的！”

<琥珀·埃里卡> “什，这位先生，请您冷静！”

<卡尔·肯特> “！希梅尔小姐你在干什么？！现在不是你应该逞能的时候。”意料之外的展开 x2 让我的表情有些挂不住了

<守秘人> 惊恐和焦虑让对方扣动了扳机，但你们只听到喀嗒喀嗒的声响，枪膛里并没有子弹。汉克自己也绝望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看着被你们挡在身后的卡尔，抱着头大声地哭泣起来，转身逃进了房间里。

<凯瑟琳·希梅尔> “不会有事的…！”我握了握卡尔的手。

<凯瑟琳·希梅尔> “卡尔先生，您先别进来，我们去看看…？”

<卡尔·肯特> “什...该死的，竟然让这种事发生了。”尽管枪内没有子弹，但对方开枪了的事实还是让我感到愤恨。“嗯...我也这么认为，我就待在门外吧，发生了什么的话就来喊我。”

<卡尔·肯特> “但不要太逞强了，这种人做出什么举动都不为过。”

<蕾贝卡·霍普斯> “枪是空的啊。...我也不觉得格雷能让这里的人有那么多危险的武器。总之我们还是进去吧？肯特先生您就稍等一会儿好了。”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小心翼翼地走进这房间，试图去看看汉克先生…

<卡尔·肯特> 朝蕾贝卡点了点头，提起行李箱等候在门外。“那么我就待在门口看着外面的情况，你们先办正事。和刚才说的一样，有情况就来叫我。”

<蕾贝卡·霍普斯> 我也走进去了。

<守秘人> 于是卡尔在门外等待，而蕾贝卡、凯瑟琳、琥珀三人走进了房间里。相较于你们先前拜访过的公寓，这间公寓显得格外的脏乱，桌上有几个倒下的酒瓶，看来先前被碰倒的就是这些容器了。你们看见汉克已经将餐桌掀了过来，作出躲在掩体后的姿势，警惕地盯着你们这边。

<守秘人> “别、别过来！”他手里还握着没有子弹的枪，声音颤抖。

<凯瑟琳·希梅尔> “汉克先生…”我看他这副样子有点难过，摊开双手示意自己没有武器，再向他伸出手。

<凯瑟琳·希梅尔> “…这里不会有坏人的哦，是安全的美国。”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取悦检定：D100=1/80 大成功！一项趋近完美的决策！恭喜您。

<蕾贝卡·霍普斯> "酒精是無法作為您的子彈的，先生。我們是來帶給您更有力的武器……而不是與您開戰。"我有些厭惡地環視四周。一邊說著，一邊從包裡掏請願書。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3D6X5=(1+6+3)×5=50

<守秘人> 汉克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将枪放下。他缓缓从桌后谈了个脑袋出来，看向凯瑟琳，目光期艾：“真的吗……这个世界上……还有能被称作是安全的地方？我被我的祖国当做棋子使用……它还……还会眷顾它的孩子吗？”说完，他呜呜地哭了起来，空荡荡的袖管一晃一晃。

<凯瑟琳·希梅尔> “……真的。”

<凯瑟琳·希梅尔> 我的视线触及到他空荡荡的袖管黯淡一瞬，随即又打起精神来，继续向他伸出手。

<凯瑟琳·希梅尔> “天主会照顾我们的…我也会保护你的，先生。”

<琥珀·埃里卡> 看到这个场面觉得很麻烦不知道该怎么安慰，缓慢退后。

<蕾贝卡·霍普斯> "...我戳戳請願書示意凱瑟琳快點進入正題。

<守秘人> “小姐，我、我不值得您保护……为了沽名钓誉参加军队的是我，发现政府吃人真相的也是我，我这是……我这是自食其果……”

<凯瑟琳·希梅尔> “值得呀。”我认真地说，“每一个人都是天主珍贵的孩子。”

<凯瑟琳·希梅尔> “而且您在忏悔了，不是吗？我们还会迎来新的生活的。”

<守秘人> “小姐……您是……您是天主赐给美利坚的南丁格尔吗……”他回握住了凯瑟琳的手，这是一双颤抖而布满握枪老茧的手，汉克仍然像个孩子一样哭泣着，但是显然已经没有先前那么警惕了。

<蕾贝卡·霍普斯> "真不愧是希梅爾小姐。...真是謝謝馬修。我原本只是聽說過，沒想到如今終於見到實例了……在戰爭中被如此摧殘的人。這可真是意外的收穫、哦，言歸正傳。

<蕾贝卡·霍普斯> 先生，您要相信戰爭的陰雲不會再次籠罩在您的頭上。我們也希望能夠幫助您...從讓您能夠獲得一個——更加適宜居住的環境開始？"

<凯瑟琳·希梅尔> 我用另一只手拍了拍他的手背，然后掏出手帕帮他擦干眼泪，再伸臂轻轻抱了他。

<守秘人> “这……我虽然已经不奢望能够住在多么舒适的环境里，毕竟我也不是清清白白的，但是如果两位小姐们需要帮助的话……我当然愿意。”

<凯瑟琳·希梅尔> “…嗯！就像蕾贝卡小姐说的那样，其实我们是受西奥多律师所委托来的，希望能够收集住户的签名，用来进行一个抗议格雷先生的提案…让他改善这里的公寓环境。”

<守秘人> “好，我愿意，如果这能够作为我获得救赎的一点点回报……我不会害怕那些打手的，请让我签名吧。”他被酒精浸染得有些浑浊的眼神重新坚定起来。

<蕾贝卡·霍普斯> "您是否清白...我覺得這不重要。渴望著重歸正軌、願意為此贖罪的人，都應該得到更好的生活。"我走過去微笑著遞出請願書和筆。

<蕾贝卡·霍普斯> "我們相信您。"

<守秘人> 汉克接过了请愿书，他有点抱歉地示意请愿书只能由蕾贝卡拿着，随后用左手签下了一行有些歪扭的：

「承租人：汉克·斯卡伯勒」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幫他扶好請願書，在簽完字後把書收回去。

<琥珀·埃里卡> “十分感谢您的帮助，您会过上更好的生活的。”

<守秘人> “我……但愿如此吧。”汉克将笔还给蕾贝卡，随后吃力地扶起了自己的餐桌，“也请各位代我向门外的那位先生道歉，我……明明应该很清楚战争中无辜的平民不应当受到伤害才对。”

<凯瑟琳·希梅尔> “谢谢您，汉克先生…”我又抱了抱他，吻了吻他的左右脸颊。“您有困难都可以来找我…！我

是凯瑟琳·希梅尔。”

<蕾贝卡·霍普斯> “……”我有些錯愕地看了看凱瑟琳。

<凱瑟琳·希梅尔> “？”凱瑟琳歪头晃了晃呆毛。

<守秘人> 汉克的脸有点红，他朝着凯瑟琳点头：“小姐……您对我太亲切了，我还怕我这一屋子酒味脏了您的裙子……”

<凱瑟琳·希梅尔> “没关系的呀~(๑^∩^๑)！我以前也在小酒馆工作过！”

<守秘人> 汉克清了清嗓子：“即便是这样这里的环境对各位来说也太差了一些……但如果我真的获得了救赎，那么这个国家的正义或许还能够寄托在你们的身上吧。”他诚恳地看向你们。

<凱瑟琳·希梅尔> “会的。”

<凱瑟琳·希梅尔> 凯瑟琳小小的、柔软的手紧紧握住汉克的手，虔诚地低下头闭上眼睛。

<凱瑟琳·希梅尔> “我一直相信公义会照耀在这片土地上，不管黎明前的黑暗有多漫长…汉克先生。天父与我们同在，我与你同在。”

<凱瑟琳·希梅尔> 那我跟汉克告别了！

<凱瑟琳·希梅尔> 我哒哒哒地回去找卡尔并跟他讲了里面发生的事情。

<蕾贝卡·霍普斯> “您不用擔心，願意扶持公道、同時有那種能力的人從來都不會少。”我有些新奇地打量著凱瑟琳與漢克，然後跟著出去了。

<守秘人> 汉克也闭上眼，简单地念了一段战场士兵们常常念着的祷词，随后将你们送了出去，并表示你们下次再过来的话公寓里一定不会是这个样子

调查的风险

<守秘人> 你们回到了五楼的走廊中和卡尔汇合，现在，你们手上的请愿书几乎接近大功告成。

<守秘人> 你们听到公寓的楼梯间内传来喧闹的谈笑和高声的叫喊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聆听检定：D100=84/25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琥珀·埃里卡进行聆听检定：D100=32/67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聆听检定：D100=90/5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聆听检定：D100=80/6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灵感检定：D100=23/5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下意识地吧请愿书往包底下藏了藏。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决定先去看看楼梯间里发生了什么。

<守秘人> 凯瑟琳向下望去，看见有几个人影在楼梯扶手边一晃而过

<蕾贝卡·霍普斯> "...對了希梅爾小姐。我真的從您身上學到了很多。"我在她身後小聲說。

<守秘人> 琥珀隐约听见了这段对话：

“……喂喂，懒猪们，周末就别睡大觉了！该工作的去工作，少在家里躲着！”

“吃蟑螂吧？或者烤老鼠？这符合你们的品味！哈哈！”

“哎，上次那个维多利亚……”

“那小姐屁股挺翘，皮肤也白，哎呀，我见犹怜，但照样是个浪荡婊子！……”

粗鲁的对话，伴随着咚咚咚的拍门声。

<凯瑟琳·希梅尔> “噢…” 那我的呆毛竖了起来，对蕾贝卡腼腆地笑了笑，“不客气！”

<琥珀·埃里卡> 这里有后门什么的吗

<琥珀·埃里卡> “应该是格雷的…”

<琥珀·埃里卡> 后面走狗两个字怕被听到就没说出口。

<凯瑟琳·希梅尔> “躲不过去了吗…” 我四处东张西望看看还有什么能绕路的法子。

<琥珀·埃里卡> “我们现在回去把请愿书藏好。”

<蕾贝卡·霍普斯> “快些走吧。”我捂住自己的包。

<卡尔·肯特> “真是说什么来什么。”有些烦躁地抱怨了下，“刚才那个汉克没做什么吧？”

<蕾贝卡·霍普斯> “放心，什麼也沒有。”我心不在焉地回答卡爾。

<守秘人> 几个粗鲁谈话的人一边走着一边肆意地敲过、踢过公寓的每一扇门，巴克利公寓又回到了一片死寂的气氛中。那些人很快地就逛到了你们所在的楼层，你们看见三个满脸轻佻而散漫的混混，他们看见你们，愣了一下，彼此对视了一眼，随后收了声，很快地顺着楼梯返回了。

<琥珀·埃里卡> “蕾贝卡小姐带着请愿书去耶格尔先生那边躲躲吧。”

<琥珀·埃里卡> “或者先放在他那边。我们一定是被注意到了。他们现在估计与头头通气去了。”

<凯瑟琳·希梅尔> 我点点头，“是个好主意，蕾贝卡小姐去吧。”

<卡尔·肯特> “耶格尔先生吗...如果是他的话确实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现在下楼的话遇上的可能性很大，我认为再等等比较好。”

<守秘人> 就在你们商讨的过程中，你们注意到楼底下的动静已经渐渐没有了，看来那些人已经迅速离开了

<琥珀·埃里卡> “我还以为他们喊了人会迅速上来。”叹了口气道，“我们先把请愿书存放到耶格尔先生那边吧。如果他们再回来的话蕾贝卡小姐不在也不好解释，会显得我们很可疑。”

<琥珀.埃里卡> “我觉得耶格尔先生应该是有能力的人，我曾经在镇子里遇到过。何况是前辈的老乡，我目前对他十分信任。”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们就先去耶格尔先生那里吧。”我点点头。

<蕾贝卡·霍普斯> “赶紧走吧。”

<守秘人> 你们回到了迪特里希的门前，而对方也听到了片刻前的动静，开了一条门缝确认过后就将你们重新迎进了屋子。

<守秘人> 老人打量着你们，面色沉静：“说吧，你们是要存人还是要存东西在我这里。”

<琥珀.埃里卡> “存东西，刚刚格雷的...嗯嗯，来了。看见我们就跑下去汇报情况。”

<琥珀.埃里卡> “可以把请愿书存在您这边吗？”

<卡尔·肯特> “这份请愿单，夜里能麻烦帮我们保管么？第二天上午我们会过来取。”一边说着一边向对方示意了楼下道那边。“格雷的人刚刚来过并注意到我们了。”

<蕾贝卡·霍普斯> “格雷养的狗叫的扰人，所以...请愿书可以在您这裡暂存吗？”

<守秘人> 迪特里希点了点头：“放在我这里吧，格雷的人要么今天下午，要么明天就会找上门来，你们最好有所准备。”

<守秘人> “最安全的办法是把请愿书尽快送给考德威尔先生，你们应该也很清楚。”

<琥珀.埃里卡> “是这样的，但这里并没有别的通道了，现在带着请愿书出去是自投罗网。”

<守秘人> “嗯……格雷的人并不是时时刻刻都会盯着公寓，下午三点或是清晨这个时间段会相对安全。”

<凯瑟琳·希梅尔> “好的，谢谢您！”

<卡尔·肯特> “感谢，那么明天清晨六点左右我会前来以询问今天我掉落在这的凭证为借口取请愿单，这可行吗？”一边说着一边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身份凭证，递给对方

<守秘人> 迪特里希接过来，并没有多看而是直接放进了上衣口袋里：“明白，如果听到是来取凭证的人，我才会开门。”

<琥珀.埃里卡> 朝着卡尔露出崇拜的目光

<凯瑟琳·希梅尔> 朝着卡尔露出崇拜的目光

<蕾贝卡·霍普斯> 我把請願書從包裡遞了出去。“那麼麻煩您了。”

<卡尔·肯特> “那就拜托了，耶格尔先生。”朝迪特里希点点头的同时对这身边的目光有些毛骨悚然

<守秘人> 你们看见迪特里希从内室里取出来一个铁皮盒子，然后将请愿书折好放了进去。

<渡边> 琥珀.埃里卡进行取悦检定：D100=2/80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琥珀.埃里卡> “耶格尔先生真的十分可靠啊，就算在这样的地方也让我感到安心。说实话我以前在镇子里遇到过一些奇妙的东西，还在担心耶格尔先生是否是那样的。但现在看来您是个好人。”

<琥珀.埃里卡> “感谢您的帮助。”

<守秘人> “奇妙的事？”迪特里希愣了一下，随后低声回答你：“孩子，希望你不要陷入无尽的黑暗中……愿主的光辉能庇佑你，你还如此地年轻。”他低声念了祷词。

<守秘人> 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得太匆忙，你们看向迪特里希家中墙上的挂钟，现在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琥珀.埃里卡> “那我们现在回去吧？”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们回家吃饭。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回去之後拿出本子記錄一下自己最近見到的人。(寫日記)

<守秘人> 签名还差一个，但那是势在必得的。你们将请愿书寄存在了迪特里希的住处，回到 3-A 简单休整，=。凯瑟琳做了一顿迟来的丰盛午餐，餐点的香气再一次弥漫在 3-A，蕾贝卡在桌前写着日记，如果忽略公寓外因为被暴徒骚扰而陷入死寂的环境的话，这将是一个平静的午后。

<守秘人> 但到了下午四点，你们的公寓门被粗暴地踢开了，惊醒了正在短暂浅眠的卡尔和琥珀。五个手持各种武器的暴徒闯了进来，金属水管、黄铜指虎、甚至还有板砖……街头斗殴会用到的武器被他们握在手里，其中一人的腰间鼓鼓囊囊，看上去还有枪。

“你们就是来打扰格雷先生清净的小臭虫？”最前面那个人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识相的就赶紧从这里滚出去，巴克利不欢迎你们。”

<琥珀·埃里卡> “你们在说什么？”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我们只是普通的住户而已，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卡尔·肯特> “打扰了格雷先生...？我们是办理正规手续入驻的租户，如果你有问过上头的就能得知了。”小心地站起身来一边说着，“至于你们的说法，我们更是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举动，从昨天刚入住到现在这段时间，我们就只是在挨家挨户打招呼罢了。”

<守秘人> “少装蒜，底下的人已经给我们通报了，就是你们几只小老鼠，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正常人会挨家挨户和这些公寓里的烂肉打招呼？呸！”为首的那个人侧头一口痰吐在了地上，晃了晃手上的黄铜指虎，“小心挨揍！”

<凯瑟琳·希梅尔> 我躲在卡尔身后，小声，“就是就是，只是去送苹果派和曲奇而已…明明大家都是友善的好人的！”

<蕾贝卡·霍普斯> 我覺得有點惡心，乾嘔了幾聲。

<凯瑟琳·希梅尔> “唔嗯、…要打架的话可是国际事件了呢。我们这边有英国来的体验生活的大小姐，如果闹到大使馆的话才是给格雷先生找麻烦吧。”

<守秘人> “哦……那既然是大小姐，出钱消灭这种事我们也可以接受，我们不打女人，想必一点首饰珠宝对您来说也只是小钱吧。”

<卡尔·肯特> “真是奇怪，我们明明只是在与邻居打招呼而已，还是说你们根本只是来肆意找茬？如果是后者的话，那我会采取必要措施，尽管我由于工作需求才在这里短期投宿，但我没有办法忍受期间我的人身安全受到侵扰。”上前两步挡在了凯瑟琳和蕾贝卡身前

<蕾贝卡·霍普斯> "...不愧是犄角旮旯裡的臭蟲，真寒酸。沒想到格雷就是這麼養他們的。"我用只有自己能聽見的聲音嘟囔幾句，然後站起來拿手帕擦擦嘴。

<蕾贝卡·霍普斯> "我想你們可能誤會了些什麼。我只不過是第一次從倫敦來到紐約，打聽一下周圍的環境難道還有什麼問題？"

<琥珀·埃里卡> 我一脸大小姐说的是，的表情

<凯瑟琳·希梅尔> 我一脸大小姐说的是，的表情

<蕾贝卡·霍普斯> "哈哈...首飾？真沒想到他們喜歡這些女人的東西。"我在凱瑟琳耳邊小聲說。

<凯瑟琳·希梅尔> 我点点头，不过面上还是面无表情。

<守秘人> “哟‘打听一下周围的环境’，这可不是从一个大小姐口中能说出的话啊。要么就别住这里，要么就照我们说的做。你们有租约，就是这里的住客，我们怎么处置你们都可以，人身安全？”对方斜睨了一眼卡尔，“人身安全得看我们乐不乐意保护你们。”

<琥珀·埃里卡> “值钱嘛。”我也凑到女孩子一起小声逼逼。

<卡尔·肯特> “...你要收多少保护费？”看交流无果后叹了口气，问道

<守秘人> “全都站好，我们搜身。”

<琥珀·埃里卡> “搜身可不行，我可不想被男人随便乱摸！”在女孩子叫之前我先‘kya——’的叫起来。

<守秘人> “唧唧歪歪的！你个男人怕个卵蛋！”为首的人示意其他两个人上去按住琥珀，另外一个去搜凯瑟琳的身，还有一个人翻起了你们的行李箱

<凯瑟琳·希梅尔> “……”冷漠地站好。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很心不在焉地拽下自己的珍珠項鏈準備遞過去——然後用了點力氣直接把它扯斷，讓珍珠撒了一地。

<蕾贝卡·霍普斯> "哎呀，真是抱歉！我本來倒也是想拿給幾位的...這該怎麼辦呢？要不麻煩一下~?"

<卡尔·肯特> 我当没看见一般在原地不动

<守秘人> 随后领头的毫不在意地弯腰开始捡起了地上的珍珠，甚至还放进嘴里舔了舔，细细打量：“嗯，成色不错，不愧是戴在贵族小姐脖子上的珍珠。”

<渡边> 琥珀.埃里卡进行敏捷检定：D100=98/8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秘人> 琥珀在躲闪的时候不小心一个趔趄摔倒了，被两个暴徒一把子成功地抓住进行一个上下搜身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考虑到大家和西奥多，只好强行忍下不适感让他搜身。

<守秘人> 检查凯瑟琳的那个暴徒一边摸一边扯扯裙子上的丝带和装饰，显然别有用心。而卡尔和蕾贝卡的行李箱被全部翻过了一遍

<凯瑟琳·希梅尔> “…………”我垂下眼睑，随后对搜我身的那家伙甜甜一笑。

<琥珀.埃里卡> 那我只能无奈的被他们摸，脸上的羞愤比凯瑟琳还大

<琥珀.埃里卡> 还一边十分做作的：“哎呦，好疼哦，可以轻一点吗。”

<卡尔·肯特> “够了吧，你也拿到你想要的了，不要再纠缠我的同伴了。”有些沉不住气，用平常的语调提着。

“你也知道杀鸡取卵是多么不明智的做法吧？”

<蕾贝卡·霍普斯> "...馬修要是知道我被弄走那麼多首飾，准得告到領事館去。畢竟是我那個不怕麻煩的哥哥……"我故意讓別人聽見自己的自言自語。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侦查检定：D100=80/55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秘人> 领头的人突然朝着卡尔的脸上狠狠地来了一拳，卡尔猝防不及被击中了面部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1D3=2

<渡边> 渡边已记录卡尔·肯特的执行者档案变化：

<渡边> 生命：9-2=7

<守秘人> “少跟我唧唧歪歪，德国佬。”他趾高气昂地甩了甩手

<守秘人> 其余的暴徒发出一阵哄笑，他们已经搜完了你们的身和行李，看样子打算走人了。

<卡尔·肯特> “...”往一旁呸了口血，强忍着怒火没有揍回去

<守秘人> “甭管是英国人还是德国人，在这里格雷先生就是规矩，少在他的地盘上惹事。”

<琥珀.埃里卡> “前辈，前辈冷静，冷静冷静。”我过去拉住卡尔，“大哥算了，算了算了。”

<守秘人> 一帮人盆满钵满地大摇大摆从正门走了，留下一地狼藉

<守秘人> 公寓的门也被他们踹坏了，门锁歪扭着，看上去相当凄惨

<卡尔·肯特> “没事，看来他们一时半会不会再回来

了。”我呼出口气，琥珀朝摆了摆手，坐在了桌边找出简易医疗工具试图帮自己做个应急处理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幸运检定：D100=24/45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琥珀·埃里卡
大哥——

凯瑟琳·希梅尔
大哥——

守秘人
大哥——

卡尔·肯特
我要把他记在我的记仇小本本上.jpg



守秘人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蕾贝卡·霍普斯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守秘人> 你们检查了一下随身物品，只要是值钱的金银珠宝都被他们一扫而空，两位女士的武器也没有幸免于难，但或许是因为琥珀挣扎得比较厉害，而卡尔看上去不太好惹的缘故，男士们的枪还在。

<蕾贝卡·霍普斯> “呵。恶心的蛆虫……他们该和格雷一起烂在老鼠窝里。还好这群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值钱的东西…对了，没事吧？肯特先生。”我拿出藥品走到卡爾身邊。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醫學检定：D100=33/71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D3=3

<守秘人> 蕾贝卡简单地为卡尔处理了伤口，现在他的鼻梁骨看上去好多了。

<渡边> 渡边已记录卡尔·肯特的执行者档案变化：

<渡边> 生命：7+2=9

<蕾贝卡·霍普斯> 我處理完卡爾的傷口後，不慌不忙地把 4-A 的女孩們送的絲巾圍在脖子上。

<卡尔·肯特> “谢谢你，霍普斯小姐，方才我应该负起责任保护好二位女士的，但没能做到，这是我的问题。”接受治疗的同时我坦诚了自己的歉意，“防身武器被收走了的话就用我的吧，那把手枪也比较方便携带，会有什么问题的。”

<凯瑟琳·希梅尔> “不是卡尔的错！”握了握拳头，“如果不是考虑到西奥多的嘱托的话…我也能打的！”

<凯瑟琳·希梅尔> “没关系，打架的话木棍和板砖也很趁手~”

<卡尔·肯特> “哈…看到你们还这么有活力，我也就不多说些什么了。还好东西已经先前放到耶格尔先生那边了，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我起身关门时确认好四周没人后，这么说道

<蕾贝卡·霍普斯> “没事的，没事。這點飾品對我來說不值一提、要知道一個人的氣韻可不會被珍珠寶石改變。”

<守秘人> 经过这一出闹剧，你们放松下来时都免不了感到一阵疲惫，现在的时间是晚上六点。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们就休息休息，我去准备晚饭。…

<琥珀·埃里卡> “趁这个空闲时间我们去问威廉姆斯先生要最后的签名吧。”

<凯瑟琳·希梅尔> “那就去要签名吧…！”

<蕾贝卡·霍普斯> “…這個點去銀行看樣子不太可能了。”我捋捋頭髮。

<守秘人> 凯瑟琳简单地准备过晚餐，你们在有些沉闷的气氛中享用完了晚餐，在打算出门的时候，却听到门被敲响了。

<守秘人> 对方似乎没想到你们的门锁坏了，门开了一条缝，你们看见一个中年男人坚毅的脸孔，表情有些惊讶

<琥珀·埃里卡> 我去开门看看是谁

<守秘人> 卡尔和琥珀认出来这是迈克尔

<琥珀·埃里卡> “嗨，迈克尔先生。”

<琥珀·埃里卡> “哎呀~门锁坏了真抱歉啊。”

<守秘人> 他腋下夹着手电筒，以便在入夜时昏暗的公寓走廊中行动：“呃……先生们，这是格雷的手下做的？”他看看你们歪掉的门锁

<卡尔·肯特> “迈克尔先生吗…时运不济，方才那些混混们过来了，保险起见那张单子不在我们身边，可以的话能明早七点再来一趟吗？”

<卡尔·肯特> 我顶着张做过应急处理的脸点点头

<守秘人> 迈克尔有点愤恨地骂了两句那些混混，看着卡尔脸上的伤点了点头：“好的，如果各位需要我帮忙的话也请尽管提！那帮畜生……”

<卡尔·肯特> “不用担心，您能下定决心就是对这里所有人最大的帮助。”努力做出一张爽朗的笑容，“另外他的面孔我已经记牢了，等事情结束后我会自己想办法的，劳您费心了。”

<琥珀·埃里卡> “放心吧迈克尔先生，前辈可是很强的。”

<琥珀·埃里卡> “曾经和我共事的时候他曾一个人单挑过十个混混。”开始瞎吹牛。

<卡尔·肯特> “嗯...埃里卡先生，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我咳了咳，又重申了便最开始的声明。“我想你是把我和你的熟人搞混了。”

<守秘人> “好的，看来卡尔先生不需要我担心……这门锁我会为各位想想办法，不过……最安全的办法还是各位尽快离开这里，格雷已经注意到你们了。”迈克尔担心地点了点头，随后就离开了。

<守秘人> 手电筒的光线一路照亮了走廊，你们看见迈克尔差点在拐角处撞上一个端着水盆的老太太，他吓了一跳，随后心有余悸地摸摸胸口，又走回了楼上。

<凯瑟琳·希梅尔> 我看看那个老太太，小声问卡尔和蕾贝卡，“是你们之前在浴室碰到过的那个吗？”

<琥珀·埃里卡> “是嘛，那是我记错了。”躺回床上，枪还在所以心情还算好。

<卡尔·肯特> 我也看过去回忆了一会。“我想是一样的，况且时间点也和先前的差不多。”

<蕾贝卡·霍普斯> “嗯，應該是那個老人沒錯。”

<卡尔·肯特> “保险起见，我们中有人会匈牙利语么？”我回头小声问问

<凯瑟琳·希梅尔> “应该没有…试试看英语能不能搭话吧？”

<蕾贝卡·霍普斯> 我摇摇头。

<琥珀·埃里卡> “签名不是齐了，怎么还要去问候吗？”

<凯瑟琳·希梅尔> 我歪歪头，“琥珀先生觉得没必要的话就算了，但…”

<凯瑟琳·希梅尔>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卡尔·肯特> “所以只是保险起见而已，不过这次埃里卡先生说的没错，既然已经万事俱全那就不需要再费心了。”

<琥珀·埃里卡> “你们要是感兴趣的话去看看也好，但我们中也没人会匈牙利语啊。”

<凯瑟琳·希梅尔> “还是去看看吧…！”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试图走过去进行搭话。

<卡尔·肯特> “不过如果有心去询问的话也不是件坏事，只要不说漏嘴，我想就算吃了闭门羹也不会掉块肉。”耸了耸肩

<守秘人> 凯瑟琳看到，年迈的老妇人端着一盆有点沉的水，嘴里在反复地重复着：罗比……我可怜的罗比……一边颤巍巍地往 3-C 虚掩的房门走

<琥珀·埃里卡> 从床上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跟着凯瑟琳去看看。

<凯瑟琳·希梅尔> “老奶奶…”我小心地过去搭话，“需要帮忙吗？您说的罗比是谁呀…我好像听说过名字一样的人…？”

<卡尔·肯特> 想着自己的外表可能并不适合再去凑热闹了，干脆出公寓到大街上透透气

<守秘人> 老妇人没有搭理凯瑟琳，神情中有一种古怪的执拗，她叽里咕噜地说了一串似乎是胡言乱语的话，然后一路走进了 3-C，也没有关上门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提着裙子，探头探脑地看看 3-C 里面。

<琥珀·埃里卡> “前辈出去玩吗，我也去！”于是我跟着卡尔跑了。

<蕾贝卡·霍普斯> 我跟著凱瑟琳去 3-C 看看。

公寓3-C：亨利埃塔·拉兹洛（凯瑟琳&蕾贝卡）

<守秘人> 凯瑟琳看见 3-C 里面收拾得相当整洁，甚至可以说是干净了，不仅墙角的缝隙被结实的木板钉上，里面甚至还堆有肉和罐头之类的杂货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灵感检定：D100=37/5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灵感检定：D100=37/9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守秘人> 你们意识到这些东西仅凭这个老人是不可能搬动的，即便是年轻的女性也有够吃力，杂货看上去都是新鲜东西，她这个腿脚不便的老人家显然不可能一口气采购这么多

<凯瑟琳·希梅尔> 思考了一下看看蕾贝卡，示意她牵住自己手，然后敲敲门板，“打扰啦~请问我们可以进来吗？”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和她牵手手捏！

<守秘人> 老妇人把水盆放到了桌上，坐在沙发上抄着手看着你们又嘟哝了几句，语气不是太激烈，看上去似乎是同意你们进来。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进来啦，问问老人家，“您是一个人住吗…？”

<守秘人> “罗比……我的罗比……”老妇人又像是陷入精神恍惚那样开始念叨起来，你们注意到这间公寓里有许多看上去像是吉普赛人所信仰的巫术用的道具，此外，虫鼠仍然鲜少出没在这里。

<蕾贝卡·霍普斯> “老婆婆…可以告訴我們，羅比是什麼人嗎？”我走到她面前半蹲下來，試試安撫一下她的情緒。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精神分析检定：D100=58/71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秘人> 老妇人双手合十，开始念诵着一段像是祷词一样的话。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教育检定：D100=6/60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教育检定：D100=96/6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秘人> “罗比是……主赐给我的孩子……他不在这里……与神同在……”即便是带着浓重的匈牙利口音，蕾贝卡也辨认出了这些简单的词汇。

<凯瑟琳·希梅尔> 我侧头看看蕾贝卡，“你听懂了什么吗…？”

<蕾贝卡·霍普斯> “主賜給她的孩子…與神同在？這個老婆婆信仰的是什麼原始宗教麼……似乎也有特殊的驅蟲方法啊。”

<凯瑟琳·希梅尔> “唔…那到底是还有谁在照顾她呢？”

<凯瑟琳·希梅尔> “蕾贝卡，你再问问这点？”

<蕾贝卡·霍普斯> “...是誰在照顧您呢？老婆婆……您的家裡真的很乾淨。”

<守秘人> “罗比……呜……是罗比……”老妇人听了之后，反应了好久，突然开始哭泣起来，“罗比为了我……一直都是罗比……”

<蕾贝卡·霍普斯> “羅比...不是不在您的身邊嗎？”

<凯瑟琳·希梅尔> “有人以罗比的名义…？”我小声疑问。

<凯瑟琳·希梅尔> 我捏捏蕾贝卡的手，“这里可能不太对劲，但…”

<凯瑟琳·希梅尔> “这个所谓罗比可能是个很强壮的人。”我小声跟蕾贝卡耳语，“如果能得到他和老婆婆的帮助，可能我们就不怕打手了。”

<蕾贝卡·霍普斯> “……羅比怎麼了？他還好嗎？”我試探著問一下。

<守秘人> “他沉睡在殿堂里……他的灵魂被束缚了，但这是一种献祭，换来了他优秀的才能……我的罗比应该是……应该是神……”老妇人一边呜咽着一边说。

<蕾贝卡·霍普斯> “殿堂…？哪裡是殿堂？”

<守秘人> 老妇人突然用一连串的匈牙利语爆发出激烈的咒骂，但这咒骂并不是针对你们的

街角酒馆（琥珀&卡尔）

<守秘人> 你们来到了公寓外面，天空是浅浅的黛色，过一会儿就要暗下来了，路上只有两三个行人，周围看上去仍然破烂而沉寂

<琥珀.埃里卡> 这周围有什么看上去像是眼线的混混之类的人物吗

<卡尔·肯特> 我戴好帽子，拉了拉帽檐和衣领确认了一下，走到稍微没那么破败的地段看看有没有打扮没那么穷酸的行人

<守秘人> 暂时没有人注意到你们这边。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幸运检定：D100=44/55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秘人> 卡尔往前走了几步，看见附近有一家装潢不错的酒馆，门口进出的人有些多，看上去都不缺钱

<琥珀.埃里卡> “前辈要去做什么？”

<卡尔·肯特> “...接下来我打算去酒馆一趟，当然不是为了借酒消愁，就算刚来我也知道这边的禁酒令。”我回头看了看琥珀，补充道，“这种地方鱼龙混杂，兴许能知道些什么，你要来么？”

<卡尔·肯特> 一边这么说着，我一边退到周围的一个巷子里，确认下四下除了琥珀外没人后我打开了公文包，翻找了一些变装会用到的物品

<琥珀.埃里卡> “想去是想去，但我们现在已经身无分文了，长时间不点单会把我们赶出来的吧。”

<琥珀.埃里卡> “就算是白开水也点不起。”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乔装检定：D100=77/5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卡尔·肯特> 那我嘟囔了句“早知道出门前先做好了”便把东西有些暴躁地放回去，重新回到人行道上

<守秘人> 卡尔用帽子勉强挡了挡自己的脸，遗憾的是脸上的伤仍然很明显，所以如果只要稍加注意或许就能认出他的身份。

<卡尔·肯特> “就当我刚才什么都没干，我们走吧。至于钱的事...我会想办法的，实在不行只四处看看我想也是值得的。”

<琥珀.埃里卡> “啊，想办法啊~”

<琥珀.埃里卡> “那我跟着前辈看看您想了什么办法吧。”

<卡尔·肯特> “那就好好加油吧，你也别闲着，做好你的本质工作好好去办正事。”一边走着我一边反呛了一句

<琥珀.埃里卡> “我们的正事不是已经做完了吗，现在就等时间到了去交差就行。”

<守秘人> 你们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了一阵，在破败街道的某个转角处，看见了一个外表装束都显得格格不入的金发青年，正在和另一个人争吵理论。

<卡尔·肯特> “你不是警察吗...等等，那边好像有什么动静。”

<琥珀.埃里卡> 听听看他们在吵什么，那个金发青年是什么装束？

<卡尔·肯特> 我也停下脚步，躲在一旁听听他们在吵些什么

<琥珀.埃里卡> “休假期，现在只是一个被雇佣要请愿书的。”

<守秘人> “K，回皇后区吧。”

“不要，太无聊了，还是这里好玩，兰斯顿，你不如和我一起体验一下新生活？”

“……我劝不住你，至少你不能放弃学业，老师还在等你。”

“……不想思考。”

<守秘人> 金发青年转身气鼓鼓地走了，他穿着看上去精致的西装，模样似乎也不担心有人会在这里袭击他的样子

<卡尔·肯特> “是么，我以为这个国家的警察会更加尽职尽责一点，看来是我多想了，抱歉。”想起来现在的配

置中正缺少的一人，我有些遗憾

<卡尔·肯特> “皇后区...听起来似乎是你负责的区域，有印象么？”

<守秘人> 而和他争吵的棕发青年手插着口袋转身就看到了在街角偷听的你们，他朝你们招手：“嗨！”

<琥珀·埃里卡> “不，我只是在皇后区有朋友而已。”

<琥珀·埃里卡> “嗨~”我也朝他打招呼。

<守秘人> “你们不像是住在这里的人啊，来找乐子？酒馆你们已经走过了。”他伸手指了指你们先前经过的那个酒馆。

<琥珀·埃里卡> “我们也想去啊，可是身上的钱都被混混给抢走了。现在可以把我们当成乞丐，好心的先生可以给我们 2 美分让我们去酒馆喝两杯白开水吗？”

<卡尔·肯特> “哈，排遣无聊罢了。”我同样苦笑着朝他挥了挥手，“我有个朋友最近搬到巴克利公寓里去了，就在那边。”我指了指我们出来的方向。“刚刚才去拜访过，但好像人不在，因此我出来散散心想等看。”

<守秘人> “喝不起酒？这可不行。”他闻言爽快地从裤兜里拿出了一卷崭新的钞票递给你们，“喏，刚刚我朋友给的，我不想要他的钱，就当是送你们了。”

<卡尔·肯特> “说起来那边的混混确实有够明目张胆，刚才还没看到人就被勒索了。”

<琥珀·埃里卡> “真的吗，您可真是大好人！”毫无负罪感的接过钱就开始数。

<卡尔·肯特> “这...真的可以么？”我上下打量了下对方，“请问您是？”

<守秘人> “啊，巴克利那边，那是黑钻帮的地盘吧。”青年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那是个吃人的公寓，格雷可不好惹。”

<琥珀·埃里卡>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想与我们消遣和找乐子都可以。”

<守秘人> 卡尔看出来对方尽管尽力掩盖，但穿着整体而言比巴克利的人都要更整洁，甚至比这条街道上的人都要更好，对方咧嘴笑了一下：“叫我 K 就行了，我是辍学来找乐子的，你们没事的话就陪我去喝一杯？”

<卡尔·肯特> “原来如此...刚才和朋友闹矛盾了吗，也真是不容易。”我回想起刚才的一幕

<琥珀·埃里卡> “当然可以，我们现在就是好兄弟了！”主动搭上他的肩膀，并且把他的手也放在自己肩膀上呈现出勾肩搭背的好兄弟模样，“那我们现在就喝酒吧！”

<琥珀·埃里卡> “前辈也快点来。”

<琥珀·埃里卡> 于是我们一起去酒馆喝酒了

<卡尔·肯特>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K 先生。”犹豫再三还是答应了，把衣领立得更高了点。

<守秘人> “念书很无聊，要我和那些老掉牙的教授相处？我做不到。”K 也揽着琥珀的肩膀，“哦！你很有活力！我喜欢你这样的！”

<琥珀·埃里卡> “那是，谁不喜欢我！”

<守秘人> 你们走进了酒吧喝酒，这里鱼龙混杂，但看上去没有黑钻帮的人，勉强还算是安全。

<卡尔·肯特> 我默默跟在聊得投机的两个年轻人后面，四处看看有没有穿着打扮比较阔绰、看起来喝醉了的人

<琥珀·埃里卡> 点了瓶瓶子看上去最好看的酒和 K 一起喝了起来。

<守秘人> 卡尔环视了一周。有能力进入酒吧的人看上去都不算太贫穷，一个坐在桌边的中年人看上去是喝醉了，摇摇晃晃地起身往酒吧的后门走，看样子是打算去呕吐。

<卡尔·肯特> 我趁没人注意到我的空挡，凑过去故意在与中年醉汉擦身而过的空挡在他口袋中快速摸索了一番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妙手检定：D100=58/7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卡尔·肯特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1D15=12

<守秘人> 或许是因为酒量不好，中年人没点几杯酒，身上还剩了好些钱，卡尔从口袋里摸索出了 12 美元

<卡尔·肯特> 得手了后立马将钞票卷起来塞进自己大衣内侧口袋中，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一般坐在了琥珀他们旁

边的位子上

<渡边> 琥珀.埃里卡进行侦查检定：D100=32/8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琥珀.埃里卡> 那我看到了你的动作，在你过来的时候吹了个口哨表示赞扬。

<守秘人> K 也跟着吹了声口哨，但是不明所以地看看你们两个：“发生什么了？”

<琥珀.埃里卡> “开心啊！”

<卡尔·肯特> “是噢，你喝你的去吧。”非常不满地看了眼琥珀，坐在了吧台的一边。

<琥珀.埃里卡> “你看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不经逗，就是要多这样逗逗他，习惯了以后人就会变得有趣起来。”对着 K 支根本没用的招。

<守秘人> “哦……也就是说喝了酒就会变开心，这位先生不来一杯一起开心？”K 看了卡尔一眼，笑着招呼侍者过来问问卡尔想要什么酒水。

<卡尔·肯特> “K 先生看起来似乎对这里了解很深，我们刚才在被那边的混混勒索的时候有听到类似'白西装'的名词，请问您有没有相关…呃，我不太能喝酒所以没关系，已经足够破费了。”

<守秘人> “白西装？”K 微醺地支着脑袋想了一下，“西蒙啊，他是格雷的人，还好他不来收我的租，不然我把他脑袋都打破。”

<卡尔·肯特> “西蒙…？您认识他吗，我只从那些混混的语气中知道他是个相当不好惹的人。”

<守秘人> “地狱厨房里没人不知道西蒙。”他抬手比划了一下，“喏，包括巴克利在内，13 街区的公寓都被黑钻帮拿下了，西蒙在格雷的暗示下把游侠帮的人踢走，然后那里就成了最地狱的地狱。”

<守秘人> “我不怕他，反正有人会捞我，你们就不一定了，哈哈。”他笑着又喝了一杯酒，醉醺醺地打趣。

<琥珀.埃里卡> “看来 k 也是大少爷，可惜我们还得为了这件事奔波。不过很快就结束了，结束后我就回家睡大觉去。”

<守秘人> “嗯嗯，睡觉睡觉，人生最美好的事就是睡觉。”

<卡尔·肯特> “这么看来，那公寓的渊源还不浅…”看到对方醉得正合适，索性多问了句。“既然您也清楚这边这么乱，为什么还决定辍学来找乐子？我并不是在劝你听从朋友的话，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毕竟 K 先生也帮了我们这么多。”

<卡尔·肯特> “我也有个和你差不多性子的从小玩到大的朋友，这次来这边基本就是因为他的要求。有时太过随性会给身边人带来多大的麻烦…这是我作为过来人想说，虽然您可能现在听不进去。”语气中透露着一丝苦涩

<守秘人> “我没帮什么忙，请你们喝了杯酒而已。”K 摆了摆手，“我就是安分不下来，越乱的地方我越自在。麻烦？我在兰斯顿身边好像对他来说才是种麻烦，算了算了。”K 同情地拍拍卡尔的肩膀，“老兄，我知道我这种人很难搞定，你也辛苦了。”

<卡尔·肯特> “既然您这么认为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谢谢您的请客。”点了点头一边揪了下身边还在喝酒扯皮的琥珀的领子。“还有什么想问的吗，没了就回去，现在不早了。”

<卡尔·肯特> “K 先生的话我想您心里有底，就不多说了，路上注意安全。”

<琥珀.埃里卡> “哎呦，哎呦，就这么对可爱后辈吗。”被扯着跑了，走前跟 K 打个招呼，“那我们走吧，谢谢兄弟请的这顿！”

<守秘人> “噢噢，那也祝你们幸运啊，来这里调查可是个风险大的活计。”K 远远地和你们招手告别了

<卡尔·肯特> 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趁夜色还不深揪着走出了酒吧才放手。“要是我不说你得喝多少…万一对方下了毒怎么办。”

<琥珀.埃里卡> “那算我倒霉，银行卡密码早就给弟弟说了。”

<卡尔·肯特> “你不觉得他可疑——…算了，当我什么都没说，埃里卡先生爱喝多少喝多少吧，被抓了禁酒令的把柄的话我也不会去捞你的。”一把子无语的眼神

<琥珀·埃里卡> “不要这么紧张嘛，我们都已经体验过比这更紧张的事情了。” 打个酒嗝，“现在还真是和平。”

<卡尔·肯特> “总之我们先回去吧，希梅尔小姐她们那边不知道进展如何，现在天色也不早了。”

<琥珀·埃里卡> “嗯嗯嗯，走吧。”

<守秘人> 你们趁着夜色回到了巴克利公寓

<守秘人> 蕾贝卡和凯瑟琳回到公寓后不久，卡尔和琥珀也趁着夜色回到了公寓，两位男士的身上沾了一些酒气。

或许是因为听到了下午时你们被暴徒袭击的动静，今晚的巴克利格外地安静，夜色已经很深了。

<蕾贝卡·霍普斯> “...二位去哪了？”我捏了捏鼻子。

<凯瑟琳·希梅尔> “今晚要早点休息吗…？”我有点担忧。

<琥珀·埃里卡> “去乞讨了，陪有钱老爷喝了个酒。”说的十分含糊，把 K 给的剩下的钱放在桌子上。

<守秘人> 剩下还有三十八美元，和零碎的几美分，足够你们往返巴克利和考德威尔的事务所了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有点震惊地看看琥珀，又看看卡尔。

<凯瑟琳·希梅尔> “有钱人口味这么重的吗…？”

<蕾贝卡·霍普斯> “...還有碰到別的什麼人嗎？”

<琥珀·埃里卡> “那可是我的老行当了~”

<琥珀·埃里卡> “睡啦。”因为喝太多而有些犯困，洗把脸我就躺床上呼呼大睡了。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给琥珀先生理理衣服，之后也暂时躺在了床上。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簡單記錄一下後半天發生的事，也睡了。

<卡尔·肯特> “没发生什么，就是我和这家伙准备去酒吧打探消息时遇到了个叛逆的富家小子，被拉着去喝了些酒。”看到凯瑟琳给占着唯一一个还算正常的床位的琥珀整理衣服，开口道。“...希梅尔小姐不需要帮他整理，这么大人了就让他自己管理。”

<卡尔·肯特> “不过托他的福，也算没有白去一趟。除了这些美元外我们也额外知道了一些关于西蒙以及这条街的琐事。”

<蕾贝卡·霍普斯> “哦...？是什麼？”那我手中的筆頓了一下，期待地看著他。

<卡尔·肯特> “包括这栋巴克利公寓在内，13 街区的公寓都被所谓黑钻帮的帮派拿下了，而西蒙则在格雷的暗示下把游侠帮的人踢走，之后这里就成了现在这样。”

<凯瑟琳·希梅尔> “诶，可是琥珀先生不是做了很大牺牲吗？”我看上去有点心疼且庄重地说道，“应该的。”

<蕾贝卡·霍普斯> “...好多幫派。”

<卡尔·肯特> “如果是指他冒着被下毒的风险硬灌了好几瓶酒的话。”撇了撇嘴

<卡尔·肯特> “总之我们这边发生的事总结下来就是这些...关于真假，明天开始兴许就能一一证实。希梅尔小姐和霍普斯小姐那边如何？”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也跟两位先生简单讲讲我们这边遇到了古怪老婆婆的事情。

<蕾贝卡·霍普斯> “3-C 的老婆婆精神不太正常，還一直在念叨那個叫羅比的……明明看上去是一個人生活，但家具的情況又不像那樣。”我也簡單描述一下。

<卡尔·肯特> “嗯...如果是与吉普赛人的巫术相关的话，那我们就无从下手了。”*朝蕾贝卡摆了摆手。“毕竟很多社会的信仰都千差万别。不过...和现代医学不同，他们所谓传统的手段都倾向于认为是某种超自然力量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当然我指的是古老的部落里。”

<卡尔·肯特> “不过据我所知，匈牙利一般信奉的都是天主教或是新教，也许那名老者的情况比较特殊吧。”

<蕾贝卡·霍普斯> “也有可能...我對神秘學不了解。肯特先生看上去也很累了，還是先休息吧！”

<卡尔·肯特> “现在也不早了，二位也早点休息吧，明早六点要去耶格尔先生那里把单子取回来。”点头同意了

蕾贝卡的提议

<守秘人> 你们在简单的洗漱过后，和衣躺在了公寓房间简陋的床上

提交报告：曼哈顿

<守秘人> 这是一个平静的夜晚，相较于早晨时的那一番吵嚷，现在的宁静可以说是弥足珍贵，但格雷手下的鬣狗已经闻着肉腥味来过一次，就不会轻易地放过你们，你们很清楚这一点

<守秘人> 周日早晨，你们早早地醒来，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做。

<凯瑟琳·希梅尔> “今早就马上去西奥多先生那里？”

<蕾贝卡·霍普斯> “先去把请愿书取回来吧？”

<卡尔·肯特> “嗯，但从昨天那些人的表现来看，他们似乎已经从哪里得知那东西的存在了，这两天务必保持警惕。”整理好着装后又隔着门确认了一遍门外走廊的声音

<卡尔·肯特>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去耶格尔先生那边吧。”

<守秘人> 走廊外静悄悄的，你们起了个大早，公寓里的大部分住户听起来都没有醒。你们一行人来到了迪特里希·耶格尔的门前。

<卡尔·肯特> 我叩了叩门，开口说道。“耶格尔先生在吗？不好意思大早上的打扰您，但我昨天的身份凭证似乎在拜访完这层楼后就不见了，您能否帮忙看下是不是落在您这边了吗？”

<凯瑟琳·希梅尔> 我去敲敲迪特里希的门。

<琥珀·埃里卡> 我等着卡尔对暗号拿请愿书

<守秘人> 似乎是早有准备，在卡尔说完话后，门就打开了一条缝。迪特里希从门缝里确认过你们的脸，随后将请愿书连带着卡尔的身份凭证一起从门缝递了过来：“下次拜访邻居时要小心一些，幸好你遇上的是个正派人士。”

<卡尔·肯特> “非常感谢您，耶格尔先生。要是不是您的话我可就办不了事回不了国了。”接过身份凭证以及紧贴在其背面的请愿书，朝门内带着歉意说道。“下次我会谨慎行事的，耶格尔先生，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们现在走吧？”我小小声。

<守秘人> “嗯，也祝你们工作顺利。”迪特里希回答过后就关上了门。

<蕾贝卡·霍普斯> “赶紧拿到最后一个签名就走吧。”

<琥珀·埃里卡> “我们现在去找威廉姆斯先生要请愿书吧？”

<守秘人> 当你们下楼的时候，刚巧遇上出门的迈克尔。

<守秘人> “噢，看来我出门得刚巧。”迈克尔腋下仍然夹着手电筒，在昏暗的楼道里朝你们小声打招呼：“我父母还睡着呢，我想着早些来找各位。”

<卡尔·肯特> “迈克尔先生来得正巧，要来房里坐坐吗？”朝上楼的迈克尔提议道

<卡尔·肯特> “希梅尔小姐今天也做了同样美味的早餐，不与您分享的话那就太浪费了，还请务必来一趟。”

<守秘人> “坐坐就不必啦，我签个名就走。我家也还等着我回去做早餐呢，被家里人发现我来签了这个名免不了要被臭骂一顿。”他摸摸额头，朝你们走过来，“我带了笔。”

<琥珀·埃里卡> “真是太不容易了，谢谢您的心意。”

<琥珀·埃里卡> 那我们先带着迈克尔回去签名

<卡尔·肯特> “那就好。”说着我从口袋中掏出请愿单，快速抚平后交给了对方

<守秘人> 于是迈克尔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承租人：迈克尔·福林」。随后合上笔帽朝你们鞠了一躬：

“你们在做一项正义的事业，先生们、小姐们，十分感谢。”

<蕾贝卡·霍普斯> “太谢谢您了...这下就齐了。我觉得我们得赶紧走？”我翻开包检查一下自己昨天晚上是不是把书都放在包里了。

<守秘人> 你们早有准备要离开，因此蕾贝卡记得带上了自己的书

<卡尔·肯特> 我朝迈克尔点了点头，接过请愿单收了回去。“确实谨慎为好，迈克尔先生也请尽快回去吧，这段时间可能会有些不太平。”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打算拉着大家进行一个走，趁那些混混还没有来。

<守秘人> 迈克尔点点头，说了一句也请各位多小心，就匆匆离开了。

<琥珀·埃里卡> “那我们快溜吧。”回去房间把自己已经剩的不多的行头一股脑塞进皮箱，拎着回到了楼道。

<守秘人> 你们乘上了最早的一班城市列车。正如迪特里希所言，清晨时似乎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巴克利的动静，你们穿过难得还显得静悄悄的下曼哈顿，在早上九点的时候回到了考德威尔律师事务所。

<守秘人> 西奥多和蒂凡尼也在等待着你们，看上去这几天他们始终没有放下过对你们的担心。看见你们风尘仆仆地回来，带着有些疲惫的神情时，蒂凡尼走上前来了给你们一人一个拥抱，并为你们准备了茶点。

<守秘人> “还顺利吗，各位？”西奥多压抑着有些激动的心情问你们，“我看大家都很疲惫……辛苦了。”

<琥珀·埃里卡> “十分顺利，公寓住户人都不错。”

<蕾贝卡·霍普斯> “除了錢和首飾被洗劫一空以外還算順利...真沒想到他們搶女人的香水。但公寓裡的住戶們真的有些超出我的想象了。”

<琥珀·埃里卡> “噢确实！我都差点忘了这一茬，睡糊涂了。”

<卡尔·肯特> 我将口袋中一直揣着的请愿单拿出来并摊开交给西奥多。“除了昨天格雷的手下有搜过我们的房之外，没有什么其他挫折。以及您先前失联的线人我们也在公寓中发现了。”

<守秘人> “看起来还是被格雷的人察觉到了……不要紧，这不是大家的问题，如果我们速度够快，格雷应该还来不及在司法系统里下圈套。”西奥多皱着眉思考了一会儿，“至于那些首饰……如果需要我赔偿的话请尽管提，毕竟我还算是各位的雇主。”

<守秘人> “哦？他还好吗？”西奥多惊讶的同时接过了请愿书，随后快步走到办公桌后开始翻找文件。

<蕾贝卡·霍普斯> “没事的西奥多先生，我在原先住的旅店還有寄存一些。...馬修不會罵我的。”

<凯瑟琳·希梅尔> “有帮上西奥多先生的忙就好啦…”小声地补充一句。

<卡尔·肯特> “如果您需要的话，他现在还住在那所公寓的 4-C 房间。”

<蕾贝卡·霍普斯> “您的線人沒什麼大問題……他只是累了。他自己是這麼說的。”

<卡尔·肯特> 我点头同意着蕾贝卡的回答

<卡尔·肯特> “至于需要的照片证据，霍普斯小姐已经办妥了。”

<守秘人> “‘需要’……我很感激他，也很感激你们，没人是理所应当来帮忙的，你们已经协助我很多了，谢谢。”西奥多短暂地停下了翻找的工作，抬头朝你们微笑。

<蕾贝卡·霍普斯> 我把相機遞了過去。

<守秘人> “把底片交给我吧，我这就去一趟相馆。”端着茶点走进来的蒂凡尼闻言接过了蕾贝卡手里的相机。

<琥珀·埃里卡> “不过他真是一位神秘又厉害的先生。”醉宿又早起觉得不太行了，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找张沙发瘫下来，没有的话就椅子。

<凯瑟琳·希梅尔> “在这些之后…我们还需要回去那间公寓吗？”

<守秘人> “埃里卡先生请在休息区那张有靠垫的小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吧，大家也请等待我完成文书，这份提交给法院的报告还需要写入各位的签名，我立刻就好。”西奥多做了个邀请的姿势，随后埋头坐下来开始用打字机打字。

<琥珀·埃里卡> 那我乖乖去找休息区的小沙发小睡一会儿

<守秘人> “……我不准，凯瑟琳。”西奥多抬头，语气忧虑，“我只能尽快，在格雷还没有发现请愿书报告之前，这样你们就不用再回到那里。”

<凯瑟琳·希梅尔> “…不，我希望再回去…他们还需要我们。”轻声地说。

<卡尔·肯特> “我了解了，那目前退房手续应该也还没有办理的必要。”保持直挺挺的站姿不再去管一旁还没醒酒的琥珀。

<守秘人> “谢谢……”西奥多有些意外，他的声音有点哽咽，“嗯，那么各位请稍等我一会儿，在此期间办公室的留声机和茶点都可以随时使用和取用，文书很快会完成。”

<蕾贝卡·霍普斯> "...那裡還住著幾個不錯的爵士樂手。"聽到西奧多說留聲機，我想起了什麼似的補充了一句。

<守秘人> “噢？那我有时间会去哈莱姆的夜总会试试能不能偶遇到他们。”西奥多微笑着回答

<卡尔·肯特> 那我趁着空档看看窗外，尤其是巴克利公寓那边的动静

<守秘人> 你们在留声机悠扬的爵士乐当中短暂地休憩了半天。为了等待文书报告的完成你们在办公室内足足等了五个小时，在此期间蒂凡尼也拿着加急冲印的照片返回了事务所。这个个头中等的年轻女人手上甚至还拿着好几个大号的袋子，她健步如飞地把东西交给了西奥多。四五个小时过去后，西奥多活动了一下身体，终于从打字机前抬头，将报告整理成一叠。

<守秘人> “那么，请各位在取证人员这一栏签下名字吧，各位的名字将会出现在曼哈顿法院法官的手里——还请用你们最好的字体。”他疲惫地笑了一下还不忘打趣。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努力地签上了有点歪歪扭扭的字体!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拿起笔，用很漂亮的字體寫下了自己的名字。

<卡尔·肯特> 我用平时工作时的写法在上面签署了自己的姓名

<守秘人> 蒂凡尼温柔地把琥珀叫醒了签字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57

<渡边> 守秘人执行了一次秘密作战

<守秘人> 在你们签字的间隙，西奥多用办公室内的座机拨通了某个电话：“西奥多·考德威尔，请帮我接彼得森·高斯特议员办公室。”短暂地等待片刻后，他继续开始小声地和电话那头的人进行商议。

<守秘人> 不久后，西奥多挂断了电话，看着签好字的你们笑了笑：“各位，议员说也想和大家见一面，意下如何？”

<蕾贝卡·霍普斯> "我自然是沒有問題的。...其他人呢？"

<守秘人> “彼得森议员是我调查过没有被格雷买通的少数政客，做事也相当正派，我从前没有和他见过面，如果有他帮忙，这起案子在波士顿法院将会进行得更顺利。”

<凯瑟琳·希梅尔> “西奥多不嫌弃我的话…！”我点点头。

<卡尔·肯特> “如果这能帮上忙的话。”我点了点头

<卡尔·肯特> “不过...如果需要出庭的话还请恕我拒绝，我不是很希望与这里的司法机关有太多牵扯，非常抱歉。”我又补充道，“...至少是明面上。到时您可以找人代替我。”

<守秘人> “没关系，取证员签字只是一些必要的程序罢了，出席只需要一位代表，既然卡尔先生和蕾贝卡都要回国，埃里卡先生又不是本地人……届时凯瑟琳愿意吗？”

<凯瑟琳·希梅尔> “当然愿意的！我只是有点害怕给西奥多先生丢人啦——但是我会加油的！”

<守秘人> 蒂凡尼从她先前拎进来的袋子里取出了两套黑色的西装，以及看上去一套墨绿和一套铅灰色的礼裙。

<蕾贝卡·霍普斯> "啊，回國的事情對我來說不急，馬修得在波士頓待上好一陣子。...如果可以的話，我也希望見證這場鬧劇的終幕。"

<守秘人> “凯瑟琳不会丢人的，我相信你的存在本身就能说服法官这是一场合法的取证行为。”西奥多笑了笑。

<凯瑟琳·希梅尔> “真的吗？”没有太懂，呆毛晃了一晃。

<卡尔·肯特> “劳烦考德威尔先生破费了，反倒是我应该感谢您才对...就和先前说的一样，您的优良品德一直让我敬佩不已。”

<守秘人> “让你去这么危险的地方，也不知道马修会不会连带着把我也骂一顿，哈哈。”西奥多有点尴尬地笑了笑。

<守秘人> “肯特先生和埃里卡先生也是，两位小姐能平安无事，也多亏了你们。”

<卡尔·肯特> “不过这件事顺利落幕之后，考德威尔先生有什么打算么？我想巴克利公寓、不，格雷掌控的地区都只是第一步吧，您之后有什么设想么？”

<守秘人> “格雷手下的地区具体有多大我并不清楚，但巴克利一定是最关键的一环。”西奥多点了点头，“我们会在请求当局对巴克利开展调查的同时也彻查格雷名下的其他房产。”

<卡尔·肯特> “...彼时我会在祖国关注此事的，希望一切顺利。”我朝西奥多肯定地点了点头

<守秘人> “至于晚餐的出席……我其实有过预想，议员或许会想见见你们，所以为各位简单定制了一套商业晚餐用的礼服。”西奥多说。

<守秘人> 随后，蒂凡尼将礼服一一为你们展示：

<守秘人> 男士的是两套纯羊毛的精纺面料西装，都是黑色的，区别是胸前的领巾有所不同：卡尔的是深蓝色，琥珀的是水蓝色，衬衫袖口有纯银质的袖扣

而两套女士礼服中，还包含有首饰，首饰是简单而大方的银制品，镶有碎钻。蕾贝卡的装饰风格以珍珠为主，凯瑟琳的以钻石为主；墨绿色的长裙和铅灰色的纱质长裙分别搭配给蕾贝卡和凯瑟琳，整体看上去优雅而大方。

<琥珀·埃里卡> “噢，礼服。”想起以前的海澜之家

<凯瑟琳·希梅尔>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礼服诶…我可以穿吗？”

<凯瑟琳·希梅尔> “真的可以穿吗？”星星眼。

<守秘人> “当然，这也是送给各位的谢礼。只是可惜时间紧迫来不及量身剪裁。”西奥多微笑

<蕾贝卡·霍普斯> “很适合你哦，希梅尔小姐。…非常的闪亮。”

<琥珀·埃里卡> “晚宴是什么时候？”

<守秘人> “就在今晚。”

<卡尔·肯特> “...看上去确实是相当精致、程序繁复的礼服，非常感谢考德威尔先生的厚待。”我打量了一番后称赞道

<琥珀·埃里卡> “没关系，就这样已经很感谢了。”

<卡尔·肯特> “不好意思考德威尔先生，但时间似乎来不及了，衣帽间还请借我们用一下。”注意到时间后才发觉距离晚宴已经没有多余时间再给我们回去换衣了

<琥珀·埃里卡> “希望我们还能来得及赶上晚宴，考德威尔先生这边有换衣服的地方吗？”

<守秘人> “有的，休息室和衣帽间都可以供各位使用。”蒂凡尼领着你们去事务所的房间内，简单更换过了衣服。礼服虽然略有瑕疵，但不合身的地方很少，看起来蒂凡尼很擅长准备这些礼仪用品。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换好衣服，捏着裙角出来了。

<凯瑟琳·希梅尔> 四处看看西奥多先生的身影。“西奥多先生…！我穿这身适合我吗？”

<守秘人> 你们走出来时，看见西奥多也换上了一身和两位男士一样的精致黑色西装，只是胸口并没有领巾。

<蕾贝卡·霍普斯> “希梅尔小姐穿这个果然很好看哦...”我看了看凯瑟琳和西奥多，偷偷笑了一下。

<琥珀·埃里卡> 我吹了个口哨。

<守秘人> “很好看，凯瑟琳。”西奥多整理了一下袖口，朝凯瑟琳微笑，在琥珀吹了一声口哨后，那个笑容变得有点局促。

<卡尔·肯特> 在衣帽间换好礼服后确认了下四处都服服帖帖便出来了。“虽然背那里有些紧，但并不影响，不如

说已经是非常合身的礼服了。”

<琥珀·埃里卡> “很合身呢，不过也亏我穿什么都好看。”露出理所当然的表情。

<卡尔·肯特> “...埃里卡先生，我想待会在晚宴上您至少可以做到自我管理。”因为刚刚难得换上精致礼服的好脸色一下子拉了下来。“如果实在做不到的话我可以帮你。”

<凯瑟琳·希梅尔> “...?”

<凯瑟琳·希梅尔> 露出“你们在说什么什么事自我管理”的表情。

<守秘人> “蒂凡尼很擅长准备这些事，也多亏了她。”西奥多朝蒂凡尼点点头，而后者笑着去替凯瑟琳和蕾贝卡戴上了项链。你们注意到秘书并没有换上礼服：“好啦，这样就都准备好了。”

<琥珀·埃里卡> “要是晚宴上的人都跟前辈一样会很沉闷耶。”

<蕾贝卡·霍普斯> “非常棒的衣服...我家似乎還有件差不多的呢。”我拿起包，再給自己上一遍口紅。

<守秘人> “能匹配上霍普斯家的审美就最好了。”西奥多说，“我担心给马修的妹妹穿了一身档次太低的礼服，他会拿着手杖追打我半个街区。”

<守秘人> “那么就走吧。”西奥多整理好腕表之后朝你们点点头，“司机正在楼下等待我们。”

<蕾贝卡·霍普斯> “哈哈...他不会的。况且您的审美真的很棒——我們走吧?”

<凯瑟琳·希梅尔> “我们走...!”悄悄望着西奥多慢慢蹭过去。

<守秘人> 西奥多察觉到了于是伸手提供了自己的胳膊让穿着高跟鞋的凯瑟琳挽着。

<琥珀·埃里卡> “哈哈，走吧!”

<卡尔·肯特> “蒂凡尼小姐有其他事要办么?”在一旁提了一嘴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挽着西奥多胳膊蹭蹭他走了。

<守秘人> “是的，议员并没有指名要见我，我留在办公室将这份文书做做备份。”蒂凡尼挽起袖子摆摆手朝你们微笑。

<守秘人> “有备无患。”她眨眨眼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92

<渡边> 守秘人执行了一次秘密作战

<守秘人> 卡尔觉得蒂凡尼话中有话，似乎还想着别的事情。

<凯瑟琳·希梅尔> “好的...! 辛苦你了蒂凡尼小姐...但是也要小心。我怕会有不速之客。”

<凯瑟琳·希梅尔> “您有枪吗?”

<守秘人> “抽屉里有一把.45。”蒂凡尼朝凯瑟琳笑了笑，从秘书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了一把左轮，“有谁敢抢东西我就打断他的腿!”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50

<渡边> 守秘人执行了一次秘密作战

<守秘人> 蕾贝卡认为蒂凡尼没有欺骗你们，她的确急于完成文书的备份工作。

<卡尔·肯特> “是么，那还请多加注意，如果出了什么事的话请务必联络。”没再多问什么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65

<渡边> 守秘人执行了一次秘密作战

<守秘人> 琥珀认为蒂凡尼很真诚地打算协助西奥多进行文书备份

<琥珀·埃里卡> “还不走吗?”我站在门口喊这两个对蒂凡尼恋恋不舍的人。

<蕾贝卡·霍普斯> “...那麼辛苦了，蒂凡尼。”我向她擺擺手然後跟著走了。

<卡尔·肯特> “这是必要的确认，否则我没办法安心——抱歉，考德威尔先生，我并不是在小看您的秘书。总之

我们走吧。”意识到自己的失言后跟着径直下楼了

商业晚餐

<守秘人> 你们一行人下了楼，坐进了一辆黑色帕卡德，司机是考德威尔雇佣的一位六十岁左右的黑人司机，白发苍苍，据考德威尔所说，司机已经为他们家服务了许多年，是一位十分值得信赖的人，因此可以在他面前谈论一些重要事务。

西奥多和你们简单地交流过了巴克利公寓内的情况，再一次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并保证无论在司法程序上面临什么样的困难，都不会让你们的辛劳和公寓内住户的期待落空。

议员约你们在一家叫做“多万诺”的餐厅见面。多万诺餐厅位于皇后区的可乐娜庄园内部。在夏季的末尾，天空由黄昏时分的金黄色逐渐向黛色倾斜，温热的夜风拂过你们的脸庞，仍然带着绿意的树影沙沙地被吹动。你们跟随西奥多，走在通往庄园内部多万诺餐厅的路上。这里没有蟑螂，也没有老鼠，空气清新而洁净，一扫你们先前在巴克利中的压抑和沉闷。



餐厅的外观看上去典雅别致，甚至还有单独的庭院，中央的大理石喷泉哗哗地流动着，迎面扑来清凉的水汽。隔着门，能够听到隐约的钢琴声，走进餐厅，音乐就变得清晰起来。从演奏钢琴的人，到迎接你们的经理，所有工作人员无一例外都穿着考究而精致的燕尾服。这里没有黑人的身影，从客人到侍从，外貌都清一色是白皮肤高鼻梁。

经理领着你们到了专供会客使用的套间：檀木的长桌占据了三分之一的空间；镀金的桌椅扶手被水晶灯盏映得闪闪发亮；房间里甚至还放着一尊小小的石膏塑像，蒙眼的女神一手执天平，一手执利剑；除此之外，还有供宾客消遣用的纸牌和象棋等物件，放在靠窗的小桌上。

<凯瑟琳·希梅尔> “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美国呢…”

<凯瑟琳·希梅尔> 我挽着西奥多手臂哒哒地跟上，小声地喃喃。

<守秘人> “巴克利是美国，多万诺也是美国……这是个熔炉一样的国家。”

<蕾贝卡·霍普斯> “真慶幸我丟掉香水之後來的是這樣的地方…啊，肯定不光美國如此。畢竟不論是多麼繁華的燈光下，都會有陰影存在的。”

<卡尔·肯特> “不过这也是我们现在在这里的原因，不论是对您，还是对我们来说。”一边说着一边看向套间窗外

<守秘人> 卡尔向窗外看去，外面只有被修剪得整齐的灌木和树丛的阴影，以及向你们一样，零散走进餐厅的宾客。

<琥珀·埃里卡> 没有在意同伴们的多发感慨，只是一路上好奇地评鉴着自己不懂的摆件，内心盘算着‘这个值多少钱’‘看起来好俗好土’这样的事情。

<卡尔·肯特> 那么我拉上了窗帘

<守秘人> 八点整的时候，彼得森议员走进了房间里。

<守秘人> 议员是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性，颧骨凸起，脸部线条分明，嘴唇微抿着，以政客特有的谨慎和严肃打量了你们一圈，随后才向你们问好：“各位好，我是彼得森·高斯特。”

<守秘人> 议员并没有带上秘书，看起来他也谨慎地单独和你们见面。

<琥珀·埃里卡> “您好，我是琥珀·埃里卡。” 不知道该跟议员说些什么，于是只是自我介绍后就不做声了。

<守秘人> “啊，您是来自那个城市的警察先生。” 彼得森点头，和琥珀握了握手，“我听考德威尔先生介绍过您。”

<凯瑟琳·希梅尔> “高斯特议员您好，我是凯瑟琳·希梅尔！” 我落落大方地跟他打招呼。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取悦检定：D100=1/80 大成功！
一项趋近完美的决策！恭喜您。

<守秘人> 议员严肃的表情在遇上凯瑟琳时变得松动起来，看上去时常会板着脸的中年男人难得露出了一个温和的微笑：“您好，凯瑟琳·希梅尔小姐，您的确像考德威尔先生所说有治愈人心的本领，看见您也让我轻松不少。”

<凯瑟琳·希梅尔> “那真的太好啦！” 一下子不再拘束起来，轻快地对他 wink 一下笑了笑。

<卡尔·肯特> “我叫做卡尔·肯特，高斯特议员，幸会。” 点了点头

<蕾贝卡·霍普斯> “您好。我是蕾贝卡·霍普斯家的蕾贝卡。...很高兴议员中还能有您这样的正派人士存在。”

<守秘人> “肯特先生，辛苦您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帮助我们的人民。蕾贝卡小姐也是，我对霍普斯家的名声有所耳闻，希望这次美国之旅，考德威尔先生的招待能让您满意。” 彼得森的表情明显柔和了不少，依次和你们打过招呼。

<守秘人> “请坐吧，各位不必太拘束，我也只不过是小小的众议员罢了。” 彼得森示意你们在长桌周围落座。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乖乖坐下。

<蕾贝卡·霍普斯> “我还是第一次来美国，这里的感受和家乡很相似...不过也可以说差别巨大。” 我微笑著也找个地方坐下。

<守秘人> “这是个能爬到顶端也能跌落到谷底的城市。” 议员这样回答了蕾贝卡。

<琥珀·埃里卡> 找长桌一侧中间的椅子上坐下

<守秘人> 在你们落座的过程中，侍者为你们端上了晚餐：餐点是由上好的鸡胸肉加上芹菜、洋葱、青椒和甜椒搭配的奶油白汁鸡肉饭；以及由欧芹、胡萝卜、洋葱、碎牛肉烹饪出的意大利面；甜点是巧克力口味的蛋糕，混有些许的杏仁碎；当然还有牛排，辅以吐司和番茄以及黑椒作为调味品……除此之外还有红酒和其他餐食。

<守秘人> “高斯特先生……关于我们的请求……” 西奥多看起来有些迫不及待，他坐在离议员稍近的位置，率先提起你们此行的目的。

<守秘人> “考德威尔先生，要事还是等到餐后再谈吧。”

<守秘人> 议员并没有直接给出他的态度，于是你们在一阵有些尴尬的沉默中享用完了晚餐。餐毕，议员整理了一下仪容，看向你们：“各位，我想听听你们如何评价巴克利公寓和艾德蒙·格雷，想说什么都没关系。”

<琥珀·埃里卡> “您要听实话还是奉承？”

<守秘人> “当然是实话，先生们，女士们。” 议员微微一笑

<凯瑟琳·希梅尔> 虽然气氛尴尬但我吃得很香。随后歪了歪脑袋。

<凯瑟琳·希梅尔> “议员先生，巴克利公寓不是任何一个美国人应该居住的地方。”

<凯瑟琳·希梅尔> “没有任何一个无辜的公民活该住在那里。”



<守秘人> 彼得森微微点头，随后将目光投向剩下的三位。

<卡尔·肯特> “俗气、难看、被不知哪来的流浪汉当厕所，公寓外墙窗户破败到让小孩不死也能残。”我原原本本将刚来时对巴克利公寓的第一映像复述了一遍。

<卡尔·肯特> “...如果是我和我的家人要长期投宿的话，我绝对不会选择这样的地方。”感觉似乎有些不妥于是又补充了一句。

<守秘人> “肯特先生真是不客气。”议员的表情很平静。

<琥珀·埃里卡> “接下来的话不是作为一个警察，只是代表我个人。”一口一口吃着甜点，一边说着，“我认为很正常，人总是不一样的，先生。格雷为了自己的贪欲以及控制欲违背法度，而公寓的居民也因种种原因无法违背格雷的法度。虽然现在在大环境下大家遵守的都是同一个法律法规，但说到底还是有所差别的。”

<琥珀·埃里卡> “我并不是为了正义，而仅仅只是一个被雇佣者罢了。当然，被谁雇佣我就会站在谁这边。”

<蕾贝卡·霍普斯> “巴克利的存在也许是必然——它是繁华街区灯光下的暗影、承载著城市机械中最基层的齿轮。但它是错误的、应当被修正的。所有人理应获得更好的居住环境，而非在那样的地狱裡活到连内心都被那些臭虫所腐蚀。”

<蕾贝卡·霍普斯> “格雷可以称得上在那裡建立起了属于他的...无理的秩序。若是这城市的管理层依旧心存良心，那便不能让这样的炼狱继续存在下去。否则迟早有一天，暗处爆满的老鼠会衝出来打碎那些华丽的水晶灯。”

<凯瑟琳·希梅尔> “……”

<凯瑟琳·希梅尔> 想了想，没有反驳蕾贝卡小姐的话。

<琥珀·埃里卡> “就好像是格雷手下的那些混混，给点钱就能被打发，没区别吧。我也是从贫民窟出来的，世界上总有愿意去反抗命运的人，也有自甘堕落的人。大家都只是缺一个机会，一个被好心的家伙拉一把的机会。”

<琥珀·埃里卡> “比如现在。”

<守秘人> “嗯……这是很危险的发言，您知道您现在想雇主正坐在这里吧。”彼得森看着琥珀，“您的雇主是一位正义感强得太奇怪的家伙，您在为这样一位雇主工作时，也没有受到他的影响吗？”

<守秘人> 被彼得森这样说的西奥多看上去有点尴尬。

<卡尔·肯特> “说到底，我也只是一个外来人。我并不太想暴露自己的观点从而引火上身。”我顿了顿，继续说道，“...所以这次我同意埃里卡先生的说法。”

<琥珀·埃里卡> “我知道，但很明显这些话说出来才有趣吧。彼得森先生应该听惯了客套话，来点新鲜花头如何？”

<守秘人> “不仅如此，就像蕾贝卡小姐说的这样——格雷建立起了无理的秩序。但我想知道各位的动机，尤其在我们有两位外国友人的情况下。”

<琥珀·埃里卡> “钱，和有趣。”

<凯瑟琳·希梅尔> “正义感强是一件奇怪的事吗，彼得森先生？”

<守秘人> “在政界，是这样的。”不知为何，彼得森脸上掠过有些复杂的神色。

<守秘人> “这些事和各位无关，各位是如何一路走到现在的？”

<琥珀·埃里卡> “如果不是因为警察的义务，只有这两件理由可以打动我。足够有趣的话其实工资也无所谓，我已经赚够了，再贪心就会变成下一个格雷。”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80

<渡边> 守秘人执行了一次秘密作战

<守秘人> 卡尔觉得议员追问的企图中怀有某种深不可见的恶意，似乎在试图干扰你们的文书呈递。

<蕾贝卡·霍普斯> “我想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能有如此的执念，让他们在地狱厨房中生存到现在。又是什么样的理由驱使他们放弃了反抗。是好奇心……是求知慾。”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48

<渡边> 守秘人执行了一次秘密作战

<蕾贝卡·霍普斯> "您為何對此這麼好奇?"我也申請心理學。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8

<渡边> 守秘人执行了一次秘密作战

<守秘人> 琥珀和蕾贝卡认为, 议员的追问是出于某种深切的遗憾, 以及对你们怀有隐秘的期待。

<凯瑟琳·希梅尔> “正义感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因为唯有行为正直、做事公义的人, 心里说实话的人, 才能住在耶和华的帐幕之中。”心思单纯地回答。

<凯瑟琳·希梅尔> “耶和华啊, 谁能寄居你的帐幕? 谁能住在你的圣山? 就是行为正直, 作事公义, 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谗谤人, 不恶待朋友, 也不随伙毁谤邻里; 他眼中藐视匪类, 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 虽然自己吃亏, 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 不受贿赂以害无辜。

<凯瑟琳·希梅尔> …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

<凯瑟琳·希梅尔> “必永不动摇。”

<凯瑟琳·希梅尔> “议员先生, 我们的总统在宣誓就职时是握着圣经发誓的。”

<凯瑟琳·希梅尔> “上帝保佑美利坚, 但美利坚不该是这样对待它的子民的, 如果连这样的正义都要受到质疑与拷问, 那你我都不配得到上帝的庇佑。…也不配为山巅之城的人民。”

<卡尔·肯特> “高斯特议员, 如果您真的如此迫切地想知道我们对公寓的看法、尤其是对其中居民的看法的话, 那我可以这么说。”对方穷追不舍的恶意干扰感到厌烦, 我用不可置疑的语气回答道。“巴克利公寓这个痛苦区是人们受苦受难的结果。它像一朵有毒的云如同监狱一般笼罩在一群‘梦想家’的灵魂上。他们继续在这里苟且偷生并不是为了什么, 而是因为他们等待着某件不寻常的——非常不寻常的——事情的发生, 让他们的生活发生意料之外的大转变, 把他们从即将来临的灾难中解救出来。”

<守秘人> “‘必永不动摇’。”议员重复了一遍, “如今圣经宣誓或许已经成为了一种繁琐的流程, 其中载有的内容甚至是最容易被政客忽视的东西。总统先生按着圣经发誓, 但其他的官员们未必同样心系圣经。国家的问题并不只在于他的首脑, 还在于他的同僚和庞大的政府体系。即便是总统先生想要帮助巴克利的人们, 这其中环环相扣的司法程序也会为许多人提供钻空的机会, 最终导致执行落空……你们的所作所为很有可能是以卵击石, 我的政途尚且不提, 你们有勇气接受诉讼的失败, 和一切都要重头再来的结局吗?”

<卡尔·肯特> “他们只是一群‘梦想家’, 只会伸着手希望别人来给予他们帮助。他们日复一日地像梦行者一样游走在让人忧虑的环境中。”

<守秘人> “人民的羸弱让您失望了吗? 肯特先生。”彼得森微微侧头看向卡尔。

<卡尔·肯特> “这种无法被满足的对奇迹的渴求——正是考德威尔先生正试图给予他们的。”

<凯瑟琳·希梅尔> “纵如西西弗斯, 我也愿意为了西奥多先生和巴克利公寓从头再来。”

<蕾贝卡·霍普斯> "並非勇氣。無論是什麼樣的結果對我來說都是可以接受的...不管成功或是失敗, 我在這一路都學到了許多。"

<琥珀·埃里卡> “败诉如果要让我倒贴钱的话就算了。”我诚恳的说道。

<守秘人> “我们的司法程序是会让败诉者再多缴诉讼费用的, 埃里卡先生。”彼得森失笑。

<琥珀·埃里卡> “那没关系, 我们继续。”

<凯瑟琳·希梅尔> “人民如羔羊, 他们一直都是软弱盲目的, 但羊的怯懦是因为它们天性无法与肉食者对抗, 但狼吃掉羊并不是羊群的错, 是牧羊人的错。”

<卡尔·肯特> “如果想要立场得到改变, 那需要自己去争取。‘我是个仆人, 我生下来就是个低贱的奴仆的命。’抱

着这种想法，从作践自己、侮辱自己来获得满足感的人在其中大有人在。我不认为在这个公寓中有什么其他区别，还是不要再继续这个话题了。”我有些愤愤地结束了发言

<凯瑟琳·希梅尔> “卡尔·肯特先生…”似乎想说些什么最后又叹了口气，“…所以你怎么想，你觉得退出也无妨吗？”

<琥珀·埃里卡> “我赞成前辈的说法。”拍拍卡尔的肩膀，依旧是这样类似火上浇油般的劝慰，“消消气，算了算了。”

<卡尔·肯特> “我为什么要退出？我接受了委托，那我就把它做好。这和我本人的意志没有任何关系。”说到最后一句话时尤其看了眼彼得森议员

<守秘人> “好了，这个话题就此结束吧，或许各位中的某些人对我产生了误解，但你们的想法我已经明白了。”议员始终保持着平静的表情，既不生气也不显得高兴。

“各位对政界的情况可能不了解。艾德蒙·格雷资助了接近一半的众议员，可以说在整个曼哈顿内，他已然畅行无阻，没人会蠢到去和他作对。”

“但是我会协助各位，即便这可能会影响我的政途，但这是我弥补遗憾的时刻，我不想再失去这次机会了。”

<凯瑟琳·希梅尔> “是什么样的…遗憾呢？”

<守秘人> “那个……不提也罢。”议员摆了摆手，“各位的文书我会明天一早亲自向法院院长呈交，格雷发现得越晚越好，我会尽可能地联络与格雷没有关系的司法人员。”

“但是正规的司法程序仍然会让法院将传票寄给格雷，他迟早会知道，这份报告，以及上面的名单，暴露给他的可能性非常高。”

“司法程序是缓慢的，为了程序的正义我们不得不放慢执行的步伐，但这拦不住滥用私刑的人——像格雷这样的人。”

“我不会要求各位在此期间保护公寓中的居民，但是，在文书递交到诉讼提起的过程中，巴克利里肯定不会太平。”

“考德威尔，如果你想做，就尽你所能，我言尽于此。”

<守秘人> 议员说完，朝你们简单打过招呼后，就拿着文件打算走了。

<凯瑟琳·希梅尔> “…我绝对会保护住大家，哪怕是以自己为代价。”小声地说，攥紧了拳头。

<卡尔·肯特> “您不用多次提醒我们也知道时间的重要性。至于居民的人身安全，至少我投宿的期间会尽力去保证。”对议员保证的语调中有些带刺。

<琥珀·埃里卡> “还以为这样就结束了，看来接下来有的忙。”

<守秘人> 考德威尔有些激动地朝议员行了一礼，随后送对方走到了门口，你们听见议员挥挥手表示不用送，随后就这样独自离开了。

<蕾贝卡·霍普斯> “看样子接下来还能看到很多乱象。”

<凯瑟琳·希梅尔> “…我们快些回去公寓吧，我好担心。”望着议员离去的背影。

西蒙

<守秘人> 晚餐结束后，西奥多的司机开着车送你们回了巴克利。

黑色的帕卡德在夜幕的掩盖下并不算太眨眼，一路上西奥多再次叮嘱你们要保护好自己，并且预付给你们三天的酬金——也就是一人 150 美元。在听你们说防身的武器也被一并抢走后，他将放在车上的一根防身短棍和一把.45 左轮借给了你们。

“出什么变故的话，一定要及时联系我，13 街区和 43 街区之间的电话亭应该还不在格雷的控制范围之内，这是我办公室的号码。”他把名片也一并塞给你们。

随后，他在楼底下注视着你们走进巴克利，过了好一会儿才回到车内离开。

这是个疲惫的夜晚，经历了议员的拷问，你们都几乎累得不想说话。回到公寓房间内摘下精致的首饰，将礼服换下之后，你们就沉沉地陷入了梦境。

<守秘人> 周一清晨，你们在居民们忙碌着出门上班时的嗒嗒脚步声醒来。公寓比周末要热闹一些了，孩子们笑着和父亲告别，妻子和丈夫吻别，新的一周在和平的喧嚣中开幕。

这似乎是个完美的早晨——没有黑钻帮，楼道中成群结队的老鼠和蟑螂也少了许多。早晨你们在房间中休息了一会儿，打扫着房间或是看了会儿报纸，报上的新闻也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消息。时间被轻易地消磨过去了，接近中午的时候，你们听到不远处的街角有车辆驶来的声音，随后停在了巴克利门口。

<琥珀·埃里卡> “哇哦。”我站在窗边往下看，这辆车贵吗？

<琥珀·埃里卡> 看看从车上会下来什么样的人。

<卡尔·肯特> 我也从窗沿看过去

<守秘人> 从窗户向下看去，一辆灰色帕卡德（很贵的车）和一辆黑色的福特 T 型（一般贵的车）停在公寓前——随后是白西装，在这肮脏而混乱的地狱厨房街区，耀眼而纯净的白色显得格格不入。对方戴着帽子，只留给你们一个进入公寓大楼的身影，身边跟着三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人高马大的打手。

<琥珀·埃里卡> “怎么办，是白西装。”趴在窗口有气无力道。

<卡尔·肯特> “看来这就是他们口中的‘白西装西蒙’了，不过看样子他们应该不是来收租的。”又确认了便武器状态后说道

<琥珀·埃里卡> “这次还会被再摸一遍吗？”直接去打开房门，免得他们又踹门把门锁弄坏。

<蕾贝卡·霍普斯> 聽到他們講話我也走過去看看。“啊，果然來了呀。這下怎麼辦——？隨機應變吧。”

<守秘人> 琥珀打开了门。从楼梯间里传来了脚步声，随后一个男人懒洋洋的声音回响在整个巴克利内：“2-C，康斯坦斯·梅尔维尔。”

<守秘人> 他没有得到回应。康斯坦斯看样子是出门上班去了，但那个声音并没有说什么，在沉重的脚步声过后，你们听到距你们极近的二楼传来门被撞开的声音。

<卡尔·肯特> “就算他们已经察觉到我们雇主的目的，我们的身份应该还没有暴露才对。现在贸然行动很可能反而会引起——”话说到一半戛然而止

<蕾贝卡·霍普斯> “故意在這種地方穿淺色的西裝簡直讓人覺得是…什麼暴發戶在炫耀自己的品味。”

<卡尔·肯特> “康斯坦斯·梅尔维尔...我记得她家应该还有两名老人才对。”

<守秘人> 随后是拖拽声和老人微弱的哭泣声和祈祷声，在激烈的挣扎声过后，所有的动静以一声毛骨悚然的重物落下的声音结束

<琥珀·埃里卡> “看来不是来找我们的。”手放到腰间的枪上，推门出去。

<守秘人> “做父母的不管好女儿怎么行。”男人继续说。

<凯瑟琳·希梅尔> 直接也跟著琥珀打算出去看看。

<琥珀·埃里卡> 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守秘人> 他们上楼了，在你们出门的时候，恰好看见他们在楼梯拐角处，正在朝着三楼走来。

<守秘人> 为首的是穿着白西装的男人

<蕾贝卡·霍普斯> "真粗鲁。"我把香水抹在耳后。

<卡尔·肯特> 我试图藏匿在走廊边灯光找不到的阴暗角落，以杂物箱为掩护遮掩住自己的身形向楼下声音来源看去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潜行检定：D100=29/30 成功。

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秘人> “啊，我的客人们。”他对你们微笑了一下，“请稍等，我现在还有一些事务要处理。”

<守秘人> “3-B 奥黛丽·潘恩。”他的手里拿着你们熟悉的东西——昨天你们在考德威尔办公室见过的文书，上面沾着血迹。

<守秘人> 卡尔向楼下看去，发现有两个老人正头破血流地昏迷在被撞开的 2-C 门口

<守秘人> “3-B 奥黛丽·潘恩。”西蒙的手里拿着你们熟悉的东西——昨天你们在考德威尔办公室见过的文书，上面沾着血迹。

他打算往 3-B 门口走去。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抢先一步出去站在 3-B 之前。

<卡尔·肯特> “...果然和那个秘书有关。”想起昨天看到蒂凡尼抱有别种心思独自留在律师事务所后在心里想着

<琥珀·埃里卡> “如果你指的事务是把签名者都杀掉的话，我们不会让你这么做的。”

<守秘人> “一个小小的警告罢了，我还不至于杀人。”西蒙被你们拦下，耸了耸肩，“巴克利的租客们就是这样，时不时需要我们多加劝告。”

<凯瑟琳·希梅尔> “確實，西蒙先生，您打算怎麼勸告我們？”

<蕾贝卡·霍普斯> "...倒也是意料之内。——不過這樣的話術和著裝可沒法讓豬獾變成紳士。”

<琥珀·埃里卡> “这没什么区别。”

<守秘人> “黑钻帮有黑钻帮的规矩，每个世界都有每个世界的礼仪和秩序，我的话术在我们的世界里已经能称得上是小心谨慎了，霍普斯小姐。”西蒙朝蕾贝卡微笑。

<守秘人> “至于您——”他的目光转向凯瑟琳，“您是凯瑟琳·希梅尔小姐吧？百闻不如一见。”他朝凯瑟琳伸出手，看样子打算行吻手礼。

<卡尔·肯特> 我试图趁三人夺走白西装注意力的空档溜下楼梯来到一楼，在大门边阴影处看看外面的情况

<凯瑟琳·希梅尔> “...我沒想到您聽說過我。”坦然地伸出手握住他的手。

<凯瑟琳·希梅尔> “我不是什麼淑女，吻手禮就免了。”

<蕾贝卡·霍普斯> "我們也留下過簽名。"我熟練地給自己的煙桿點上煙，皺著眉頭看向西蒙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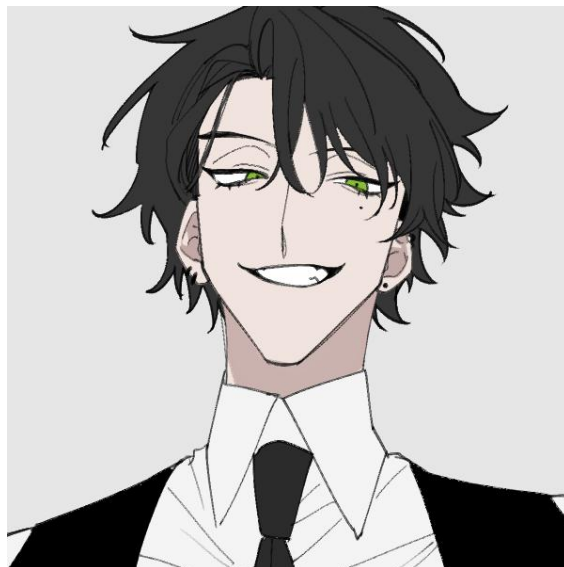
<守秘人> 西蒙轻轻握了一下就放开，显得很礼貌：“当然，您的字迹让我印象深刻……很可爱的签名”

<蕾贝卡·霍普斯> "就這樣活在毫無秩序可言的小世界...也許我該說您有些可憐。"我抽了一口煙。

<凯瑟琳·希梅尔> “……………？”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灵感检定：D100=55/5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秘人> “还没有见过更大的世界，就断言这是小世界，霍普斯小姐不愧是英国人。”西蒙直起身来微笑，随后



又向琥珀伸出手：“埃里卡先生吧？幸会。”

<凯瑟琳·希梅尔> 那凯瑟琳是真的觉得西蒙在夸她写字可爱，感到高兴地点点头。“我练了很久啦！”

<琥珀·埃里卡> “噢，幸会。”与他握手，“什么样的要求会让您现在同意离开呢。”

<守秘人> “说起来我没见到卡尔呢。”他和琥珀握了手，若无其事地四周环顾了一下。

<琥珀·埃里卡> “他应该是买菜去了吧，附近不太平，买菜这种活一般都是我和前辈轮流干。”

<守秘人> “这不是各位应当问我的问题，而是我问各位的问题——”西蒙听了琥珀的话，侧头示意身边的一个打手下楼，随后重新看着你们微笑。

<琥珀·埃里卡> “我们都是被雇佣的，就不要多说什么客套话了。您有什么建议能让我们回去都好交差？不论是您这里还是我们这里。”

<琥珀·埃里卡> “我内心十分脆弱，被语言攻击怪罪的话现在就会哭。”

<凯瑟琳·希梅尔> 盯着琥珀和西蒙，谨防他们达成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

<守秘人> 他从胸口取了个银质盒子，将盒子打开，里面装着精致的手卷烤烟，他握着琥珀的手，将盒子塞进了琥珀手里。

<凯瑟琳·希梅尔> 叮——

<守秘人> “各位还请不要紧张，先听我申辩两句。”

<守秘人> “我的老板想告诉你们，他知道最近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现在，这些事情和你们真的无关了，这种情况下，最好你们也不要再插手了。没有人想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

<蕾贝卡·霍普斯> “...看來人的無知的確可以體現在言語中。”我很平靜地笑著繼續抽煙。“希梅爾小姐——不如您來第一個回答他？”

<守秘人> 你们看到先前那个下去的打手此刻又回到了西蒙身边。

<琥珀·埃里卡> “我比较喜欢宝石。”犹豫了一下没有收起来，重新把盒子塞回他的口袋里，完成后揩油地拍拍他胸口。

<守秘人> “真遗憾啊，不如您稍后和我去城里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补偿您的？”西蒙有点遗憾地摸摸自己口袋里的卷烟。

<凯瑟琳·希梅尔> “我们会一直做下去。直至上帝让我去他身边陪侍的那一刻。”

<守秘人> “希梅尔小姐，你们这是在伤害我们无辜的租客……人们不会想受到伤害的。现在，总有些人会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别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常见的：很多人会抱怨他们不快乐。你们有义务去替他们解决问题吗？你们没有。”

<琥珀·埃里卡> “请客吗。好啊，我能买多贵的？”

<守秘人> “多贵都可以，各位是贵客，格雷先生会全力地招待大家。”西蒙微笑

<蕾贝卡·霍普斯> “您說的也的確屬實。我只是來見證的...巴克利的人們走向任何結果，我都會不介意地接受。我已經看到的夠多了，馬修會為我自豪的。”我向著窗外吐一個大煙圈。

<蕾贝卡·霍普斯> 然後溫柔地向凱瑟琳笑了笑。“不過——希梅爾小姐做的蘋果派真的很好吃。”

<琥珀·埃里卡> “您有这份心意我很开心，但到底我只是一个旅客，很害怕出意外。”

<凯瑟琳·希梅尔> “……谢谢夸奖。”

<凯瑟琳·希梅尔> “怎么办呢，西蒙先生，我很犹豫。”

<凯瑟琳·希梅尔> 眼见琥珀和蕾贝卡都有这种发言，稍微垂下头叹了口气，呆毛也晃了一晃。

<守秘人> “啊，希梅尔小姐的苹果派……我也想尝尝。”西蒙露出温和的微笑，“我以名誉起誓，埃里卡先生的安全不会受到任何威胁。”

<琥珀.埃里卡> “单人约会的话没问题，我喜欢跟帅哥约会。或者有比现在的状况更好玩的事情吗？”

<守秘人> “你们在这件事上已经投入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我的老板并不希望你们因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而感到沮丧。因此，他愿意慷慨解囊，以预防任何他在此处或者别处的财产——被进一步的干预或遭到非法入侵。所以，他托我带给你们一些小礼物……我想们该有个共识，这些事儿已经结束了，对吧？”

<凯瑟琳·希梅尔> “你会放过其他签名的租户吗？”

<守秘人> “那是我们自己的家事了。”西蒙微笑。随后他示意身边的打手塞给你们一人一个厚厚的信封

<凯瑟琳·希梅尔> “不，租户们不是你的家人，他们只是租户。”

<守秘人> “先打开看看如何？希梅尔小姐，家人终究也只是一种利益关系。”西蒙示意了一下信封朝你们微笑。

<凯瑟琳·希梅尔> “西蒙先生…”显得有点局促不安起来，“可是这样，我要怎么面对西奥多先生呢…你们会对西奥多做什么？”

<琥珀.埃里卡> 我打开看看有多少钱

<守秘人> 琥珀打开了信封，里面一共计有 700 美元，每张钞票都是整齐划一的 20 美元面额，崭新地放在信封里。

<守秘人> “考德威尔先生……当然是以礼相待，毕竟我们今早也和彼得森先生好好地谈过了。”西蒙笑了笑

<蕾贝卡·霍普斯> “可別這麼幹！馬修看到我收了這種東西準得臭罵我。”我翻了個白眼。

<凯瑟琳·希梅尔> “好好地谈过了啊…那么这份名单是他给你们的吗？”

<琥珀.埃里卡> “怪不得你们会拿到请愿书。”专注地数着钱。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取悦检定：D100=88/8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秘人> “彼得森先生一开始不太配合……我们动用了一些小技巧。”西蒙漫不经心地晃了晃手里的文件，你们看见后半部分已经被血迹完全地浸染了。

<凯瑟琳·希梅尔> “这样啊…”

<蕾贝卡·霍普斯> 我有點擔憂地看了看凱瑟琳，等著她說完話。

<凯瑟琳·希梅尔> “如果我们也不配合的话，你也要对我们用这种小技巧了，是吧？”

<守秘人> “那可不好说，毕竟各位是格雷先生的贵客，他大概会希望用更礼貌的方式来对待你们。”西蒙微笑

<琥珀.埃里卡> “你们不要吗，不要的话给我吧。”把凯瑟琳和蕾贝卡手中的信封都拿起来，然后回房间收拾行李。

<凯瑟琳·希梅尔> 我把琥珀手里我的那份抢回去。“我可没说过给你。”

<琥珀.埃里卡> “你不是不要吗？”

<凯瑟琳·希梅尔> “？”

<守秘人> “当然，埃里卡先生如果觉得报酬不够的话，我们还可以出更高的价钱，您是一位优秀的警察，这点付出很值得。”西蒙笑了笑

<蕾贝卡·霍普斯> “...”我被琥珀逗笑了，咳了幾聲。

<凯瑟琳·希梅尔> 我面无表情地从琥珀那里把钱拿回来，然后认真地点了一遍。

<琥珀.埃里卡> “那有 1400 美金也行，宝石还算数吗？”

<琥珀.埃里卡> “算数的话我就直接下楼坐你车里去了。”十分不客气道。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斗殴检定：D100=86/6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秘人> “宝石当然算数，您请吧，我让人护送您。”西蒙对着其中一个打手点点头。

<琥珀.埃里卡> “拜拜，近期共事多谢关照~”把两个信封举头上摇了摇，和两位女士道别。

<守秘人> “啊对了，还有肯特先生的份，如果他晚些还会回来的话，也请一并交给他吧。”西蒙又拿了一个信封

出来。

<琥珀·埃里卡> 那我一个位移过去把信封拿走再下去。

<凯瑟琳·希梅尔> 宣言对西蒙斗殴。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斗殴检定：D100=81/6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秘人> “啊，看来肯特先生和埃里卡先生的关系不太好……那我们这就离开了，两位小姐，最好也赶紧回家吧，地狱厨房的天色可是瞬息万变……” 西蒙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蕾贝卡·霍普斯> “哎呀…西蒙先生也别把我想成分文不取的慈善家。”我用他聽不見地聲音低語。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笑眯眯地跟着西蒙走，然后跟蕾贝卡小声说我们去进行一个尾随。

<蕾贝卡·霍普斯> 這個點打得到車嗎。

<守秘人> 可以，现在还是中午。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等西蒙他們一走就打量車拉著凱瑟琳在後面跟著。

<凯瑟琳·希梅尔> 好!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在車上順便把口紅拿出來給凱瑟琳塗上，讓她看上去精神點。

<蕾贝卡·霍普斯> “別太緊張了，希梅爾小姐只要堅持自己的想法就好…主會保佑你，不是嗎？”雖然完全不信教但還是這麼說了。

<凯瑟琳·希梅尔> “噢…没关系。”

<凯瑟琳·希梅尔> “我只是在想有什么机会能让我踹到那家伙的蛋蛋!”

<凯瑟琳·希梅尔> 被她涂好口红之后抿抿嘴唇，甜甜地笑了。

<蕾贝卡·霍普斯> “誒?一定會有機會的。”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侦查检定：D100=86/7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侦查检定：D100=89/6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卡尔·肯特去哪儿了？

<守秘人> 你看到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暴徒，正靠在那辆福特 T 型边上抽烟。他的腰间别着金属棍，除此之外还有小刀的刀鞘。

<卡尔·肯特> 我拔出手枪，再次确认好保险栓后谨慎地朝他身后靠近 直到我们互相距离大约 50 厘米

<守秘人> 就在你靠近他的时候，你隐约听见楼上有脚步声下来，而这个打手显然看起来还心不在焉，并没有注意到你。

<卡尔·肯特> 我赶忙收回手枪，走到离公寓门口稍微有些距离的地方直起身来充当过路路人（）

<守秘人> 不一会儿，从楼上走下来另一个黑西装的打手，他和留在车旁的人低声交谈了两句，随后左右看了看，似乎没有注意到你的不对劲，随后就又回到楼上去了。

<卡尔·肯特> 我又鬼鬼祟祟地从公寓拐角处探出脑袋，确认了下情况后试图利用公文包内的简易工具将自己乔装一番，至少一眼看过去和卡尔·肯特无法产生联系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乔装检定：D100=83/5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秘人> 你简单地将自己乔装了一下，或许是因为时间太匆忙而有些草率，但现在至少第一眼看过去不会认出你是卡尔·肯特

<卡尔·肯特> 我把自己的手枪放回公文包，同时从名片盒中拣出一张颇有成功人士意味的名片，调整好状态后朝那人徐徐走去

<守秘人> 打手注意到了你，侧头吐了一口烟，重重地咳了两声：“你弄啥？”

<卡尔·肯特> “嘿——！你好呀，同志！”我露出有些做作的爽朗笑容，挥舞着手朝他打起了招呼，另一只手放在身后攥着那张名片。“我叫做约翰·道尔，幸会幸会！”

“噢～真是两辆不错的车，价格昂贵精致，嗯...但这看起来并不是您的吧？哈哈哈，无意冒犯！”

“您是否已经厌倦了日复一日无聊的工作了呢？您想自己当老板吗？”

“好啊，您猜怎样？您当然可以!!”

这么说着，我将攥着名片的右手抽了出来，笑着将名片递给对方

<卡尔·肯特> “就像刚才我说的一样，我叫做约翰·道尔。我从昔日的收租小马仔到今日的大富豪、您面前的成功人士。嗯...您一定会问我是如何做到的呢？”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59

<渡边> 守秘人执行了一次秘密作战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话术检定：D100=49/6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秘人> 打手看上去有点心动，他瞄了瞄巴克利的位置，然后又看看你，朝你微微侧身：“……仔细说说，你咋弄的。”

<卡尔·肯特> “好吧好吧，这位先生，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花费了数年时间打造了这项成功学理论，可可萝·贝特、弗拉德·奎·贝利斯坦、阿米尔汗·贝切斯特...都是我们圈内鼎鼎有名的大富豪！您猜怎么着？这都是使用了我的成功学理论——噢，抱歉，您可能没有听说过他们的名字，但只要在大洋对岸稍微打听打听，无人不知!!”

<守秘人> “克克洛……乌拉德……”打手看上去不太聪明的样子，重复了一下名字，然后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你。

<卡尔·肯特> “所以——把握好你的前程，快给我的经理处打电话，名额有限，时间可不等人——噢！看来那边就有一处电话亭!!您还在等什么呢？”我将名片塞给他，手指着对面街区大约一两分钟路程的一所电话亭，“瞧，只要拨打名片上的电话地址就可以参加报名!”

<守秘人> “呃，但是，我老板还在还在上面，这……你不能帮我报名吗？”

<卡尔·肯特> “天哪，如果我帮您报名的话，人家之后怎么知道那是您啊？做我们这行的遇到过多少贪便宜的小骗子，这您还不了解吗？”我话音刚落，像是才想到什么一般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提议着。“噢~您是在担心您老板的车子晾在这边没人管理是吧？放心放心，这期间我会帮您守在这里的，我们对客户可是实打实的诚信！”

<守秘人> “哦哦……那你，说到做到啊！说到做到！”打手看起来非常心动，他一把抓着自己的名片一溜烟跑去电话亭了

<守秘人> “别忘了车——”他还在远远地叮嘱你

<卡尔·肯特> “放一百个心吧!!”我同样朝他挥了挥手，直到他完全背过身去后我重新望向车内

<守秘人> 透明的玻璃内是普通的豪华车都会有的装潢，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

<卡尔·肯特> 那我拿出房子里的削苹果刀，蹲下身来试图将灰色帕卡德车辆的左侧两个轮胎以及另一辆车辆的全部轮胎都戳出洞来

<守秘人> 你成功地将帕卡德的轮胎戳出了洞，你看见车子肉眼可见地变矮了一截，车胎完全瘪下去。一些路过的人有点好奇地看着你，但是由于西蒙的“声名远扬”，也没有对你多加阻拦。

<卡尔·肯特> 做完这些举动后，趁着那个打手还没发现不对劲钱一溜烟溜到了前晚酒吧巷子处

<守秘人> 你一路溜到了巷子里，看到那个被你哄骗走的打手在几分钟后回来了，他先是愤怒，又很惊恐地看了一圈那辆帕卡德，四处环视，但是并不敢到处搜寻。

<卡尔·肯特> 我依靠阴暗巷子的遮蔽，将先前的乔装打扮迅速撤回了公文包内，和前天出门的操作一样戴上了帽子拉高衣领，确认好了偷来的美金都在后进入了酒吧

<守秘人> 你进入了酒吧，白天时这里的人要少上许多，你看见 K 还坐在老位置，仍然一脸微醺地小酌着面前的威士忌。

<卡尔·肯特> “嗯...K 先生，没想到您现在也还待在这里。”我四周环视了下，落座在了他旁边的吧台座位，并对前方的吧台服务员说道。“一杯牛奶，少冰，谢谢。”

<守秘人> “噢？肯特先生，一大早的，不忙工作了？”K 看了你一眼，翘着腿懒洋洋地问你。

<卡尔·肯特> “因为他们来了。”我压低声音朝 K 的方向小声说着，一边用大拇指朝公寓的方向指了指。“不过看样子并不是为了平时的收租。”

<卡尔·肯特> “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白西装'，看来确实名不虚传。”

<守秘人> “噢！西蒙，我去和他过两招！”K 醉醺醺地挽起袖子，甚至还自己那边的空杯子撞倒了，但是他起身到一半又懒散地坐了回去：“但是好累啊，不想动。”

<卡尔·肯特> “还是不要与他们有太过牵扯为好，K 先生。”我起身试图扶对方一把，但看到他并没有真的要去搅和的意思后又坐了回去。“我出门前还看到西蒙领着几个打手殴打了几名住户，我想应该是出了什么事，和格雷有关的。”

<守秘人> “那么，见到他有什么感想？我其实没见过他真人，说来听听？是不是真就片叶不沾身？”K 凑进问你，嘿嘿一笑

<守秘人> “西蒙那么紧张巴克利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这种地方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K 晃了晃酒瓶子

<卡尔·肯特> “原来您没见过么...我原以为您和西蒙他们有过接触甚至矛盾。至于我的感想的话...”

<卡尔·肯特> “是个不论老幼妇孺，只要是牵扯到利益就都会选择下狠手的人渣吧，以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如实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至少现在看来他是格雷忠诚的走狗，不过也只是我的片面之词。”

<守秘人> “哎呀呀，太谨慎了，肯特先生，您用词都这么小心翼翼的么？西蒙就是条狗，只是大家都不敢说出来而已，西蒙是狗！”K 双手举过头顶欢呼了一声。

<卡尔·肯特> “不过片叶不沾身是哪里的说法？不、算了，现在也没什么区别了。”我站起身，拣出五美元朝桌上摆去。“这杯牛奶算是我请客，K 先生也务必保全自身，不要再牵扯进来了。”

<守秘人> “太客气了，肯特先生。” K 一把抓过美元，笑眯眯地打量着，“我虽然对帮你们没什么兴趣，但是也勉强可以替大家祈祷，希望你们工作一切顺利。”

<卡尔·肯特> “咳...总之似乎到了回去的时候了，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K 先生。”被对方突然加大的音量吓了一跳，但马上缓了回来。“以后这种场合还是小声为好。”

<卡尔·肯特> “那么再见。”我朝 K 点了点头，走出酒店门

<守秘人> 这时你听到巴克利的楼下来一声枪响

<卡尔·肯特> 我马上躲进熟悉的小巷中，探头看向枪声响起的地方

<守秘人> 你看见西蒙收回了枪，而倒下的是那个被你哄骗去打电话的打手，血流了一地，琥珀就跟在西蒙后面，他们上了那辆福特车。

<守秘人> 过了几分钟后，你看见蕾贝卡和凯瑟琳匆匆跑出来，叫了一辆出租车，似乎也跟着那辆福特车走了。

<卡尔·肯特> 我幽怨了看了眼两辆车，记下了车型后同样打的

<卡尔·肯特> 那我快速上车和司机师傅简单说了下，用类似于跟上我前面朋友车辆的借口

格雷先生的宅邸

琥珀·埃里卡与艾德蒙·格雷的短暂会面

<守秘人> 你和西蒙还有他的打手们下了楼，看见楼底下的另一个打手正忐忑地等待着你们，而他身后的那辆帕卡德的轮胎则是很明显地瘪了下去。

<守秘人> “老啊打，老、老大、我我——”他紧张得结巴。

<渡边> 琥珀·埃里卡进行灵感检定：D100=45/75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琥珀·埃里卡> 那我想到了是卡尔干的，没忍住就笑出了声。

<守秘人> 西蒙微微眯着眼睛，随后从腰间拿出了手枪，很干脆地就将那个打手杀掉了。

<守秘人> “没管教好手底下的人，让您见笑了，埃里卡先生。”他收回了枪，看着你微笑。

<守秘人> “我们坐这辆车吧。”他领着你走向了那辆黑色的福特 T 型

<琥珀·埃里卡> “没关系。”我随着他一起坐上了车胎还玩好的那辆车。

<守秘人> 西蒙叫了一个打手过来开车，让另外两个打手滚去联系车厂将帕卡德带回去，随后若无其事地坐回了车里。福特 T 型一路从地狱厨房开到了上曼哈顿，周围的景色也变得越来越繁华。

<渡边> 琥珀·埃里卡进行侦查检定：D100=43/8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秘人> 你从后视镜中看出后方有一辆一直跟着你们的出租车，而车后座的人正是凯瑟琳和蕾贝卡，西蒙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琥珀·埃里卡> 装作没看到，平静的移开视线。

<琥珀·埃里卡> 并且内心为自己的义气感到骄傲

<守秘人> “埃里卡先生去珠宝店看看过后有兴趣和格雷先生见见面吗？他对您应该也很感兴趣，或许我们今后能成为工作伙伴。”西蒙笑眯眯地问你

<守秘人> “纽约是个不错的城市，有格雷先生的协助，留在这里不是难事。”

<琥珀·埃里卡> “当然可以，但我不会长时间留在纽约，你们做这么大了还想往乡村小镇发展？”

<守秘人> “为什么不长时间留在纽约呢？这里应当比你先前待的那座城市要安全许多吧。当然，如果您想回去也可以，只是希望您能为格雷先生介绍更多的住户，他愿意为新的租客们提供一处落脚的地方。”

<琥珀·埃里卡> “需要考虑一下，先替我谢谢格雷先生的好意。”

<琥珀·埃里卡> “对于一般人来说一定是纽约比较安全，但在小镇如果掌握了门路可以过得比这里更自在一点不是吗。”

<守秘人> “您也可以稍后亲自向老板道谢。”西蒙微笑，“据我们所知卡萨莫尼卡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了那座城市，如果您和他们已经打好了交道，相处更自在的话，格雷先生也不会勉强您。”

<琥珀·埃里卡> “说起宝石，我曾经在镇上见过一个绝世孤品。如果格雷先生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过去看看，就是不知道还在不在原来的地方。”我开始给他们介绍闪耀偏方三八面体。

<守秘人> 西蒙似懂非懂地听你说偏方三八面体，但显然也是礼节性地应付，看上去他并不怎么感兴趣。你们去过了曼哈顿最好的珠宝店，西蒙为你开了支票，让你充分地选购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随后，你们再次上车，这一次，福特朝着城郊的地方开去。

<守秘人> 在经过几片小树林后，一栋占地面积极大，豪华得如同城堡一样的宅邸就出现在你们面前，宅邸范围内有小型的园林和喷泉。

<守秘人> 门口的两个门卫为你们打开了铁门，随后，福特车缓缓地驶入宅邸内。

<守秘人> 西蒙引着你走进了一楼的大厅，这里装饰得豪华又典雅。与大门联通的的是一个房间，房间有一个壁

橱，里面放满了外套、帽子和大衣，前窗旁边有一条长凳。这个房间向前通向一个有两个拱形门道的走廊，一扇门和一个后楼梯。

西蒙将西装外套脱下来挂在了壁橱里，随后领着你去了客厅。

这个优雅宽敞的房间看上去可以容纳数十个人。室内有舒适的沙发、扶手椅和桌子。在高高的独立式烟灰缸旁边有几盒雪茄。这里的艺术品是抽象的——或者说是彻头彻尾的怪异，这可能是某个人的古怪品。其中一张桌子上还有对讲机。

<守秘人> 而一个看起来肥胖得不太正常的，穿着西装打着领结的中年男人正坐在一张沙发上，他嘴里叼着雪茄，看见你们进来之后，朝西蒙点了点头。

<守秘人> “埃里卡先生。”他和你打招呼，声音是富人特有的傲慢和懒散。

<琥珀.埃里卡> “您好，请问您就是格雷先生吗？”

<守秘人> “你和你的同伴好像在想着要怎么搞垮我。”格雷间接肯定了你的话，“埃里卡先生，我相信你应该比他们聪明。”

<琥珀.埃里卡> “如果您是说人喜欢往高处走的话，我想是的。”

<守秘人> “噢……呵呵，看来这里是你认为的高处。”格雷哑着雪茄吐出几口烟干巴巴地笑了一下，你注意到他的肚腹部凸起得不太正常，如果说是肥胖也太勉强了，简直就像是刚刚才吞下了一只象那样夸张地大。

<守秘人> “我喜欢招待识时务的客人，埃里卡先生，明晚我安排了晚宴，不如我们也把你的朋友叫来吧？”

<琥珀.埃里卡> “如果格雷先生不计前嫌，还愿意给他们这样一个机会的话。”我肯定道，“我的朋友在蛊惑人心方面还是挺有能力的，就算是没有我也可以帮上您的忙。其中一位叫卡尔·肯特的人是我的前辈，在我们中是最有能力的人。”

<守秘人> “嗯哼，那晚宴的事就交给你去办了，西蒙。”格雷看了看西蒙，而后者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

<守秘人> “埃里卡先生就在宅邸中落脚休息一下吧，我们有多余的客房，但其他房间却还杂乱得没有打扫好呢……还请您不要随意走动，小心别伤着自己。”格雷对你微笑。

<琥珀.埃里卡> “好的。不过格雷先生的宅子这么大，希望我不要一不小心迷路了才好。”

<守秘人> “当然不会，我们会随时为您安排好向导的。”

<守秘人> 随后，西蒙就领你离开了客厅

<守秘人> 走廊里安静而宽敞，水晶灯的光线似乎是彻夜不明，就算再白天也将室内的每一处角落映亮

<守秘人> 你们来到了二楼，在楼梯的左右两侧各有两个房间，而面对着楼梯的走廊还有三个房间。西蒙带着你走到了楼梯右侧的房间，而门口有一个穿着黑西装的打手。

<守秘人> “里面有您生活所需的一切物品，请放心，用餐时间到了我们会请您去餐厅的，格雷先生不会怠慢客人。”西蒙笑眯眯地抓着你的手臂，有些强硬地把你塞进了房间里。

<守秘人> 随后门啪地一声关上，你明白自己或许是被软禁了。

<守秘人> 这个是个装饰豪华的欧陆风格房间，从床幔到穿衣镜一应俱全，还有配套的卫生间。窗户并没有上锁，从窗外看去，能够看到院落里牵着狗散步的黑衣打手，和更远处的风景。

<琥珀.埃里卡> 我看看这个房间里有什么

<守秘人> 房间里没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东西，有很多无用的装饰品

<琥珀.埃里卡> 我最后努力一下试试看撬锁，失败就睡觉

<渡边> 琥珀.埃里卡进行锁匠检定：D100=90/1 失败。不利的战况。

<琥珀.埃里卡> 那我找找看房间里有没有什么比较飘逸的布料

<守秘人> 在你满头大汗地尝试着撬锁却失败的时候，看见不远处，在宅邸最外围的地方，一前一后停下了两辆出租车，从上面走下来三个人，但由于距离太远，你看不出那是什么人。

<守秘人> 窗帘的内层是一层薄薄的纱，看上去很飘逸

<琥珀·埃里卡> 床幔轻薄吗

<守秘人> 除此之外还有床幔

<琥珀·埃里卡> 哪个比较明显

<琥珀·埃里卡> 看上去

<守秘人> 床幔

<琥珀·埃里卡> 那我把床幔拆下来，尾端打结，没打结的一端扔窗外去，最后关上窗卡死。

<琥珀·埃里卡> 为了不让格雷认为自己要逃跑，没有在外面放出很长的程度，而是比较像随风飘扬的旗子状态。

<守秘人> 你的房间在二楼，楼底下的打手们似乎没有注意到你的举动，于是你成功地将床幔的一段放到了窗户外面

<琥珀·埃里卡> 我做完这些就去洗漱睡觉了。为了方便逃跑没有换上睡衣，而是就穿着衬衫，把西蒙给的钱在裤子里口袋里摆好搭在床边的椅子上，手枪放枕头底下。

<琥珀·埃里卡> 不关灯睡觉，就开着

<守秘人> 那么你在这个陌生的房间里进行了一个午觉的睡

凯瑟琳和蕾贝卡、卡尔抵达宅邸

<守秘人> 两辆出租车一前一后地跟随在那辆福特 T 型后面。凯瑟琳和蕾贝卡、卡尔，你们分别位于两辆车上，看见福特先是往最繁华的地区行驶，在曼哈顿的某家大型珠宝店前停留了片刻，随后又离开了城区，往格拉梅西公园的方向驶去。

穿过几片小树林后，你们看见一栋占地面积极大，豪华得如同城堡一样的宅邸就出现在眼前，宅邸范围内有小型的园林和喷泉。

出租司机本能地感到了害怕，说什么也不肯再往前了，随后就催促着你们下了车。

<守秘人> 远远地，你们看见最前方的那辆福特车开进了铁门里，而铁门旁的门卫重新回到了工作的位置上。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牵着蕾贝卡的手下车。

<蕾贝卡·霍普斯> 我把車錢付了然後下車。

<凯瑟琳·希梅尔> “我们怎么伪装进去？”我跟蕾贝卡小声说

<守秘人> 过了一会儿，又一辆出租车停在了你们后面，卡尔下了车。

<蕾贝卡·霍普斯> “...我覺得我們得先等——哦，肯特先生！您終於來了。”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哒哒哒地过去迎接卡尔给他一个拥抱！

<凯瑟琳·希梅尔> “对不起，不是故意忘记你的！我是怕会追不上他们了…”

<凯瑟琳·希梅尔> “再说这样的危险卡尔先生没必要陪我们掺和。”

<卡尔·肯特> “嗯...不是你们的问题，如果再晚一些的话反倒会前功尽弃说不定。”刚下车还没站稳，面对卡瑟琳热情的拥抱有些僵硬地接受了。“那么我下楼后都发生了些什么？埃里卡...先生他为什么会在西蒙的车里？”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簡單的給卡爾描述一下剛才的情況。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取悦检定：D100=47/8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凯瑟琳·希梅尔> 我对卡尔进行一个贴贴。

<凯瑟琳·希梅尔> “埃里卡...他吗，我觉得他是想要跟着西蒙套取更多情报才假意被拉拢的吧，嗯嗯，一定是这样！”

<凯瑟琳·希梅尔> “我们要去救他！”高兴。

<凯瑟琳·希梅尔> “不能让他一个人做这么危险的工作！”

<蕾贝卡·霍普斯> “嗯...那二位覺得我們該怎麼進去？”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心理学检定：D100=38/67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卡尔·肯特> “是么，不过先前那辆福特 T 型中途有在珠宝店停留过一段时间，兴许是我的错觉吧。”

<凯瑟琳·希梅尔> “我想...他们这些混混，平常或许会叫女人来陪他们喝酒或者进行一些交易吧？我们就假装是这样的女人混进去吧！”

<蕾贝卡·霍普斯> “那肯特先生呢？我不覺得他能……装成女人。”

<凯瑟琳·希梅尔> “他是来护送我们的混混？”

<卡尔·肯特> “倒也可行。”我点了点头，“但是先前我们几人的样貌他们应该都清楚，我想或多或少做些提前准备为好。”

<凯瑟琳·希梅尔> “那拜托就卡尔先生帮我们乔装打扮一下了…！”

<卡尔·肯特> “我先前为了引开看车的那个打手就用了类似的手段...不过这边的性质就不太一样了，二位认为呢？”

<卡尔·肯特> “好的，那我尽力尝试下。我不太擅长女性的妆容...所以最好不要太抱期待。”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乔装检定：D100=81/50 失败。不利的战况。

<蕾贝卡·霍普斯> “...真有意思，我没意见。”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乔装检定：D100=70/5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卡尔·肯特> 那我画了个非常阳刚男子气概的妆容

<蕾贝卡·霍普斯> “...”我面无表情地把妆改成原来的样子。“我倒是也想直接过去试试。”然後拿著包就直接往門那邊走了。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看看蕾贝卡小姐，“您还有钱吗？”

<蕾贝卡·霍普斯> “我手上沒有。不過希梅爾小姐您——”

<凯瑟琳·希梅尔> “就用他们的钱！”

<蕾贝卡·霍普斯> “是我的問題...昨天該去趟銀行的。”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怀揣着巨款拉着蕾贝卡和卡尔，自信地走过去。

<守秘人> 格雷的宅邸被一大圈围墙围起来，似乎看不到尽头。门口的门卫看到了你们，拿出了枪：“干什么？私人住宅。”

<卡尔·肯特> 努力营造出先前说好的护送混混的体态，上前一步用吊儿郎当的口吻说道。“还看不出来吗？这两位小姐可是被你上头请过来的，今天不是有个贵客来了吗。”

<卡尔·肯特> “格雷先生和西蒙先生可不得好好招呼他一下。”一边说着一边揶揄地看了眼宅邸亮着的灯光处

<守秘人> “我没见过你，今天西蒙先生没通知过我们有预约。”门卫警惕地打量你们

<凯瑟琳·希梅尔> “我们是被格雷先生邀请来...陪他们找点乐子的。这位大哥，行个方便，要是我被格雷先生看上了肯定忘不了你。”我挺起胸脯对守卫抛个媚眼，顺带悄悄把五十美金递过去。

<守秘人> 你们看见二楼的一个房间中，窗户被打开了，鲜艳的纱织品在窗外飘扬

<卡尔·肯特> “哈...所以我说了赶时间了，本来就是事出突然。我也不是隶属于西蒙先生手下的，你不知道我也正常。倒是你...不抓紧时间万一耽误了正事，你能负责吗？”

<卡尔·肯特> “先前那愣头青就是不知轻重被西蒙先生赐死了，我是被上头联络过来当个替补、顺带挑俩姿色不错的小姐给那名客人的。”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取悦-15 检定：D100=98/65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话术检定：D100=13/45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守秘人> “你拿这点钱打发谁呢！”门卫很嫌弃地捏捏鼻子把五十美元塞回了凯瑟琳的手上，“老板的女人我才不想碰。”他相信了卡尔的说辞，拿着对讲机沟通了一阵，随后按动了开关，电动闸机将铁门拉开，你们现在能够走进格雷宅邸的庭院中了。

<守秘人> 庭院里有三四个打手在巡逻，但看见门口的人放你们进来了，也没有多说什么。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跟大家对个眼神，小声，“我们直接进去？”

<蕾贝卡·霍普斯> “直接进去吧。”

<卡尔·肯特> “嗯，不过这身行头也就骗骗外面的打手，进去后还是谨慎些为好。”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们进行一个堂堂正正卡酷一地闯。

一楼

<守秘人> 你们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宅邸的里面，奇怪的是当进入大门的时候，里面却没有打手了，房子里面十分安静。一楼的大厅装饰得豪华又典雅。与大门联通的的是一个房间，房间有一个壁橱，里面放满了外套、帽子和大衣，前窗旁边有一条长凳。这个房间向前通向一个有两个拱形门道的走廊，一扇门和一个后楼梯。

<卡尔·肯特> 打量一下壁橱放的衣服有没有琥珀先前的行头

<凯瑟琳·希梅尔> 我好奇地打算去毛人家衣服。

<守秘人> 你们看见了西蒙穿着的那件白色西装，但没有琥珀的外套。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看起来昂贵的大衣，但有些大衣的尺寸大得出奇，像是为一个肥胖无比的人定制的。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4

<渡边> 守秘人执行了一次秘密作战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95

<渡边> 守秘人执行了一次秘密作战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小声开口，“蕾贝卡！有没有笔借我用一下，口红也行。”

<卡尔·肯特> 我谨慎地走到走廊左边第一个房门旁探探里面的光景

<蕾贝卡·霍普斯> "感觉可以猜出来希梅尔小姐要做什么呢..."那我掏了一支口红递给凯瑟琳。

<卡尔·肯特> "...不管你们现在准备干什么，最好动作快点。”有些疑惑但也小声朝身后说道

<守秘人> 卡尔走进了一个像是客厅的房间，这个优雅宽敞的房间看上去可以容纳数十个人。室内有舒适的沙发、扶手椅和桌子。在高高的独立式烟灰缸旁边有几盒雪茄。这里的艺术品是抽象的——或者说是彻头彻尾的怪异，其中一张桌子上还有对讲机。

<守秘人> 房间里也没有人。

<卡尔·肯特> 我进去看看对讲机还能不能使用

<守秘人> 对讲机还能够正常运行，这是子机，你并不知道对应的主机在哪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迅速地在白西装上写下美国国骂。

<守秘人> 这件白西装上现在有着灾难性的口红痕迹

<卡尔·肯特> 我暂且将对讲机先搁置一边，出门看看对门的那个房间

<凯瑟琳·希梅尔> 接着我轻手轻脚地跟上卡尔。

<蕾贝卡·霍普斯> 我也跟过去。

<守秘人> 客厅对面是一个大餐厅。家具是仔细抛光过的橡木，桌子有 30 个座位。有一个瓷器壁橱，一些舒服的椅子，还有一个枝形吊灯。这里陈列的是从非洲、东南亚和中美洲收集来的祭祀用面具。一张特大号的椅子摆在通常用餐时主人会坐的位置上。

<卡尔·肯特> “希望你们已经把要做的事情做完了。刚刚那间客厅里除了一台还在运行的对讲机子机外没有什么



值得注意的东西。”

<蕾贝卡·霍普斯> “真有希梅爾小姐的風格。”我忍不住笑了笑。“你們覺得埃裡卡先生會在哪裡？”

<凯瑟琳·希梅尔> “我觉得这间餐厅有点诡异，我们要不要检查检查…？”

<卡尔·肯特> “...怎么又是这种祭祀仪式一样的现场。”半抱怨性质地提了一嘴，走进去看看特大号椅子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侦查检定：D100=61/55 失败。不利的战况。

<蕾贝卡·霍普斯> 我也去看看那張椅子。“...什麼樣的人才會坐在這種椅子上啊。”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侦查检定：D100=58/7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要侦查一下这些面具。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侦查检定：D100=77/6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秘人> 蕾贝卡看到在那张大号椅子前面的桌底位置有个隐藏的拉杆

<蕾贝卡·霍普斯> “哎呀...”我給其他人指指這個拉桿。

<蕾贝卡·霍普斯> 然後直接一個拉。

<守秘人> 蕾贝卡拉动了拉杆，你们听到一声沉闷的金属响声，你们走进来的那扇门上方落下了两扇沉重的铁门，出口被封住了。

<卡尔·肯特> “干得好霍普...你这是在做什么？！”刚想夸赞一句蕾贝卡的新发现，结果被对方的行为吓到改口

<卡尔·肯特> 我再次巡视四周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供躲藏

<守秘人> 四周相当空旷，没有什么大片的容身之处，但这幢建筑物中就好像没有人那样，过了好一会儿你们也没听到有人过来检查这里的动静。

<凯瑟琳·希梅尔> “呜呼…”我小声惊叹了一声，然后伸手挑了一个看上去最华丽（？）的面具戴在脸上。

<蕾贝卡·霍普斯> “呀...這下子麻煩了?”我毫無愧疚地看看那個壁櫥後面會不會也有機關之類的。

<凯瑟琳·希梅尔> 然后我试试那个拉杆还能不能拉动。

<守秘人> 凯瑟琳试着拉动原来的那个拉杆，但是它卡死了，已经无法拉动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侦查检定：D100=26/7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守秘人> 蕾贝卡在瓷器壁橱的后方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拉杆

<蕾贝卡·霍普斯> “啊，這邊也有。”那我這次先讓大家來看看。

<卡尔·肯特> “这次算是走运才没被对方的人发现...不过也有可能对方早就知道我们的存在了，希望霍普斯小姐下次能吸取教训。”悬着的心放下后打算去看看枝形吊灯

<守秘人> 卡尔抬头看去，枝形吊灯上有一些被刷蹭的痕迹，但那个高度显然不是一般的人能够碰到的地方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说：“蕾贝卡小姐，拉一下，试试看！”

<蕾贝卡·霍普斯> “肯特先生要拉嗎？”

<卡尔·肯特> “...莫非是按照特定顺序来拉动便会触发机关的拉杆么。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多此一举的事。”我眯着眼观察着吊灯的表面，补充道。“这吊灯上面有一些被刷蹭的痕迹，也许这和下一个机关触发有什么联系。”

<凯瑟琳·希梅尔> “反正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吧，不如拉拉看。”

<卡尔·肯特> “总之先试试看吧，应该不会出现比现在更糟的局面了。”

<蕾贝卡·霍普斯> 那就拉了。

<守秘人> 蕾贝卡拉下壁橱后的开关，先前落下的那两扇铁门又在一阵嘎吱嘎吱的动静中重新升起了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拿着面具出去。

<卡尔·肯特> “...如果，只是说如果。我想这可能要么是用来困住中途想放弃的信徒而设置的机关，要么就是为了

困住因为祭祀效果而被影响的某种事物而设置的机关。”

<蕾贝卡·霍普斯> “原来如此...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呢。肯特先生知道的很多啊。”我也出去了。

<卡尔·肯特> 我一脸汗颜也跟着出来了

<卡尔·肯特> “不过这个房间有这种机关设置的话，先前的客厅也许隐藏着类似的东西。我想最好还是不要遗漏这些为好。”

<卡尔·肯特> 我再回客厅房间看看

<守秘人> 客厅房间里看上去没有什么能藏住拉杆一类机关的地方了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去餐厅隔壁的房间看看。

<蕾贝卡·霍普斯> 我和凯瑟琳一起。

<卡尔·肯特> 我一无所获也跟着一起去

<守秘人> 凯瑟琳发现这里是厨房，在冷柜和壁橱中你们只找到了少量给人类提供的食物，但有着数量相当惊人的宠物食品。这里有一扇门通往后院，但门已经被挂锁锁好，并且被仔细地钉死了。

<卡尔·肯特> 我听听被锁死的门内有没有什么动静

<守秘人> 从后院里传来两个打手的闲谈，他们并没有听到先前铁门落下又升起的动静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去另一间房间。“这是在养什么宠物呢...老虎、狮子？”

<卡尔·肯特> 我离开厨房到斜对面的房间看看

<卡尔·肯特> “这种食物储备的话，要么是体型巨大要么是数量很多...我是这么想的。”

<守秘人> 另一扇门并没有被封死，但房门被特殊加固过。此外门锁也是一把精巧的特制黄铜锁，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要花点功夫才能打开。

<卡尔·肯特> “我并不太擅长开锁，看样子目前只能先去其他地方看看了。”我提议道

<卡尔·肯特> “...不过从刚刚机关发出的声响来看，似乎真的没有人注意到这层的声音，兴许我们可以利用这点来强行破门。”

<蕾贝卡·霍普斯> “那就试试吧？”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锁匠检定：D100=33/66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守秘人> 凯瑟琳掏出工具对着黄铜门锁一阵折腾，随后她成功地把门打开了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捏住鼻子小心翼翼探头一看！

<守秘人> 你们一进门就看见了一个配有飞镖靶和酒柜的会客厅。挂在这里的艺术品是一幅幅描绘妇女被虐待的油画，和一些处决旧时西部亡命之徒的照片。这里还有一张皮沙发和一张咖啡桌。咖啡桌上放满了注射器和麻醉品。

<守秘人> 另一扇门虚掩着，里面似乎是卧室。

<卡尔·肯特> “想不到希梅尔小姐竟然会这种技能...受教了。”

<凯瑟琳·希梅尔> “技多不压身...”我厌恶地看了一眼那些油画，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卡尔·肯特> 我走过去看看油画中最新的那幅大概距离现在过了多长时间

<守秘人> 油画看起来不算太旧，最新的一幅距离现在过了半年左右

<蕾贝卡·霍普斯> “果然，低俗的人不管喷多昂贵的香水都掩盖不住他们身上的恶臭。”我小聲說到。“...這樣的愛好會是天生的還是後天養成的呢？”

<守秘人> 就在你们四处查看的时候，卧室的门被人猛地一下推开了，你们看见了头发有些凌乱的西蒙，他赤裸着上半身，裤头有些松垮，倚在门框上盯着你们。

<守秘人> 他的神情看起来非常恍惚

<守秘人> “凯瑟琳小姐……呵……”他轻轻笑了一下，摇摇晃晃地走到了皮沙发边坐下，就好像完全不在意你们

闯进了屋子。

<卡尔·肯特> 我申请对西蒙进行一个心理学 ()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53

<渡边> 守秘人执行了一次秘密作战

<蕾贝卡·霍普斯> 我也申请心理学()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37

<渡边> 守秘人执行了一次秘密作战

<守秘人> 卡尔和蕾贝卡都意识到西蒙现在的意识非常模糊，正处在药物过量之后的恍惚状态里。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侦查检定: D100=47/55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凯瑟琳·希梅尔> “趁现在。”我疯狂暗示同伴直接先给他击晕过去再捆绑以绝后患。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侦查检定: D100=57/6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侦查检定: D100=56/7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秘人> 你们都看到西蒙的手臂内侧有针孔注射的痕迹

<卡尔·肯特> “不，等下。他应该是心里有底才会能以这种状态直面我们。”我马上小声制止了凯瑟琳的想法

<凯瑟琳·希梅尔> “…我觉得他就是磕药了。”

<蕾贝卡·霍普斯> “...倒也確實是個可憐的癮君子。”我很冷靜地評價他現在的狀況。

<守秘人> 西蒙坐在皮沙发上之后就点了根烟抽起来，你们看到他又抓着一根注射器的尖端刺进了手臂里。

<卡尔·肯特> “...看来您就是西蒙先生吧，很不凑巧先前没能和您在公寓见上面。”我试探性地在原地和对方打起了招呼

<卡尔·肯特> “琥珀·埃里卡现在在哪？”

<凯瑟琳·希梅尔> “……”我眼神示意蕾贝卡赶紧先溜去他卧室看看。

<凯瑟琳·希梅尔> 然后我要对西蒙宣言一个击晕。

<守秘人> “呼——”西蒙吐了口烟在卡尔脸上，“他被吃了，你们都会被吃。”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斗殴检定: D100=21/6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點點頭溜去他臥室看看。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击晕他了。

<守秘人> 西蒙毫无防备地被凯瑟琳打晕了

<蕾贝卡·霍普斯> “...西蒙先生，你何尝不是已经被自己的欲望吃掉了呢？”我有些可悲地望著西蒙。

<守秘人> 蕾贝卡看到卧室里有一张巨大的特大号床、一个大梳妆台和一个步入式衣橱。床头柜上堆满了吸毒用具。床上绑着一个美丽的女人，只穿着一条肮脏破烂的衬裙，她的大腿上沾着未干的精液和黏糊的体液，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处被掐伤或是被揍过之后留下的淤青。

<卡尔·肯特> “...我有带绳索。”我叹了口气，放弃一般地从公文包里掏出了过去在某人地下室里回收的绳索

<凯瑟琳·希梅尔> “卡尔先生，把他绑住再说。”我急急地嘱咐卡尔，“不要让他再注射那种东西了！”

<蕾贝卡·霍普斯> “——”我看看那個女人還有意識嗎。



<守秘人> 那个女人只是盯着走进门的蕾贝卡傻笑

<卡尔·肯特> 那我趁西蒙被凯瑟琳击晕后赶快上前将对方的手脚分别牢牢捆住

<凯瑟琳·希梅尔> 我也跟着蕾贝卡跑过去，见到眼前这一幕，咬了下嘴唇随后帮这女孩解绑。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教育检定：D100=88/6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教育检定：D100=100/60 大失败！是我的能力不足……给您添麻烦了，指挥官……

<卡尔·肯特> 那我走到卧室门口，看西蒙一时半会应该醒不来后便也跟着进去了

<守秘人> 那……凯瑟琳在解绑的时候一不小心按到了对方身上的淤青，女人抖了抖，但还是朝着你们傻笑。

<凯瑟琳·希梅尔> “…对不起、呜，对不起…”

<卡尔·肯特> 虽然心里做好了准备，但还是被眼前不堪入目的景色弄得有些反感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教育检定：D100=94/85 失败。不利的战况。

<凯瑟琳·希梅尔> 我颤抖地拥抱住她，用求助似的目光看向蕾贝卡和卡尔。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灵感检定：D100=67/9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灵感检定：D100=91/6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卡尔·肯特> 看现在的事态似乎我并不太适合在这里，于是我干脆出卧室继续看着西蒙

<蕾贝卡·霍普斯> 我拿出包裡的藥品，走過去擦掉她身上的污漬，然後試試為她包紮。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醫學检定：D100=21/71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去看看西蒙卧室里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守秘人> 蕾贝卡意识到这个女人是马恩·布莱斯，一名电影新星，作品小有名气，即便是在海外也略有知名度，据报道她在三周前在布鲁克林拍摄电影时失踪，引起了一波不小的反响，布莱斯小姐的丈夫尼克一直是失踪案的怀疑对象；显然，他是无辜的，而为了妻子的安全返回，他悬赏了 5000 美元。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27/55 成功，蕾贝卡·霍普斯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55。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现象……指挥官阁下，您……看见了什么？

<蕾贝卡·霍普斯> “...佈萊斯小姐?我還有幸看過您出演的電影。”我一邊包紮一邊說到。

<守秘人> 在包扎的过程当中，蕾贝卡检查出这个女人身上有反复累加的软组织挫伤痕迹和淤青，此外还有药物滥用导致的呼吸急促和瞳孔放大，她的身体异常虚弱，阴道有被异物撕裂的痕迹以及大量的血迹。

<卡尔·肯特> 那我走之前顺走了两对手铐，出门再把西蒙的手铐铐住

<守秘人> 卡尔把西蒙铐住了，西蒙仍然在昏迷中

<蕾贝卡·霍普斯> 我再检查一下床上還有什麼東西。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去看看床头柜。

<卡尔·肯特> “我还是有些在意他先前说的话，现在先不要随意处置他为好。”做完手中的动作后将先前撬开的门关上，重新回到卧室

<卡尔·肯特> 我去看看步入式衣柜里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守秘人> 床单上沾着血和体液，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床头柜上堆着空了的针管注射器，步入式衣柜当中除了手铐和锁链之外，还有一些供女人穿着的极其暴露的衣裙

<凯瑟琳·希梅尔> 稍微想了一下。“把手铐和锁链拿走，加固一下西蒙的捆绑吧。”

<蕾贝卡·霍普斯> “果然被注射藥物了啊，這種情況精神分析估計也不管用...可憐的新技術。佈萊斯小姐的傷勢有點嚴重，得快些送去就醫。”我處理好她的傷口之後站起來和隊友們描述了女人的情況。

<凯瑟琳·希梅尔> “现在这个情况我们还得把这个女孩子暂时留在这里，我很担心西蒙醒来后会有什么行动。”

<凯瑟琳·希梅尔> “之后，我们再快点去救琥珀。”

<卡尔·肯特> “我也这么认为。”听完蕾贝卡的描述后同意着凯瑟琳的想法。“先完成我们来这里的首要目的再处理这边的事。”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拿起手铐锁链去给那边的西蒙进行一个超级加倍捆绑。

<守秘人> 西蒙被你们超级加倍捆绑了，他睡得很死，完全没有任何挣扎的迹象

<蕾贝卡·霍普斯> "...強姦犯果然是最令我難以理解的東西。他們根本不能被稱為人。"我第一次皺著眉頭表現出這麼大的厭惡，再三確定這個女人的狀況後往門外走。"我們快些去找埃裡卡先生。"

<卡尔·肯特> “至于西蒙...他先前的话确实让我非常在意，被吃...果然是和先前厨房锁着的后院门里的东西有关么？”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们去那边看看？”

<卡尔·肯特> 我去看看朝下的楼梯的情况

<守秘人> 楼梯下方很安静，即便庭院内有打手，但是却一直没有人走进这栋房子。楼梯直直地通往地下室，门上也有沉重的挂锁。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跟着卡尔去了，问问要不要再让我试试开锁。

<凯瑟琳·希梅尔> “...虽然说总觉得会有可怕的东西在里面。”

<卡尔·肯特> “只是开锁的声响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点了点头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锁匠检定：D100=92/66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秘人> 或许是因为挂锁有些年头而生了锈，凯瑟琳没能打开锁

<卡尔·肯特> “打不开也没办法，你也尽力了。”我重新提议着，“还是先上楼看看吧。”

<蕾贝卡·霍普斯> "沒事，我們先上去看看吧。"

二楼

<守秘人> 你们来到了二楼，在楼梯的左右两侧各有两个房间，而面对着楼梯的走廊还有三个房间。

<守秘人> 楼梯左侧的那个房间并没有关上，一眼可以看到里面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而右侧的那个房间从方位来看就是你们先前看到挂着鲜艳纱幔的房间了。

<凯瑟琳·希梅尔> “我们去那个房间吧。”指着有鲜艳纱幔的房间。

<卡尔·肯特> “嗯，先确认一下为好。其他的可以放着等会再去。”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们去那个房间!

<守秘人> 门并没有上锁，你们推开门，看见在床上呼呼大睡的琥珀·埃里卡。

<守秘人> 这个是个装饰豪华的欧陆风格房间，从床幔到穿衣镜一应俱全，还有配套的卫生间。窗户被关上了，床幔的一端被打结了卡死在窗户的一角，从窗外看去，能够看到院落里牵着狗散步的黑衣打手，和更远处的风景。

<卡尔·肯特> 我靠近看看琥珀看上去有没有外伤

<守秘人> 除了穿着衬衫就睡着之外，琥珀身上并没有外伤。

<凯瑟琳·希梅尔> 我一把子把他拍醒!

<卡尔·肯特> 那我一个巴掌上去拍脸

<凯瑟琳·希梅尔> “八点几啦! 起床先啦!”

<蕾贝卡·霍普斯> 我很矜持地看著。

<琥珀·埃里卡> 感到有人在打自己，猛地睁开眼睛抽出枕头下的枪对着他们

<蕾贝卡·霍普斯> “埃里卡先生。是我们。”

<蕾贝卡·霍普斯> “真没想到您居然睡著了...之前经历了什麼? 西蒙可是说你被吃掉了。”

<卡尔·肯特> “...该发火的是我们才对吧，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对着枪口四下看了看这么问道

<琥珀·埃里卡> “噢是你们啊。”放下枪松了口气，重新倒在了床上。

<琥珀·埃里卡> “我被吃掉了? 什么时候的事?”

<琥珀·埃里卡> “本来想靠我的聪明才智进行一个无间道的骗钱就跑，结果被关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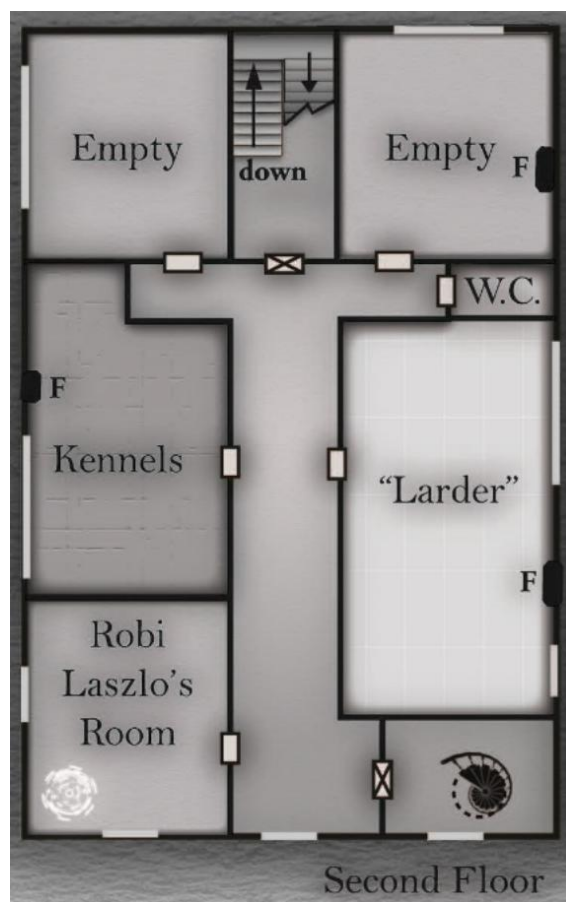
<卡尔·肯特> “西蒙说的，他现在磕了药被我们捆在楼下的房间里了。”叹了口气。“所以你是暴露了? 格雷呢?”

<琥珀·埃里卡> “不清楚，跟他说了两句话就被带到这个房间软禁了。”

<卡尔·肯特> “...穿好衣服跟上，这里比当初预想的还要可疑。”我还是觉得不够妥当，又补充了一句，“你应该知道你的外套在哪里吧?”

<琥珀·埃里卡> “...啊，困死我了。”打着哈欠，当着两位女士的面大大方方的穿起裤子。

<凯瑟琳·希梅尔> “那你最后见到格雷是在哪里，他现在会在哪儿...?”



<琥珀.埃里卡> “我的外套就在房间里啊。”

<卡尔·肯特> “那就没问题了。” 烦躁地回了一句，“没被下药就睡在敌人的领地里，你最好庆幸没有人趁这个机会提前埋伏在这里。”

<琥珀.埃里卡> “宴会厅？他说晚上会邀请所有人进行宴会，还是明天晚上来着。”

<卡尔·肯特> “晚宴...？” 我看看现在的时间大概几点

<守秘人> 你们在房子里一路搜索过来，现在已经很接近晚上了，但房子里没有其他动静

<琥珀.埃里卡> “哈哈，这也是一种锻炼。” 稳稳的穿好衣服抚平皱褶，把自己的皮箱带上，“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琥珀.埃里卡> “一路套麻袋打黑棍吗？”

<凯瑟琳·希梅尔> “我们可厉害了！”

<凯瑟琳·希梅尔> “走吧，我们再去别的房间看看。最好能早点干掉格雷。”

<卡尔·肯特> “这种事不需要你操心，总之是正规途径。西蒙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醒，最好抓紧时间。”

<琥珀.埃里卡> “好好好。” 那我开开心心的来，又开开心心的跟大火跑了

<卡尔·肯特> 说着我出门去看看走廊左侧的房间

<守秘人> 门并没有上锁，你们看见昏暗的房间里有十多张医院用的病床，每张床旁边都有静脉注射的设备。床上躺着几个人，你们数了数，是五名裸男和三名裸女。他们似乎是睡着了或失去了意识，房间里安静得很诡异。

<蕾贝卡·霍普斯> 我看看他们身上有没有针孔。

<琥珀.埃里卡> “哇，我差一点就会变成这样了耶。”

<守秘人> 他们的手臂连接着一旁的注射设备，软管里流淌着药液。

<卡尔·肯特> 我走近他们注射的药物边看看上面有没有写药品名称

<渡边> 守秘人掷骰 5 次: 3D6X5=

<蕾贝卡·霍普斯> 我也看看。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医学检定: D100=30/71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琥珀.埃里卡> 不懂医学方面的事情，于是在房间四处打转

<守秘人> 蕾贝卡看出上面标着的是医院专用的手术用镇定药剂，这些人的昏迷就是因为这种药剂而诱发的

<琥珀.埃里卡> 那我就随便逛了逛

<蕾贝卡·霍普斯> “藥物是鎮定劑。...他們怎麼搞來這個的？”

<琥珀.埃里卡> 这个房间有窗户吗，有的话我帮他们开窗散散气。

<守秘人> 在厚重的窗帘遮盖后有一扇窗户，窗户外是庭院。

<卡尔·肯特> “这些人中你们有认识的吗？” 想起先前卧室里的女性发问道

<守秘人> 你们都不认识，所有的人都是陌生人

<卡尔·肯特> “格雷的权势如此之大，渗透到医疗领域也不是没有可能。”

<琥珀.埃里卡> “蕾贝卡小姐带相机了吗，这里可都是能扳倒格雷的证据啊。当然前提是我们能活着走出去。” 恋恋不舍的拍拍皮箱，里面装着下午采购的昂贵珠宝。

<蕾贝卡·霍普斯> “也有道理，不过他们是要干什么——拿这些人献祭？” 我拿自己的相机拍下来。

琥珀·埃里卡
我先看看裸男好不好看

守秘人
.r5#3d6*5

渡边
守秘人掷骰 5 次: 3D6X5=
(3+6+3) × 5=60
(3+2+4) × 5=45
(4+6+3) × 5=65
(1+3+6) × 5=50
(6+6+4) × 5=80

守秘人
五个裸男里有一个 app80

琥珀·埃里卡
那我很欣慰。

<卡尔·肯特> “如果到了紧急时刻，兴许减少点负重对我们大家都好。”意味深地看了眼琥珀炫耀着的皮箱

<琥珀·埃里卡> “嘘，献祭这类的话可别让卡尔前辈听到，他可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这样回怼道。

<琥珀·埃里卡> “只是格雷的阴谋罢了！怎么可能是献祭呢！”

<卡尔·肯特> “目前我也没有头绪...献祭什么的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看他们楼下餐厅的装潢就知道了。”垮着脸回道。“他们相信并用使用了这种手段不代表这是真的。”

<凯瑟琳·希梅尔> “蕾贝卡小姐拍好照了吗…？那我们再去别的房间看看吧。解决掉格雷才能去顾这些人。”

<凯瑟琳·希梅尔> “啊、或者有没有办法弄醒他们吗？”

<琥珀·埃里卡> “我本来还想骗他们去镇里看那个吊坠的，可惜了。”

<卡尔·肯特> “我们先去下一个房间看看吧，这里应该还有三楼。”

<琥珀·埃里卡> “走吧，走吧。”

<蕾贝卡·霍普斯> “拍好照了，我们走吧。”

<卡尔·肯特> 那我们接下来去紧邻的房间看看

<守秘人> 这个昏暗的房间闻起来满是杀菌剂的味道。屋里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上面都装配着拘束用的皮带。由于房间主人的情况，这些皮带已经很长时间没用了。一个剃着光头，穿着病号服的年轻人躺在床上，他的四肢瘦削得可怕，甚至可以说是已经萎缩了。

<守秘人> 他看到你们靠近，开始哭泣起来：“不要……西蒙先生……求求你……”随后接着一串胡乱的匈牙利语

<守秘人> “妈妈……妈妈……”他啜泣着。

<琥珀·埃里卡> “这个...是不是公寓里老婆婆的儿子？”听着匈牙利语感到十分耳熟。

<蕾贝卡·霍普斯> “罗比？”我常识性地呼唤一下。

<守秘人> “妈妈……？”他听见女性的声音，努力地试图抬起瘦弱的手

<卡尔·肯特> “并不是没有可能，不过这里就让和那个老妇人聊过的霍普斯小姐和希梅尔小姐来吧。都是女性的话他的抗拒应该也会变小。”

<蕾贝卡·霍普斯> 我握住他的手。

<守秘人> 罗比的手被蕾贝卡握住，他没有再叫着母亲了，而只是一味地哭泣着

<守秘人> 你们靠近了床沿时，发现在房间的角落，在地板上有一个马赛克瓷砖围成的圈。

<卡尔·肯特> 我看看这个瓷砖围成的圈里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守秘人> 瓷砖的圈内没有任何东西

<卡尔·肯特> 我伸手叩叩那块区域，看看声音和其他瓷砖区域有什么不同

<琥珀·埃里卡> 这个圆圈能按下去吗

<守秘人> 卡尔叩了叩瓷砖内的区域，里面是正常的地板，敲上去没有任何异常。瓷砖像是贴上去的，无法按下

<凯瑟琳·希梅尔> 我也轻轻拍拍那孩子后背抚摸他。“没事啦…我们帮你教训坏人！”

<凯瑟琳·希梅尔> 然后眼睛注意着卡尔那边的动静。

<凯瑟琳·希梅尔> “有点奇怪啊…”

<蕾贝卡·霍普斯> “...妈妈她很好。罗比，安心。”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医学检定：D100=94/71 失败。不利的战况。

<卡尔·肯特> “也许他会知道什么。”我站起身来，指了指罗比的方向

<琥珀·埃里卡> 我掏出一个硬币放到圈里试试看

<守秘人> 你们看到那枚硬币消失了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想了想…

<凯瑟琳·希梅尔> “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告诉西奥多我永远爱他。”

<凯瑟琳·希梅尔> 说完我就跨进去试试。

<守秘人> 你们看到凯瑟琳消失在了圈里

<卡尔·肯特> “.....”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干脆径直走向了严重营养不良的男性。“罗比，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一边说着一边指向圆圈

<琥珀·埃里卡> “我也去看看！” 说完就走到了圈内。

<卡尔·肯特> “.....??” 话音刚落我露出了堪比一楼猛拉拉杆时的表情

<守秘人> 紧随其后的琥珀也消失在了圈里

<渡边> 渡边已记录琥珀·埃里卡的执行者档案变化:

<渡边> 理智: $34-1=33$

<渡边> 魔法: $8-1=7$

<渡边> 渡边已记录凯瑟琳·希梅尔的执行者档案变化:

<渡边> 理智: $55-1=54$

<渡边> 魔法: $11-1=10$

<蕾贝卡·霍普斯> "怎麼樣肯特先生，我們在這裡等他們...還是也進去？"

<守秘人> 罗比一直在喃喃着你们听不懂的匈牙利词汇，显然已经陷入了半疯狂的状态

<卡尔·肯特> “等等，这种时候怎么可能贸然进去!!” 我像是脱力了一样甩下这番话便不再看圆圈的方向

<卡尔·肯特> “...我下楼去看看西蒙那边怎么样了。” 说着出门来到楼梯打算下楼

<蕾贝卡·霍普斯> "...我遲疑了一下跟過去了。

<卡尔·肯特> “那个对讲机...就是为了现在这种情况用到的也说不定。” 下楼时在口中喃喃道

临终的祷告 (琥珀&凯瑟琳)

<守秘人> 一阵轻微的眩晕过后，你们睁开眼，看见了一个布满灰尘和蛛网的地方，锅炉上结着厚厚的灰，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老鼠在攒动

<守秘人> 这里似乎是某处的地下室，通往上层的门紧闭着

<凯瑟琳·希梅尔> “呜哇…” 我看一眼琥珀，“想不到你也跟着下来了。”

<琥珀·埃里卡> “有趣嘛。”

<凯瑟琳·希梅尔> 我四处看看这地下室里都有些什么。

<琥珀·埃里卡> 这里开灯了吗，没灯的话我点燃打火机

<守秘人> 地下室里只有少得可怜的煤和一些被虫蛀烂了的木头

<守秘人> 琥珀点亮了打火机，你们身边的蛛网被烧着了一些

<渡边> 琥珀·埃里卡进行灵感检定：D100=31/75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灵感检定：D100=41/85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守秘人> 你们意识到这里的环境十分肮脏，甚至肮脏到熟悉，很像是巴克利公寓

<凯瑟琳·希梅尔> “莫非…这里就是巴克利公寓的地下室？”

<凯瑟琳·希梅尔> 我试试能不能打开那个上锁的门。

<琥珀·埃里卡> “咦…那还真是神奇。”

<琥珀·埃里卡> “早知道应该拉他们一起进来的。” 锁能用枪打掉吗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锁匠检定：D100=17/66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守秘人> 凯瑟琳在打火机灯光微弱的映照下打开了锁，你们出了门，嗅到了一丝相对清新的空气，身后地下室里的老鼠蜂拥而出跑到了大街上或是钻进墙缝里。你们回到了巴克利公寓的大厅。

<守秘人> 现在刚刚入夜，天色昏暗。

<琥珀·埃里卡> “这下可真是…”

<琥珀·埃里卡> “我可没想跑回来啊，难不成我们现在还要想办法回去救他们？”

<琥珀·埃里卡> “现在去打扰耶格尔先生会不会不太好，但现在这样的情况我只能想到他了。”

<琥珀·埃里卡> 嘴上说着不好意思，但还是打算去找耶格尔支招。

<凯瑟琳·希梅尔> “总得要救的吧，当初我们可是为了救你才来庄园…！”我也跟上琥珀。

<琥珀·埃里卡> “那真是十分感谢~”

<琥珀·埃里卡> “我还以为你们觉得我拿钱就跑了呢。”

<守秘人> 你们回到了 4-C 门前，或许是因为已经睡下，迪特里希并没有像前一次那样迅速为你们开门。

<琥珀·埃里卡> “耶格尔先生…” 我先小声敲门。

<凯瑟琳·希梅尔> 我加重了一点力道敲门。

<守秘人> 在你们坚持不懈的敲门之下，你们听到了有些迟缓的脚步声，随后迪特里希的脸一如既往地随着门缝的打开出现在了你们面前，只不过现在看上去比前几天而言要更加憔悴。

<守秘人> “……是你们。” 他为大家开了门。

<守秘人> “急匆匆的，又有什么事？” 老人看上去很疲惫迟缓地坐在了椅子上。

<凯瑟琳·希梅尔> 我跟老人把格雷庄园里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进行一个讲！

<琥珀·埃里卡> “最后我们站到了那个圆圈上，我们就这样回来了。” 我总结道。

<守秘人> “啊……这是……” 迪特里希听完之后，默默地看着自己的手，沉默了很久。

<守秘人> 随后他慢慢地起身，从房间的内室里拿出一个铁皮盒子，你们认出这是之前他用来存放请愿书时用的

盒子

<守秘人> 他从里面拿出一瓶阿斯巴赫·乌拉尔特 (Asbach Uralt, 一种德国白兰地) 和一套显然很有年头的雕花水晶玻璃杯。随后有迅速关上箱子并锁好。然后给自己和你们倒上三杯酒, 用浓重的德国口音开始讲述:

“我并非从前就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是个垂垂老矣、身心俱疲、一味等待死亡的人。在很多年前, 在我的故国, 我是一群冒着生命危险铲除黑暗势力的勇敢之人的一员。你们现在用的杯子就是我的同伴们用过的。”

他看了看自己桌上的那张照片, 里面的四人——两男两女脸上洋溢着热情的微笑。

“你们总会让我想起我的同伴们。” 迪特里希疲惫地朝你们笑了笑。

“我们走遍了欧洲, 听了许多奇怪的故事, 发现了更诡异的真相:令人恐惧的真相, 人类不应该知道的事情。黑暗一个接一个地吞噬了我们, 偷走了我们的生命, 粉碎了我们的思想, 摧毁了我们的精神……现在只剩下我还在苟活。”

“时隔多年, 现在我又有了同样的感觉。巴克利里有某种东西在作祟……某种邪恶而古老的东西。这是一件超出正常理解范畴的事情, 而宅邸里的这些事……艾德蒙·格雷显然不仅仅是个房东这么简单……”

<琥珀·埃里卡> “果然耶格尔先生也是有经验的人, 我没有看错。”

<琥珀·埃里卡> “您对此有什么办法吗? 如果是人类还好, 可牵扯到这些非人生物的话…”

<守秘人> 他推了推桌上的那个铁皮箱子, 然后交给你们一把钥匙: “里面是我的日记, 记录着我们在故国所经历的事情。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有用的东西, 我不了解你们面对的邪恶的本质, 也不确定我给你们的东西能帮上什么忙……你们很快就会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肯定的, 或者看起来是必然的。现在你们已经用火把照亮了一种大多数人从未见过的黑暗, 一种将试图毁灭你们的黑暗。愿上帝怜悯你们的灵魂。”

<琥珀·埃里卡> “十分感谢…” 我郑重地接过。

<守秘人> “走吧……孩子们, 陪我走一程。” 迪特里希像是一瞬间苍老了十多岁, 老人撑起身体打算往公寓外走。

<琥珀·埃里卡> “您要去做什么?” 我提着皮箱捧着盒子没办法再搀扶他, “出去的话, 搭着我的肩膀吧, 耶格尔先生。”

<凯瑟琳·希梅尔> “走。” 我伸手扶住爷爷, 然后思考着对策。 “我们先通过地下室那边回格雷庄园去。”

<琥珀·埃里卡> “那个东西还是双向的?” 露出惊讶的表情

<凯瑟琳·希梅尔> “爷爷, 那您要去哪里?”

<守秘人> 迪特里希没有回答你们, 他像是已经很疲惫了, 一种深深的倦怠和虚弱席卷了他的身体, 让这个看起来应当高大的德国人变得格外瘦弱。他领着你们一路走出了公寓, 在夜色中踏进了街角的一家小教堂里。

<守秘人> 教堂的门有些残破, 长椅也缺乏修缮, 只有中央供人祈祷的圣像还是完好的, 但塑像也粗糙而简陋。

<守秘人> 迪特里希缓缓地跪下来, 在圣坛前祈祷了很久, 他的声音从洪亮到虚弱, 到最后消失了, 身体自然地垂下, 并且倒下。

<守秘人> ——他在圣坛之下死去了。

<凯瑟琳·希梅尔> “!”

<凯瑟琳·希梅尔> 我一下子失去了言语, 起身在小教堂里出声, “有人吗! 牧师…或者修女!”

<守秘人> 在凯瑟琳的呼喊之下, 从后门走来一个举着烛台戴着眼镜的年迈牧师, 他一眼就看见了迪特里希, 大吃了一惊, 在胸口划着十字祈祷了几句, 随后走过去检查迪特里希的身体。

<守秘人> “这、这……这位小姐和先生, 您两位是他的家属么……”

<琥珀·埃里卡> “对于他, 亦或是我们来说, 这都是最好的结局吧。” 抱着耶格尔的遗物, 对着他的遗体深深地鞠了一躬, “一旦被那种东西缠上, 就永远都无法摆脱。”

<琥珀·埃里卡> “一切都是会互相吸引的, 无论是黑暗, 还是我们。”

<琥珀·埃里卡> “我们是他的后辈。”

<守秘人> “两位能联系到他的家属或是——” 牧师画了个十字，“他已经荣归主的怀抱了……愿他的灵魂安息。”

<守秘人> “如果无法联系的话，那么这位先生的后事就交给我们吧。”

<凯瑟琳·希梅尔> “请您为他做最后的临终祷告，并让他葬进教堂公墓里，拜托您了。”

<凯瑟琳·希梅尔> 我抽出一百美金给牧师。

<凯瑟琳·希梅尔> “葬礼需要的花销。”

<凯瑟琳·希梅尔> “余下的钱，我捐给教堂。”

<琥珀·埃里卡> “……”有些感慨，沉默了很久。

<守秘人> “好的……虽说政府有公款提供给教堂用于圣事和葬仪事项……” 牧师叹了口气，“谢谢您，一切行善事的人，主都看在眼里。”

<琥珀·埃里卡> 最终拿出了西蒙的三个信封，全部递给牧师：“这些也...虽然前辈应该不会太希望大办。但捐了也好。”

<凯瑟琳·希梅尔> “……”我看上去很惊讶，但最终还是忍住了。“好了，我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赶紧回去吧！”

<守秘人> “这——！”即便是在昏黄的光线下，年迈的牧师也看出这是笔巨款，“我们不能接受这么多钱财！这只是一处小教堂，德不配位的话，主也会愤怒的！” 牧师强行把钱退还给了你们。

<守秘人> 他最终只收下了凯瑟琳的那 100 美元

<琥珀·埃里卡> 那我挠挠头，把钱收回去了，最后再对着耶格尔的遗体鞠躬后便离开了。

<守秘人> 你们离开了小教堂，回到巴克利的大厅里时，听到一个老妇人的尖叫和哭泣声：“罗比！！罗比！！” 凄厉的声音伴随着哐哐拍门的声响回荡在走廊中，但并没有人安慰她。

<琥珀·埃里卡> 没有理会，回到房间打开耶格尔的遗物盒子看看

<凯瑟琳·希梅尔> 我也跟着进行一个看。

<守秘人> 这个小盒子里有一本书，两个小包裹，还有那套水晶制白兰地酒杯的盒子。盒子本身古旧却很结实，挂锁已经年代久远却依然能用。钥匙是古旧，大号的铁艺品，装饰以错综复杂的蚀刻纹理。

<守秘人> 第一个包裹里有四个球体，这些黑色的球体像玻璃弹珠一样大小。根据迪特里希的日记，这些东西是从一群深潜者混血儿身上找到的。日记中解释说，每颗放入一升水中可配制一种腐蚀性很强的液体。配制好的溶液只能保持三天的有效期。

<守秘人> 第二个包裹中是两枚星形的石头，中央有一道像是眼睛一样的划痕，迪特里希的日记中载明这是两枚用棕褐色河石雕刻成的“旧印”

<守秘人> 除此之外日记中还记载着两种法术。

<琥珀·埃里卡> “看来耶格尔先生真的是很厉害的人。”把眼球分一下我和凯瑟琳一人二个，再一人分一个旧印。

新法术：基斯'米克尔之手

这个法术可以使施法者的一只手在 5 分钟内，被一种蓝色的能量所覆盖，该法术也可以主动解除。在接触任何东西后，都会对目标无条件地产生 1d2 点伤害，而无视对象的任何免疫（比如寒冷，火焰，电和化学等），这是因为这个法术可以从原子键的层面上破坏物质。使用该法术无需吟唱，需要消耗 1d4 点理智和 4 点魔法，每额外投入 2 点魔法，就可以造成额外 d2 点伤害。

新法术：命令害虫

这个法术允许施法者控制一定数量的害虫，如老鼠、苍蝇、虱子或蟑螂。该法术需要消耗 4 点魔法值和 1D3 点血量。其有效范围为 5 英里，并允许施法者控制 1D3 群特定的害虫。每额外消耗 2 点 mp，就可以增加额外的 1D3 群害虫。这使得施法者可以召唤大量的害虫。

被法术控制的害虫会服从施法者的简单命令而行动，这些命令可以多种多样，比如吃掉一个特定农场里的存粮，离开该地区并再也不回来，或者杀死某个指定的人。而那些会伤害这些生物的命令——比如走进火种或者溺死自己会不会产生效果或者令咒语结束。该法术每次施法持续一小时，在咒语结束时，害虫们会回复其自身的自然行为。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迅速在房间内进行一个配溶液。

<琥珀.埃里卡> 把我的皮箱和钱找个地方藏好，然后翻出床底下用来接水的水桶调配溶液。

<琥珀.埃里卡> 我用 1 个

<守秘人> 你们用一颗球体配好了溶剂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也学着琥珀用一个，以防万一。

<守秘人> 在你们调配溶剂的过程中，老妇人的尖叫声逐渐停止了，变为虚弱的啜泣声，声音离你们的房间很近，但她听起来情绪已经稳定了不少

<守秘人> 你们配好了两份溶剂

<琥珀.埃里卡> 拎着桶带着枪和旧印，我就这样打算回格雷的大宅子了。

<凯瑟琳·希梅尔> “我们把你的儿子带回来！”我对那边的老妇人大声说了一句。

<凯瑟琳·希梅尔> 然后进行一个跑路。

<守秘人> 你们回到地下室，站进了陶瓷贴成的圈里，在一阵熟悉的眩晕过后，你们又回到了罗比那个昏暗的房间里

<渡边> 渡边已记录琥珀.埃里卡的执行者档案变化:

<渡边> 理智: $33-1=32$

<渡边> 魔法: $7-1=6$

<渡边> 渡边已记录凯瑟琳·希梅尔的执行者档案变化:

<渡边> 理智: $54-1=53$

<渡边> 魔法: $10-1=9$

无声的宅邸 (卡尔&蕾贝卡)

<守秘人> 你们回到了西蒙的身边，而他已经醒来了。西蒙没有挣扎，也没有绝望，只是睁着眼睛在皮沙发上躺着

<卡尔·肯特> “醒了吗。”我走过去在他面前打了两个响指提醒我们的存在。“二楼的圆圈是怎么回事。”

<守秘人> “你是谁。”西蒙懒洋洋地挪动了一下自己的手，似乎还没有完全从药物的恍惚状态中清醒过来，“你干的？玩挺大。”

<卡尔·肯特> “你最好别是在装傻，西蒙先生。”这趟折腾下来，我感到自己的青筋都几乎显现在额头表面了。

“关于你的特殊癖好姑且放在一边，我也没有兴趣。二楼的人是怎么回事？”

<守秘人> “那个小吉普赛男孩？也是格雷的宠物罢了。”西蒙完全不在意卡尔的语气，继续懒洋洋地说。

<卡尔·肯特> 话应刚落，我攥紧左拳猛得落下——几乎消失在了他的腹部。“现在想说了吗？”

<卡尔·肯特> “再问一遍，二楼的人和圆圈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你们的真正目的，还有格雷现在的去处。”

<蕾贝卡·霍普斯> “真狼狈啊西蒙先生...不過這比起你對佈萊斯小姐做的醜惡事可溫柔太多了。”

<守秘人> 西蒙被卡尔猛地揍了一拳，痛得微微挣扎起来，但脸上的表情只是扭曲了一瞬，他轻轻咳了几声，侧头把血吐出来：“看你们这么着急，是凯瑟琳小姐踩进去了……？你们得去巴克利的地下室找她了，或许还能赶上她被老鼠吃得最后的一点残渣。”

<守秘人> “可惜了……凯瑟琳小姐。”西蒙微笑了一下，“她可比马恩小姐有趣多了，我相信她会是一个好玩具。”

<卡尔·肯特> 我对这句话过个心理学看他说是真是假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91

<渡边> 守秘人执行了一次秘密作战

<守秘人> 卡尔认为西蒙仍然在欺骗你们

<蕾贝卡·霍普斯> “…惡心的東西，世界上唯一連研究價值都沒有的傢伙就是你們這些性犯罪者。”我上去給他一巴掌。

<蕾贝卡·霍普斯> 順便也申請一個心理學。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4

<渡边> 守秘人执行了一次秘密作战

<守秘人> 蕾贝卡认为西蒙说的是实话——因为他懒得骗你们。

<卡尔·肯特> 我保持先前平静的表情在西蒙面前蹲坐了下来，伸出右臂小心地摆正他刚刚被蕾贝卡扇到偏侧一边的脸，然后从自己的身侧笔直击出左拳直击西蒙的下巴。

<卡尔·肯特> “如果你还想嘴硬的话，我也不介意继续采取其他措施了。”晃了晃自己的左手，重新站起身来

<蕾贝卡·霍普斯> 我等卡爾揍完之後掏出口紅在他臉上胡亂摸一通，然後衝著他蛋蛋踹一腳。“像你們這種人——就該被物理閹割。”

<守秘人> “德国人，暴力解决问题，你们还会再次——”西蒙被蕾贝卡踹中要害之后显然承受不了这种痛苦，呜咽一声挣扎着朝沙发内侧蜷缩起来。

<卡尔·肯特> “对了霍普斯小姐，您的相机还带着吧？”得到出气筒后用比先前轻快得多的声音回头问道，“介意给我和西蒙先生拍张照吗？”

<蕾贝卡·霍普斯> “我很樂意。”我拿出相機。

<卡尔·肯特> “不要照到我的脸就可以。对——就是这个角度。”我走过去拎起蜷缩起来的西蒙的头发，强迫他直起身来面对摄像头。“茄子——”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拍一張。“真是滑稽的畫面。”

<蕾贝卡·霍普斯> "他被畫的像個小丑。"

<守秘人> 西蒙的表情显得相当屈辱地被你们拍了照片，但他仍然没有说话，而是晃了晃脑袋：“……所以呢？还想做什么？”

<卡尔·肯特> “谢谢，霍普斯小姐，您能开心就是我最大的慰藉。”我将西蒙扔回皮沙发上，“如果西蒙先生还想混这行的话，你最好配合我们。如果霍普斯小姐顺心了，兴许这张照片不会被公布在报纸上。”

<蕾贝卡·霍普斯> "餐廳裡的拉桿是怎麼回事？"

<守秘人> “我无所谓，活着就是为了找乐子的，如果登在报上会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刺激，那也无妨。”

<守秘人> “格雷吃饭时候用的装置，防止他的晚餐逃跑——看来你们已经见过了，真有意思。”

<蕾贝卡·霍普斯> "樓上的人被注射鎮定劑又是為了什麼？"

<守秘人> “储备粮。”

<卡尔·肯特> “格雷...？他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么，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说法？”我显得有些紧张

<守秘人> 西蒙爆发出一阵让你们毛骨悚然的狂笑：“哈哈哈哈——既然是这样，你们为何不亲自去见见他呢？格雷的房间就在三楼，他几乎一直都在那里，丑陋地，梦幻般地漂浮在池水当中……去见见吧，不虚此行！我亲爱的租客们！”

<卡尔·肯特> “...霍普斯，回公寓去。”我看着精神失常般大笑着的西蒙，对着身后的蕾贝卡说道。“带上卧室里的女性一起。”

<蕾贝卡·霍普斯> "真是疯了...肯特先生，您先把他打晕吧？"

<蕾贝卡·霍普斯> "我有點擔心公寓裡的衛生……她傷的不清。"我去臥室試試把佈萊斯抱起來。

<守秘人> “为什么不杀了我呢？就像你们对大多数美国人做的那样？”西蒙看着卡尔微笑。

<卡尔·肯特> 我走上前去扯着西蒙的头发将他的额头往咖啡桌上砸去，同时嘴里小声念叨着。“因为我不会干没有十分的把握的事。”

<卡尔·肯特> “见鬼去吧，西蒙。”

<守秘人> 卡尔感到颅骨之下传来轻微碎裂的闷响，西蒙的额角流下了鲜血，再次被你击晕了过去。

<卡尔·肯特> “虽然他说是在公寓的地下室...真假先姑且不论，我想就算到了什么穷乡僻壤的地方，那个埃里卡应该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见西蒙失去意识后，我把他重新放置在了沙发上，一边补充道。“我主要担心的是希梅尔小姐，她和那家伙不一样。”

<卡尔·肯特> “这个宅邸还有一些我很在意的地方，所以我打算留在这里继续调查一下。霍普斯小姐打算怎么做？”我看着已经抱起伤痕累累女性的蕾贝卡

<蕾贝卡·霍普斯> "看樣子您和埃裡卡先生在先前就有過一些接觸...我們要不要回到樓上那個房間看看？我覺得還是先找個乾淨的地方放下佈萊斯小姐吧。"

<卡尔·肯特> “...我们也就是在去见考德威尔先生的路上碰过面，也不算是熟人。不过这个地方确实并不适合放置伤者，我们先走吧。”朝蕾贝卡点点头

<蕾贝卡·霍普斯> 我要對卡爾心理學看他是不是對我撒謊(……)

<卡尔·肯特> “我先去回收下对讲机。”像是想起什么一样走出门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9

<渡边> 守秘人执行了一次秘密作战

<守秘人> 蕾贝卡认为卡尔对琥珀熟悉的程度显然不是“只碰过面”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饒有興趣地對卡爾笑了笑，然後跟著走。

<卡尔·肯特> 我前往客厅将对讲机带走后便一起上到二楼继续搜查接下来的房间

<守秘人> 这个房间里到处都是笼子。大约一半的动物是小狗，其余的是猫。它们看起来都被照顾得很好，每个笼

子里都有食物和水碗。奇怪的是，虽然所有关在笼子里的动物都很活跃，但却没有动物发出叫声。

<守秘人> 动物特有的气息充斥在这个房间里，离你们最近的有一只白色的萨摩耶，他朝你们晃尾巴

<卡尔·肯特> 我能过个灵感看是不是声带被切除了吗

<卡尔·肯特> 走过去蹲下来看看那只萨摩耶

<守秘人> 萨摩耶隔着笼子好像很兴奋地想舔你的手！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侦查检定：D100=2/55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侦查检定：D100=25/7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守秘人> 你们看到萨摩耶狗狗的下巴上有一处毛发比较短的地方，你们摸了摸，发现软软的毛发里有一处伤疤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教育检定：D100=22/85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医学检定：D100=65/71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秘人> 你们都意识到这是中型犬声带的部位，而这个房间里之所以如此安静得诡异，是因为它们的声带都被切断了——这里有许多笼子，每个笼子里都有一只猫或者狗，加起来一共有 73 只。它们看着你们，但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只有爪子敲在笼子上的细碎声响。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72/55 失败, 蕾贝卡·霍普斯的 San 值减少 1 点, 当前剩余 54。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现象……指挥官阁下，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卡尔·肯特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84/70 失败, 卡尔·肯特的 San 值减少 1 点, 当前剩余 69。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现象……指挥官阁下，您……看见了什么？

<守秘人> 萨摩耶蹭蹭你们的手，一只吉娃娃在笼子里挤出很丑的表情朝你们吐舌头

<蕾贝卡·霍普斯> "...真可怜。"

<卡尔·肯特> "...怎么能对手无寸铁的小动物做这种实验，真是丧尽天良。" 我看着白色的中型犬对我们的示好，不禁愤愤地感慨了起来。"其他房间的人难道不是更——抱歉，失言了。" 意识到蕾贝卡也在旁边，将脱口而出的话吞了回去

<卡尔·肯特> "咳...总之，霍普斯小姐打算怎么做？将它们都放出来么？" 我站起身来问道。"如果西蒙没撒谎的话，格雷应该就在楼上了。"

<蕾贝卡·霍普斯> "...等结束之后再放它们出来？真是可怜的動物。"

<守秘人> 这时，你们听到隔壁，琥珀和凯瑟琳先前消失的房间里传来轻微的动静

<蕾贝卡·霍普斯> "對了，我們先去……把佈萊斯小姐放下。"

<蕾贝卡·霍普斯> 我去那個房間看看。

<卡尔·肯特> "一直这样也不是办法，还有刚才那个房间的声音，难道说有人、" 我马上拔出手枪，小心地走向那个房间

汇合。在那之后——

<守秘人> 你们走进房间时，看到凯瑟琳和琥珀一人手里提着一个桶，又凭空出现在了房间里

<琥珀·埃里卡> “嗨喽！”

<卡尔·肯特> “...这东西是双向的？”有些不可置信地问了一句，慢慢放下了举着枪的手

<卡尔·肯特> “还有那个桶，那又是什么。”

<琥珀·埃里卡> 拎着桶朝同伴们打招呼。

<琥珀·埃里卡> 我把回去以后发生的大概事情告诉卡尔和蕾贝卡。

<蕾贝卡·霍普斯> “桶？这是哪里来的。”

<琥珀·埃里卡> “完了。”我一敲脑袋，“怕损坏耶格尔先生的日记我们没有带过来，那两法术虽然我已经铭记于心但无法背出来啊。”

<卡尔·肯特> “太过简短，重来。”完全没听懂琥珀的说法中的细节，扶了扶额头重申道。“至少说得像流水账一样。”

<蕾贝卡·霍普斯> 我去之前放著暈了的人的房間裡把佈萊斯先放下再說。

<琥珀·埃里卡> “我们被传送阵送回了公寓的地下室，随后找耶格尔先生求救。耶格尔先生给予了我们两个魔法道具以及一本日记。日记上记载着他以前与黑暗神秘之物斗争的过程以及两个法术。”

<蕾贝卡·霍普斯> “法术？是什麼法术...真沒想到我居然能見到真的。啊對了，邊上的房間裡有很多被切除了聲帶的動物。”

<琥珀·埃里卡> “打拳的法术和命令害虫的法术。”

<琥珀·埃里卡> “这个打拳法术应该很适合卡尔前辈。”

<卡尔·肯特> “...这样啊。”用某种不置可否的眼神打量着琥珀的说辞。“那之后如果出了什么事就都交给你来解决了，没有异议吧，埃里卡先生。”

<蕾贝卡·霍普斯> “...我倒是有聽說我們家在創立之初，出現過一個能操控鼠群的人。”我看著法术喃喃自語。

<卡尔·肯特> “你们不在的期间，我和霍普斯小姐去问了西蒙关于这里的事。如果他没有撒谎的话，格雷应该就在三楼的某个房间里了。”顿了顿，又问道。“...埃里卡先生先前见到格雷时没有什么想法么？”

<琥珀·埃里卡> “他很胖，胖的不像一个正常人类。”

<琥珀·埃里卡> “我肯定不行啦，还是要靠前辈~”

<琥珀·埃里卡> “我可做不到像是前辈这样一拳捏爆一个苹果。”

<卡尔·肯特> “嚯，这样啊...没想到霍普斯小姐的家族竟然也有过这种经历。”

<蕾贝卡·霍普斯> “也？”

<琥珀·埃里卡> “也？”

<凯瑟琳·希梅尔> “也？”

<卡尔·肯特> “我指的是都是和害虫有关的经历，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如果引起误会的话我很抱歉。”由衷地向蕾贝卡道歉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要對卡爾心理學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真心口胡了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18

<渡边> 守秘人执行了一次秘密作战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话术检定: D100=43/6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秘人> 蕾贝卡认为卡尔不是不小心口胡的，他确实掩盖了什么，但这目前对你们而言没有不利影响。

<蕾贝卡·霍普斯> “我還曾見過她的畫像...馬修說我和那個人長得很像。……說實話我覺得老鼠挺可愛的，只從外

表看的話。”

<卡尔·肯特> “？所以说你认错人了吧，埃里卡先生。”用不可置信的眼神看了对方一眼。“总之既然这边告一段落了，先把这位女性放置在隔壁的病床上吧。”我指了指一旁的墙壁

<卡尔·肯特> “既然二位看起来准备充足的话，那我们事不宜迟去三楼吧。时间长了外边的门卫可能会起疑心也说不定。”

<琥珀·埃里卡> “那这就走吧。”

<凯瑟琳·希梅尔> “稍微等一下，我再去看看西蒙…你们把他怎么样了，还留着一口气吗？”

<蕾贝卡·霍普斯> “還活著。不過就他的情況來看，大概活不久了。”

<凯瑟琳·希梅尔> “…噢，我不想让他就在这里死掉。抱歉，稍等我一下。”

<蕾贝卡·霍普斯> “……我陪你去吧。”

<卡尔·肯特> “…我也去一趟，万一出什么问题就不好了。”

<凯瑟琳·希梅尔> 于是我过去西蒙的房间，看到他瘫在沙发上，继续把他绑好拷好，顺带扭折了他的双手手腕。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力量检定：D100=43/75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守秘人进行检定：D100=74/65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秘人> 你们看到凯瑟琳的身体里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把西蒙的手腕咔咔扭折了

<守秘人> 西蒙的额头上还在流着血，似乎是陷入了深度昏迷的状态，只是闷哼了两声没有反应。

<卡尔·肯特> “可以问问这么做的理由么？”对凯瑟琳的行为有些不解

<凯瑟琳·希梅尔> “防止他再干些什么事情呀-`， (๑`^`๑)”

<蕾贝卡·霍普斯> “哈。他是個可恥的強姦犯——要是方法的話，我甚至想試著化學閹割他。”

<凯瑟琳·希梅尔> 在那之后，我继续用手铐给他铐好，脚镣戴好，然后试试急救他。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急救检定：D100=78/3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急救检定：D100=89/35 失败。不利的战况。

<卡尔·肯特> “现在对他施虐也没有任何好处，希梅尔小姐。”我着实感到不解，“霍普斯小姐的话我倒是能理解。”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急救检定：D100=16/3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凯瑟琳·希梅尔> “麻烦了。”我天真地叹了口气，“我想留他一口气，把他带回乡下，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凯瑟琳·希梅尔> “卡尔先生，人死了是没有意义的，活着才有意义。”

<卡尔·肯特> 我着实有些看不下去了，于是干脆上前帮奄奄一息的西蒙做最低程度的伤口处理

<凯瑟琳·希梅尔>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来过美国乡下，有机会我很乐意请您来我家乡。”

<琥珀·埃里卡> “可这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决定的，凯瑟琳小姐。”

<卡尔·肯特> “嗯…如果希梅尔小姐希望的话，那就按照您的方法做吧。”

<守秘人> 卡尔简单地处理了一下，至少包扎了西蒙头上的伤口。现在至少他的脑袋看起来没那么凄惨了

<琥珀·埃里卡> “好歹我还是一个警察，能决定他生死的只有法律。”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醫學检定：D100=68/71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D3=1

<守秘人> 蕾贝卡对伤口做了进一步的治疗，西蒙看上去要比之前好一些了。

<凯瑟琳·希梅尔> “那边有一望无际的农田，很大的谷仓，一个人再凄惨的尖叫都传不出来。”

<卡尔·肯特> “…？”我向凯瑟琳投去今天不知道第几个不可置信的眼神

<凯瑟琳·希梅尔> “我想试试看，他会不会在主的关怀下戒毒…”

<蕾贝卡·霍普斯> “...希梅爾小姐，現在說這些或許會有點早。不過我想邀請你——等結束之後，願意來我的故鄉轉轉嗎？”

<凯瑟琳·希梅尔> “为蕾贝卡小姐的医学实验提供一些帮助…”

<凯瑟琳·希梅尔> “试着重新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凯瑟琳·希梅尔> “唔，唔，我可不信任美国的监狱。琥珀先生，我们就直说了吧，你想要什么？”

<凯瑟琳·希梅尔> “事情结束之后，属于我的那份赏金我可以分一半给你。”

<卡尔·肯特> “虽然我很不想承认，但目前的情况确实是埃里卡先生的说法更加占理。”我叹了口气，有些手足无措地对两名女性说道。“西蒙可不是小混混那种程度，他的脸在这里无人不知，你打算如何带走他呢？”

<凯瑟琳·希梅尔> “那很简单，到时候划花就好了。”

<琥珀·埃里卡> “赏金就不用了，只要你有办法带走，事先声明我不会帮你们掩饰这件事。”

<琥珀·埃里卡> “怎么对他我都无所谓，但纵容同伴对他人私自用刑会影响我的工作。”

<蕾贝卡·霍普斯> “...真想讓希梅爾小姐也尝尝我保姆做的蘋果派。”

<凯瑟琳·希梅尔> “不过真的很难办的话交给西奥多处置也不是不行啦…”

<凯瑟琳·希梅尔> “反正我们是占理的一方，选择权很大。”

<卡尔·肯特> “如果二位自有办法的话，我也没有意见。”我叹了口气，突然开始怀念家的感觉。

<蕾贝卡·霍普斯> “感謝馬修，我真的學到了很多。...我等不及告訴他我繼承了家裡多神奇的血脈了。”

<凯瑟琳·希梅尔> “西蒙先生，你醒了吗？”

<渡边> 守秘人进行检定：D100=6/75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凯瑟琳·希梅尔> “你都听到我说的了吧？”

<守秘人> 在你们毫不掩饰的交谈声中，你们看到西蒙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因为疼痛而小口地吸着凉气，但并没有说话。

<凯瑟琳·希梅尔> 用力揪起他刘海迫使他和我对视，伸手摸了摸他脸上血污，语气温柔而甜美。“期待你的新生活吗？”

<守秘人> “……嗯？如果是和凯瑟琳小姐一起的话，那倒挺不错。”西蒙眯着眼睛微笑，似乎完全不介意自己已经被折断的双手。

<卡尔·肯特> 故意不去看那边奇怪的走向，径自坐在皮沙发上检查随身携带的手枪

<凯瑟琳·希梅尔> “我不会像你对待巴克利公寓里的邻居们那样对你的…耶和華教誨我們，要愛你的仇人。我會愛你。教你去做有用的人，只要你不死在那之前。”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拿出筆和紙看著兩人，然後笑瞇瞇地開始記下他們的狀態。

<凯瑟琳·希梅尔> 丝毫不在意地用脸颊贴贴他脸颊。“Simon, do you love me?”

<琥珀·埃里卡> 琥珀不是很懂他们变态，在旁边玩水。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取悦检定：D100=15/80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渡边> 守秘人进行心理学检定：D100=57/65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蕾贝卡·霍普斯> “對於西蒙先生您這種人來說...能得到這種結局未免過於幸福了。”

<守秘人> “悉听尊便……凯瑟琳小姐，不过被我爱上的话，说不定你虔诚的灵魂也会被玷污，这可去不了您向往的主的怀抱……”西蒙也同样眷恋地轻轻蹭了一下凯瑟琳的脸。

<蕾贝卡·霍普斯> “我覺得我得收回自己先前的話...既然沒人願意研究你們這種渣滓，為什麼我不做第一個？——我要比那些男人先破解你們的心路歷程…”我滿足地看著這樣的畫面，順便拿出相機拍了下來。

<凯瑟琳·希梅尔> “是吗…那你要乖呀，西蒙…”

<凯瑟琳·希梅尔> 毫不在意地用裙角擦了擦蹭到的脸上脏污，再示意同伴可以走了。

<卡尔·肯特> 一直不停地反复检查手枪也不是个办法，我犹豫再三后，索性朝一旁摸鱼的琥珀开了口：“埃里卡先生，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要说。”

<琥珀·埃里卡> “来了，什么事。”

<琥珀·埃里卡> 我很听话的过去。

<卡尔·肯特> 我一边小声说着，一边瞟了眼看起来似乎还有些恋恋不舍的凯瑟琳三人那边。“…你觉得西蒙是个什么样的人，说你最直接的看法。”

<琥珀·埃里卡> “垃圾啊，怎么了？”

<卡尔·肯特> “…其实这种问题一般来说我绝对不会来问你，但现在看样子这里除了你外再没什么适合的人了。”
我不忘明里损了对方一顿，再重新开口道：

<卡尔·肯特> “——难道说西蒙这种人其实很受女士青睐？”

<卡尔·肯特> “我没有过多接触过除了我妻——家人外的异性，但至少这方面的常识我还是知道的。但是西蒙——现在这种情况完全超乎了我的理解。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人渣就算落魄成这样、都会有人愿意如此…嗯，如此贴近他。”我试图整理自己的措辞，好让它听起来没原先那么奇怪。“据我所知，没有任何女性会喜欢一个可能身患性病、像是得了狂犬病一样疯癫的瘾君子。”

<琥珀·埃里卡> “也很受我们同性恋青睐，单纯看脸的话。”我蹲在卡尔的旁边如此说道。

<卡尔·肯特> “他现在甚至都没办法好好控制吞咽自己的唾液。”我的视线又下移到了周围地面上带着血沫的几摊血迹。

<卡尔·肯特> “……”我没想到琥珀这么直白地说出来，不免又将目光转移回来

<卡尔·肯特> “我大概知道你的性向，埃里卡先生。我并不会因为这个对你有什么偏见，虽然你总是在各种方面惹恼我。但这不一样。”

<卡尔·肯特> “我想从你的角度出发、兴许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嗯…一种对异性的角度出发？”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聆听检定：D100=90/5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聆听检定：D100=20/25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凯瑟琳·希梅尔> 那凯瑟琳没听到。

<卡尔·肯特> “脸…？”

<琥珀·埃里卡> “我是异性？”指着自已没忍住笑出声来，“抱歉抱歉，您继续。”

<蕾贝卡·霍普斯> “…这可是活生生的人渣摆在我面前。比起去监狱裡被监视著的询问他们——这种人被拿来研究难道不是再好不过吗？这可是他最后能对社会做出贡献的机会了，肯特先生。”那我很敏锐地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凯瑟琳·希梅尔> “你们在说什么呀——”那我注意到了他们在小声嘀咕，还是站起身凑过去，“我们不赶紧上三楼去打倒那个格雷吗？”

<卡尔·肯特> “…总之这段话你就当从没发生过，不能外传——尤其是向那二位——…”探讨完后，我唐突警告了一番琥珀后又看了奇怪氛围的三人组那边一眼，才发现先前还着迷中的蕾贝卡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偷听到了我的对话

<琥珀·埃里卡> “现在的他除了脸以外也没什么值得喜欢了吧，如果不知道他真面目我还挺喜欢的。”但是看着西蒙现在被打肿的脸觉得自己说的话好像在放屁，“额，当我没说。”

<琥珀·埃里卡> “现在他在我眼里已经是猴子了。”

<卡尔·肯特> “我以为对你而言，有钱就足够打动你了。”努努嘴，不再提之前的话题

<琥珀·埃里卡> “前辈问我为什么会喜欢西蒙这种人渣。”我小声逼逼。

<琥珀·埃里卡> “那倒不至于，前辈。我比你想象的更有钱。”露出一个属于资本家的笑容。

<凯瑟琳·希梅尔> “啊？琥珀先生你喜欢他呀？”吃了一惊，“那我会不会做得太过分了？”

<卡尔·肯特> “抱歉，是我冒犯了。但我还有几个问题需要等到证实，西蒙他现在的状况还能回答问题么？”

<琥珀·埃里卡> “我喜欢还没被打成猴子的他。”

<凯瑟琳·希梅尔> “也就是喜欢他的脸？”

<琥珀·埃里卡> “凯瑟琳小姐对着他在这张脸还能倾诉爱意，我觉得你们是真爱，十分滴佩服。”

<琥珀·埃里卡> “是的，乐意把他头砍下来泡进药水里当收藏品那种程度吧。”

<琥珀·埃里卡> “在脸还没变成猴子的时候。”

<蕾贝卡·霍普斯> “現在當然不行，這種情況我也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數據。不過只要調整正常他的狀態...或許是鎮定劑、或許是其他的藥劑——當然，直接在他身上做強制戒毒的實驗我肯定也能收穫頗豐。”我露出了一個屬於心理學家的笑容(?)

<凯瑟琳·希梅尔> “可是我不喜欢他呀，我喜欢蕾贝卡小姐这样的…？”

<琥珀·埃里卡> “那蕾贝卡小姐要不要试试看耶格尔先生送我们的神奇溶液。”我把一枚硬币扔进溶液中给蕾贝卡展示，“您不好奇人渣被溶液溶解的样子吗？”

<琥珀·埃里卡> “把泡了溶液的西蒙给格雷吃不知道会不会有特殊效果。”

<守秘人> 你们看到被琥珀扔进去的那枚硬币泛起气泡，随后迅速地消解了

<凯瑟琳·希梅尔> “用人做这样的事情…吗？”

<琥珀·埃里卡> “我与前辈曾经也经历过这等奇异的事件，虽然他现在不承认。当然也有可能是前辈自身已经被黑暗不知名的东西替代了也说不定呢~”

<琥珀·埃里卡> “我想的没错的话格雷，他那样的体型是非人生物没跑了。”

<琥珀·埃里卡> “如果是普通有钱有势胖子的话我现在就不在这了，但如果他是那种东西就不能坐视不理。”

<蕾贝卡·霍普斯> “嗯...很有趣的提議啊肯特先生！——果然與我猜的一樣，您和埃裡卡先生有過一段故事呢.....聽上去非常驚心動魄？”

<琥珀·埃里卡> “一起想办法把格雷去除吧，害怕的话现在离开也来得及。”

<卡尔·肯特>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过了你把我跟别的什么人搞混了，你难道喝酒喝到自己的脑子也不正常了？”

<蕾贝卡·霍普斯> “诶？真是受寵若驚...能被希梅爾小姐喜歡，我非常的高興。”

<琥珀·埃里卡> “不是人的话，道德伦理与法律就都没用啦~至于西蒙——这家伙多半现在也不是人了吧，不如最后利用一下。”

<琥珀·埃里卡> “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卡尔·肯特> “没有这种事，请你不要妄自猜测，霍普斯小姐。我是第一次来到美国本土。”转头又直接否决了蕾贝卡的说辞

<琥珀·埃里卡> “抱歉现在才想到这件事，如果西蒙现在不是人类，我就不能让您带走他了。”

<凯瑟琳·希梅尔> “诶、不是人类吗…？”

<蕾贝卡·霍普斯> “如果已經脫離了人類範疇，那做心理上的研究就沒有意義了...我只對人感興趣。”我顯得有些苦惱，但很快又笑了起來。“不過以我淺薄的醫學知識……看看它被腐蝕的樣子說不定也能學到點什麼。”

<凯瑟琳·希梅尔> “…你有什么证据吗，琥珀先生？”

<卡尔·肯特> “等等，至少现在还不行。”我看到发生在硬币上的事后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了起来

<琥珀·埃里卡> “这已经不是普通人渣的问题了，而是有关人类安危的问题。目前我们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自我增生和繁殖，如果数量增加可就糟糕了。”

<卡尔·肯特> 说着，我拿出先前顺走的对讲机，朝西蒙那边走去并提问道。“其他的事先放一边，我还有几件事

问你。

<蕾贝卡·霍普斯> "...真的是這樣嗎？埃裡卡先生。"

<琥珀.埃里卡> “帶着他去見格雷不就能知道了，我敢打包票格雷 80% 的概率不是人類。”

<守秘人> 西蒙慢慢地側頭朝着地上吐出一口嘴里的血，眯眼看向卡尔：“这是什么，临终关怀？”

<琥珀.埃里卡> “我也不知道呢，前辈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蕾贝卡·霍普斯> "...我露出了非常感興趣的表情。

<卡尔·肯特> “一，这个对讲机是我从这层的客厅拿到的。它的用途是和这宅邸周围的门卫或是其他工作人员联络么？它的主机在哪里？先前使用过它的人是谁？”

<琥珀.埃里卡> “对了，保险起见。我和凯瑟琳小姐身上都还留有一个可以制作这种腐蚀性溶液的球。我们在这里找个桶接一升水调配掉吧。”掏出身上的球，在房间找有没有桶或者别的容器

<卡尔·肯特> “二，宅邸附近的诸如守卫、打手一类的工作人员亲眼见过格雷么？他们中为什么不曾有一人进来过宅邸，是被这么命令了还是别的原因？”

<守秘人> “对讲机是我和格雷联络用的。”西蒙歪了歪头，“他那边的通讯频道是长期打开的，你这么好奇的话，不如按下按钮听一听他在干什么？”

<琥珀.埃里卡> “格雷有什么弱点吗？”蹲下来试图与西蒙对视，但看到他惨不忍睹的脸还是别开了脸，用后脑勺跟他说话。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去厨房那边找了容器继续进行一个泡。

<守秘人> “为什么没人进来宅邸……因为格雷不喜欢见到和自己无关的人，就这么简单。”西蒙耸了耸肩，“……弱点？哈哈哈哈哈——”他突然大笑起来，“我倒也想知道，还有什么能够逃出他的掌心……”

<卡尔·肯特> “三，高斯特议员现在在哪里？...我从霍普斯小姐那里都听说了先前我不在时，公寓内发生的事。”我补充了一嘴。“虽然我对那名议员并没有好印象，但既然与委托人有关那我想还是有必要打听一下的。”

<守秘人> “死了，不然为什么我会磨蹭到中午才来处理你们。”西蒙懒洋洋地回答，事不关己。

<卡尔·肯特> “...二位小姐意下如何？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就这么尝试了。”攥着对讲机回头问道

<凯瑟琳·希梅尔> “试试吧…”

<卡尔·肯特> “...四，二楼那个似乎可以瞬移到地下室圆圈的用途。以及如果用工具人为把这块瓷砖完整拆卸下来并带到别处的话还有效么。”

<蕾贝卡·霍普斯> "為什麼不試試呢？"

<卡尔·肯特> “这么说，除了你外这个地方并无其他人真正见到过格雷？...除了二楼那个男孩外。”

<守秘人> “奥术秘法这样的东西就去问那个吉普赛小子吧，你指望我懂什么？看来还是我对你们太坦诚了？”西蒙嗤笑一声，“感到荣幸吧，你们是第一批在收到邀请前就主动进入宅邸的客人。”

<卡尔·肯特> “坦诚不坦诚这件事由不得你，西蒙。如果不想再多吃苦头的话，我希望你还是再保持多点耐心。”我感觉自己的头又开始痛了起来

<卡尔·肯特> 说着，我朝蕾贝卡点点头，按下了对讲机的按钮

<卡尔·肯特> “敢说话我就杀了你。”一边这么朝西蒙威胁道

<守秘人> 隔着微弱的电流杂音，你们听到了沉重的呼吸声，像是某个体型巨大的人才能发出来的鼾声，除此之外还有水波漾开的细微哗啦回音。

<卡尔·肯特> “水声...？”回忆起先前在二楼时天花板有没有濡湿的痕迹

<守秘人> 没有，这幢房子的装修相当考究，天花板上没有渗水的迹象，甚至整个房子里也没有漏水

<卡尔·肯特> “看来这里确实有很多不合常理的东西存在。”干脆地将对讲机重新关闭后，蹲下来又环视了遍现场。“我的提问差不多已经结束了，那么现在决定怎么处理他？”

<守秘人> “我很有兴趣陪你们耗到格雷醒来。”西蒙挑眉。

<凯瑟琳·希梅尔> “…十诫中有不可杀人的戒律。”捏紧了裙角有点警惕地看着卡尔。

<凯瑟琳·希梅尔> “我们把他放在这里…先去处理格雷那边吧”

<琥珀·埃里卡> “带着一起去吧，情况不好就把他丢去和自己老板相亲相爱。”

<蕾贝卡·霍普斯> “他已经不算人了。…伤害、不，杀人的人是应当偿命的。不然对布莱斯小姐和议员先生来说都太过分了吧？”我笑瞇瞇地看著凱瑟琳。

<凯瑟琳·希梅尔> “……………”

<凯瑟琳·希梅尔> “…带着去吧，至少我不会杀了他。”

<琥珀·埃里卡> “放心吧，这里有靠谱的警察在呢。”

<卡尔·肯特> “…我处理一下现场。如果到了真的需要西蒙的场合的话，这里的环境也许会让警方起疑到我们身上也说不定。”

<卡尔·肯特> 那我只是拿出手帕将门把手一类徒手接触到的地方简单擦拭了一下

<琥珀·埃里卡> 去

<卡尔·肯特> 路上顺带确认一下二楼那个圆圈房间的门是敞开着的

紧随其后的黑暗

<守秘人> 通往三楼的楼梯是二楼转角的一处旋转楼梯，你们走上楼梯，楼梯间连接着门敞开的会客室，这个房间有四张超大的皮沙发和一张咖啡桌。地板是抛光的黑色大理石，墙壁上覆盖着抽象的马赛克。二十英尺高的天花板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天窗。

<守秘人> 与休息室连通的还有另一扇门，隔着那扇门，传来了隐约的水流声。

<琥珀·埃里卡> “格雷...就在那个里面吗。” 低声说道。

<卡尔·肯特> “听声音来源的话，没错了。” 我点点头

<琥珀·埃里卡> “那我们...现在进去？”

<凯瑟琳·希梅尔> “进去！”

<蕾贝卡·霍普斯> “进去吧。”

<卡尔·肯特> “...刚刚西蒙有说过吵醒格雷，我想他现在应该还在睡眠中，最好小点声。”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们轻手轻脚地进去(?)

<渡边> 琥珀·埃里卡进行潜行检定：D100=48/4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轻轻推开门。

<琥珀·埃里卡> 那我很普通的蹑手蹑脚进去了

<卡尔·肯特> 我也探头看看门里面的光景

<守秘人> 在明亮而宽敞的房间里有更加奢靡而典雅的装饰，房间的地板、墙壁都铺着黑色的大理石地砖。四处都流淌着梦一样璀璨而耀眼的华丽光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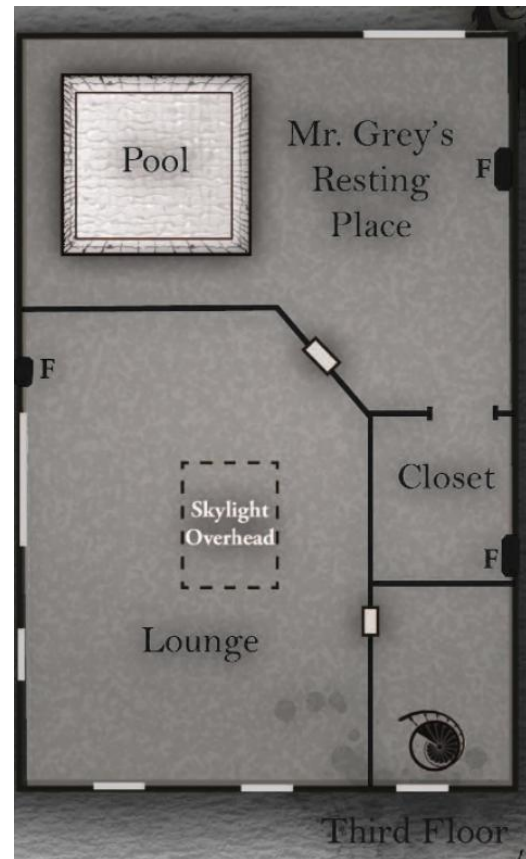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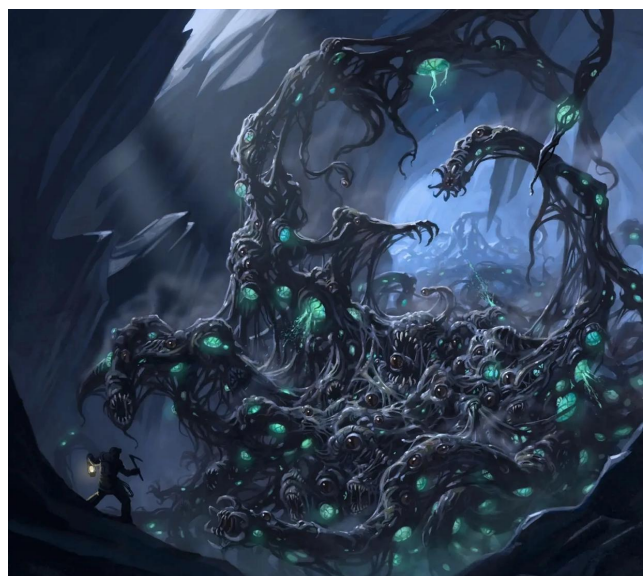
然而在房间正中央，波光粼粼的巨型水池里，却是一团黑亮形体。那无定型的身躯散发出恶臭，在纯净的水中蠕动着、流淌着……一团无定形的原生质肿泡，闪着隐隐约约的微光。上万只放出绿光的，脓液似的眼睛不断在它的表面形成又分解。它占据了整个池子，像是某种骇人的病毒，盘踞在这幢城堡一样的建筑最高的顶端——透过玻璃穹顶，群星照耀着这个丑陋而亵渎的生物：祂无数的绿色眼瞳就像是星星，就仿佛祂真的自群星而来。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30/54 成功, 蕾贝卡·霍普斯的 San 值减少 1D6=1 点, 当前剩余 53。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现象……指挥官阁下，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卡尔·肯特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34/69 成功, 卡尔·肯特的 San 值减少 1D6=4 点, 当前剩余 65。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现象……指挥官阁下，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琥珀.埃里卡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54/32 失败, 琥珀.埃里卡的 San 值减少 1D20=13 点,当前剩余 19。光学显示器故障, 磁场指数大幅波动, 检测到异常共振现象……指挥官阁下, 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8/53 成功, 凯瑟琳·希梅尔的 San 值减少 1D6=5 点,当前剩余 48。光学显示器故障, 磁场指数大幅波动, 检测到异常共振现象……指挥官阁下, 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灵感检定: D100=24/5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的疯狂发作-临时症状:

<渡边> 1D10=9

<渡边> 症状: 恐惧: 调查员陷入对某一事物的恐惧之中, 就算这一恐惧的事物是并不存在的, 持续 1D10=6 轮。

<渡边> 1D100=29

<渡边> 具体恐惧症: 人群恐惧症 (Demophobia): 对人群的恐惧。(守秘人也可以自行从恐惧症状表中选择其他症状)

<渡边> 琥珀.埃里卡的疯狂发作-总结症状:

<渡边> 1D10=10

<渡边> 症状: 狂躁: 调查员患上一个新的狂躁症, 在 1D10=1 小时后恢复理智。在这次疯狂发作中, 调查员将完全沉浸于其新的狂躁症状。这是否会被其他人理解 (apparent to other people) 则取决于守秘人和此调查员。

<渡边> 1D100=33

<渡边> 具体狂躁症: 魔臆症 (Demonomania): 病态地坚信自己已被恶魔附身。(KP 也可以自行从狂躁症状表中选择其他症状)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忽然尖叫着后退, “你、你们…好可怕…好多人…”

<凯瑟琳·希梅尔> “呜呜…救命…噫呜、我没办法在这里待下去了…我要回老家…”

<卡尔·肯特> “嘘…希梅尔、现在务必保持冷静…!!”

<琥珀.埃里卡> “是你吗, ****, 你又回来了…”看到修格斯领主的那一刻, 仿佛身体又被什么东西占有, 灵魂又被什么玷污了, 感到自己陷入了一片泛着异色光圈的黑暗中, “你又带我来到了哪里, 这里是哪里?”

<琥珀.埃里卡> “****, ****! !!”

<蕾贝卡·霍普斯> “埃裡卡先生。您還有需要完成的任務…眼前的生物只不過是有些惡心——沒事的, 你可以戰勝祂。”我走過去從身後抱住琥珀然後拍了拍, 試圖讓他冷靜下來。

<守秘人> 你们的声音惊动了修格斯领主, 祂躯体上闪烁着的绿色眼睛亮起得更多了, 庞大而丑陋的身体以不符合体型的速度迅速朝你们靠近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精神分析检定: D100=46/71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 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秘人> 在那个黑色的身躯上, 你们看到了一张隐约的人形脸庞, 那张脸肥胖而肿胀



<卡尔·肯特> “...喂，现在是发这种疯的时候吗？！你给我振奋一点，现在就你和希梅尔掌握了我们不知道的秘术...一样的东西，给我振作一点啊!!”抬起手肘用力地顶撞了一下琥珀的腰背

<琥珀·埃里卡> “啊！抱歉抱歉，忽然又陷进去了！”清醒了一些

<守秘人> “客人们……来得比我想得要早啊……西蒙，你犯错了。”你们听见祂咕噜咕噜地吐出这一串话，随后庞大的身躯挡住了你们的去路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揉揉琥珀的脑袋然後鬆开了手。

<守秘人> “……晚餐提前一些吃好像也来得及。”在半透明的躯壳里，你们看见了彼得森·高斯特的脸隐约现出又被吞没。

战斗轮

<守秘人> 行动顺序：琥珀-卡尔-蕾贝卡-凯瑟琳-格雷（修格斯领主）

<琥珀·埃里卡> 我上去一把子把我的溶液泼祂身上

<渡边> 琥珀·埃里卡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回合: 1D3=1

<渡边> 琥珀·埃里卡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1D6=5

<守秘人> 琥珀往前将桶内的溶剂往格雷的身上全数倾斜，格雷发出刺耳的尖叫，触肢拍打着水花，躯体上泛起因腐蚀而造成的白色雾气

<守秘人> 第一回合-卡尔的行动轮

<卡尔·肯特> 我发觉自己握着手枪的手在不住颤抖，干脆收回手枪拿出警棍朝格雷臃肿的躯干上打去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斗殴检定: D100=80/35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秘人> 恶心流脓的触肢和无数的眼睛让卡尔在接近时心下动摇，警棍落空了——不过似乎就算击中对方也造成不了多少痛苦。

<守秘人> 第一回合-蕾贝卡的行动轮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要用法術消耗 10mp 召唤 4d3 群老鼠。

<渡边> 指挥官档案设置成功✓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3=1

<渡边> 指挥官档案设置成功✓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4D3=3+1+2+1=7

<守秘人> 蕾贝卡凭着记忆复述出了召唤出害虫的咒语，过了一会儿，你们看见密密麻麻的老鼠从窗框和玻璃穹顶上涌进、落下，这似乎是附近森林当中的鼠群。

<蕾贝卡·霍普斯> "哈...真的成功了？那麼，請你們去攻擊那個祂……同時保護我。"我有些欣喜地把手指向格雷的方向，指示它們去干擾格雷。

<守秘人> 第一回合-凯瑟琳的行动轮

<凯瑟琳·希梅尔> 那我也把我的溶液往祂身上泼。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1D3=3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1D6=4

<守秘人> 凯瑟琳同样将手中的溶剂像琥珀那样朝着格雷泼过去。体型臃肿而庞大的怪物躲闪不及，大部分的躯干上都沾到了溶剂，格雷愤怒地用其中一支黑色粗壮的触肢抽打过来

<守秘人> 第一回合-格雷的行动轮

<渡边> 守秘人进行碾碎检定: D100=53/9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1D4=2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闪避检定: D100=94/55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1D6+2+2D6=3+2+(2+5)=3+2+7=12

<守秘人> 格雷在盛怒之下击中了卡尔，他躲闪不及，你们看见卡尔的身体像是断线的风筝一样被抽飞了出去，随后倒在房间一角没了动静。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敏捷检定: D100=26/7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守秘人> 在被击飞之前你们看到卡尔用手中的公文包仓促之下抵挡了几下

<守秘人> 第一回合结束:

卡尔·肯特 (濒死)

修格斯领主 (hp: 17 (恢复数值已计算))

<守秘人> 第二回合-琥珀的行动轮

<琥珀·埃里卡> 我把卡尔拖到房间的角落，对他进行一番紧急救治。

<渡边> 琥珀·埃里卡进行急救检定: D100=66/6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琥珀·埃里卡进行急救检定: D100=50/6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指挥官档案设置成功✓

<守秘人> 琥珀跑到卡尔身边为他简单地处理了一下伤势：卡尔的身上有很多处都骨折了，内出血也相当严重。

<守秘人> 第二回合-蕾贝卡的行动轮

<蕾贝卡·霍普斯> 那我把琥珀给的溶液朝格雷丢过去。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3=3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6=1

<守秘人> 蕾贝卡将第三份溶剂也泼了过去，但并没有泼中要害，而是落在了格雷那一部分厚厚的角质层上，看起来收效甚微。

<守秘人> 第二回合-凯瑟琳的行动轮

<凯瑟琳·希梅尔> 我也努力泼溶液!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1D3=3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1D6=6

<守秘人> 凯瑟琳看准了格雷那些密密麻麻的眼睛来不及闭上的时刻, 将溶剂哗啦一下泼在了格雷身上, 这一下命中的范围很广, 格雷的触肢挥动着, 打碎了玻璃穹顶, 刺耳的尖叫声传了出去。

<守秘人> 第二回合-格雷的行动轮

<渡边> 守秘人进行碾碎检定: D100=32/9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1D3=2

<渡边> 蕾贝卡·霍普斯进行閃避检定: D100=69/3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守秘人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1D6+2+2D6=5+2+(2+5)=5+2+7=14

<守秘人> 格雷胡乱飞舞的触肢击中了蕾贝卡, 此外天花板上坠落的玻璃也刺进了蕾贝卡的肩膀和小腿等部位, 在短时间的内外出血影响下, 蕾贝卡也晕厥了过去。

<渡边> 卡尔·肯特进行体质检定: D100=96/45 大失败! 是我的能力不足……给您添麻烦了, 指挥官……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的 mp 为 9

<守秘人> 与此同时, 距离卡尔最近的琥珀看见对方的呼越来越弱, 片刻前还略有好转的状态迅速恶化, 脸色也惨白下去, 随后他的手垂了下去, 彻底放下了手里紧握的公文包和防身武器, 就这样躺在一地的玻璃碎片当中没了气息。

<守秘人> 第二回合结束:

蕾贝卡·霍普斯: 濒死

卡尔·肯特: 已死亡

修格斯领主 (hp: 8 (恢复数值已计算))

<守秘人> 第三回合-琥珀的行动轮

<琥珀·埃里卡> “! ? 前辈! ! ” 我十分焦急, 但对此状况束手无策, 又看见蕾贝卡被格雷击中。咬咬牙奔向蕾贝卡。

<琥珀·埃里卡> 把蕾贝卡也拖到角落里进行紧急救治

<渡边> 琥珀·埃里卡进行急救检定: D100=95/6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秘人> 琥珀赶到了蕾贝卡身边, 但或许是因为刚刚目睹同伴的离开而心下赶到恐惧, 他的急救措施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守秘人> 第三回合-凯瑟琳的行动轮

<凯瑟琳·希梅尔> 那一咬牙提起裙摆去试着急救蕾贝卡。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急救检定: D100=99/30 大失败! 是我的能力不足……给您添麻烦了, 指挥官……

<渡边> 凯瑟琳·希梅尔进行急救检定: D100=54/3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秘人> 凯瑟琳在慌乱之下被一地的玻璃碎片绊了一跤, 原本打算急救的动作也不小心让蕾贝卡伤得更重了, 蕾贝卡的呼吸越发地微弱, 鲜血在她的头发和身躯下蔓延开来流进池水里。

<守秘人> 与此同时, 你们看见已经被溶液腐蚀得千疮百孔的格雷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 这声尖叫穿透了玻璃穹顶的空洞。他庞大的身躯逐渐崩塌溃烂, 退进池水里, 和卡尔还有蕾贝卡的血一并交融, 消失在一滩散发着恶臭的黑色淤泥中, 空气中浮动着刺鼻的臭味和溶液的化学制品气息, 除此之外还有浓重的湿气和水汽。

<琥珀.埃里卡> 来不及理会格雷了，我继续对蕾贝卡进行紧急救治

<渡边> 琥珀.埃里卡进行急救检定：D100=81/60 失败。不利的战况。

<蕾贝卡·霍普斯> "...沒關係的。不需要了。"我用最後的力氣看向凱瑟琳，朝她笑了笑。

<蕾贝卡·霍普斯> "凱瑟琳，凱瑟琳...謝謝你。請你拿走我的書吧，知識不該被隨著讀者埋葬。…最後。你能去陪陪馬修嗎……？我愛他...我不想讓他傷心。"

<凱瑟琳·希梅尔> "……蕾贝卡…"

<守秘人> 琥珀赶到了蕾贝卡的身边，但显然失血过多已经严重地摧残了这个女孩的生命之火，她连睁开眼睛都很费力了，你们看着她虚弱地说完这些话，随后也像卡尔一样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凱瑟琳·希梅尔> "蕾贝卡…"

<凱瑟琳·希梅尔> "蕾贝卡…"

<凱瑟琳·希梅尔> 喃喃地呼唤着她的名字，最后也像失去力气般瘫倒在她身上，埋进她怀里。

<凱瑟琳·希梅尔> 过了一小会儿，伴随着一声尖叫，开始放声大哭出来。

<守秘人> 你们听到警笛的声音越来越近，先前的那声尖叫显然惊动了宅邸之外毫不知情的人，他们报了警，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车辆刹车的动静在院落内响起来。

<琥珀.埃里卡> "……"带着满手的鲜血缓缓站起。

<守秘人> 有两名红发的警察撞开门闯了进来，一男一女。他们看见眼前的景象先是震惊地对视一眼，随后为首的女性红发警官严肃地举枪皱着眉勒令你们：“手举起来！这里发生了什么！”

<凱瑟琳·希梅尔> 我一动不动，没有理会他们。

<守秘人> “天诶……”另一名红发的男性警官四处查看了一下，先是摸了摸卡尔尸体处的脉搏，又简单地检查了一下蕾贝卡的状态，朝那个女性警官微微摇头。

<琥珀.埃里卡> 平时会说出口的话显然不合时宜，几乎无法呼吸，在此刻大脑已经莫名把安慰性的言语全部清空。

好在警察的到来才恢复了那一口气：“或许你们不会相信，但我们在与怪物的决战中获胜了。”

<琥珀.埃里卡> 低头看着熟悉的前辈，与年轻女孩的尸体，声音微乎其微：“是的，我们...获胜了。”

<琥珀.埃里卡> 他们是哪的警察，我眼熟吗

<守秘人> 琥珀看到他们的警徽上写着曼哈顿警局

<凱瑟琳·希梅尔> "……"

<凱瑟琳·希梅尔> 缓慢地站起身，摇摇晃晃地举起双手。

<守秘人> “……怪物？”女警官显然无法理解琥珀的话，她微微皱着眉打量池水里那一半谜一样的淤泥，随后用对讲机轻声说了什么，几分钟后，你们听到更多的警察涌入宅邸之内的脚步声。随后她抬头看向你们：“……我知道了，辛苦了。”

<守秘人> “虽然你们看上去也是受害者，但是为了保险起见，你们还是需要去警局内接受审问，可以吗？”她问你们。

<凱瑟琳·希梅尔> “无所谓。”理了理自己有些乱糟糟的、沾着血污的橘色长发。

<琥珀.埃里卡> “我没问题。”

<凱瑟琳·希梅尔> 然后指了指那边的西蒙，“也还请给他必要的救助。”

<守秘人> “这人也是你们的同伴？”男警官半蹲下来摆弄着西蒙的脸：“他有点脸熟啊。”

<凯瑟琳·希梅尔> “不，是格雷的手下。”

<琥珀·埃里卡> “他不是，只是侥幸活下来的走狗罢了。”

<守秘人> “嗯，没有说谎，看来你们很快就可以从警局离开了。”男警官微笑着拍了拍手站起来，用两张毛茸茸的毯子把你们裹住了，他拍拍你们的肩膀：“走吧，我们先离开这里。”

<凯瑟琳·希梅尔> 我呆呆地看着血泊中的蕾贝卡，然后解开毯子，去裹住渐渐变冷的蕾贝卡。

<守秘人> 警察们没有阻止凯瑟琳的动作，而是在门口安静地等待你们。

<凯瑟琳·希梅尔> 轻轻地抱起她，“我只能跟她一起走。”

<琥珀·埃里卡> “尸体可以先送去医院吗，他们都是为此牺牲的勇士。”看着卡尔的尸体叹了口气。

<琥珀·埃里卡> 那我也背上卡尔的尸体和警察走了。

<守秘人> “我大概能理解这种感觉……”女性警官轻声说了一句。随后她点点头，“我们会将两位的遗体一并送去医院，届时会通知相关人员。”

<琥珀·埃里卡> “好的，十分感谢。”

尾声&后日谈

因为发现了被长期监禁和因毒品导致昏迷的马恩·布莱斯，几十个被残害的动物和大量的非法毒品，哪怕最腐败的警察官员也无法掩盖真相。紧随警察而来的是新闻记者，第二天早上报纸上到处都是耸人听闻的标题，如“上层社会毒品窝点被曝光”、“残忍的绑架者”、“贫民窟的暴君”。琥珀·埃里卡、凯瑟琳·希梅尔，以及在这起大胆而危险的曝光行动中牺牲的卡尔·肯特、蕾贝卡·霍普斯在新闻报道中被描述为英雄，他们不仅营救了失踪的电影明星马恩·布莱斯，还协助西奥多·考德威尔律师对发生在巴克利公寓楼以及地狱厨房第13街区之内的所有暴行和压迫都提起了诉讼。那份染上了彼得森议员鲜血的书面报告已经不能再使用了，就连签名也被血浸透，就好像所有的离别在一开始就已经有了预兆。琥珀和凯瑟琳重新在蒂凡尼做的备份报告上签了字，这次，上面只有两个人的名字。

巴克利公寓楼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新的土地所有者购入了这处房产，并且很快地将它修整得符合规划。州调查员开始调查为何这些恶劣的情况可以维持如此之久，通过进一步细究琥珀·埃里卡与凯瑟琳·希梅尔为警方留下的证词，包括纽约警察局在内的多个市政机构的多名官员被解雇。彼得森·高斯特议员失踪一案被证实与下落不明的艾德蒙·格雷有紧密联系，然而一起多年前的政治丑闻也随着对议员的调查而曝光；西蒙——全名为西蒙·伊斯汀，由于涉嫌多起一级谋杀、绑架、贩售毒品、强奸等罪名，被判处死刑，在死刑正式执行前，他将会被押往加州的圣昆廷州立监狱，一个以暴力对待囚犯而出名的监狱。在调查中，与此有牵连的每个人都没能避免牢狱之灾，许多人的职业生涯因此尽毁。而对巴克利公寓里的居民来说，噩梦，终于结束了。

卡尔·肯特的遗体消失了，于是琥珀·埃里卡只有将迪特里希·耶格尔已经受领过圣事的遗体送回德国。他并不清楚迪特里希的故乡具体在哪儿，于是最终将自己这年迈的朋友葬在了科隆大教堂的陵园后，他撒下种子，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春天的时候，迪特里希的墓旁开满了蓝色的矢车菊。琥珀回到了芝加哥，他又想起大卫·丹·罗埃特，他和卡尔·肯特根本就是同一个人，他们三人也曾经在这座城市中追逐着黑暗中亵渎的造物奔波，但埃德蒙·斯宾塞也已经下落不明。有关昔日同伴的离去，与未知的邪恶，都留给了他一个人。

凯瑟琳·希梅尔将蕾贝卡·霍普斯的书和烟嘴、打火机等随身物品都带回了考德威尔律师事务所，那天下午她走进办公室时恰好遇上了一个眉眼和蕾贝卡相似的金发英国男人——马修·霍普斯在西奥多·考德威尔的办公室里沉默地流着眼泪，留声机里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在唱：你的忧虑终会消失。凯瑟琳拒绝了马修和西奥多的挽留，只在纽约停留了很短一阵子。南方乡下的空气还像她离去时那么清新，阳光映亮谷仓，所有的黑暗和秘密都藏进了看不见的地方，也一并锁进了她的心里。半年后，她去加州见证了西蒙的死刑执行现场，大衣之下是这件华美的铅灰色礼服。枪响之后，一只乌鸦落下来啄食西蒙的双眼。

最后卡尔·肯特的遗体终究还是由于身份原因没能被祖国回收，被他同在美国的同事根据上级要求暗地里处理掉了。大概是和那个特派员的归处一样，沉没在大海里成为了他最讨厌的鱼的饲料吧。不过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是虎鲸应该会更好些。

但那张伴随了他两年的、被鲜血浸透变得皱巴巴的五美元被带到了卡尔出生的地方，那个没什么人的小农场。那里是卡尔的思想最开始产生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极权独裁主义的感染。至少现在是，以后也不会了。

也许他以前是个更好的人。

先前苦苦哀求他能接下这份委托来到他根本不想再去一次的美国的是他的友人、威廉·海森堡。威廉原本只是想依靠这次机会能让对本就对自己如今的思想处境有些动摇的卡尔见见世面，见见西奥多·考德威尔，他兴许能够回到正道来。

威廉是个看起来吊儿郎当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让好友送死这种事不会让他的良心受到谴责。一周后，他通过西奥多从一名叫做琥珀·埃里卡的警察那里取得了联络，并得到了一张五美元的陈旧现钞。

“让他见鬼去吧，这个整天臭着张脸的懦弱矮子！世上怎么会有他这种傻瓜，连酒都不会喝？”

威廉一口气喝干了整大杯由添加了野芹菜的黑麦面包所酿成的啤酒。他的眼睛发烧。他的喉咙和嘴巴干热、嘶哑。他继续猛灌黑麦啤酒，仰着脸一直到他不得不呼吸。

他的妻子，一个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国家级体操运动员美好前程的女性在疯狂打听后才得知大概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知道的，我知道这一天总要来的。”

她坐在农场的长椅上，看着正坐在木质秋千自顾自玩耍的年幼女儿。二十年前她也看着卡尔在那个秋千上笑着向她招手。那个时候的卡尔看起来营养不良，比她矮上很多。

“他不想让我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但他高看了自己，是个人都能看出他在撒谎。”

良久，她从长椅上站了起来，从布制包里取出了那张陈旧的五美金。那是她在打听时威廉·海森堡给她的。这种钞票几乎没法在这里使用。

她垂下头，苦笑了一下，用有些颤抖的手拍去上面的灰尘，抚平了纸钞的表面。

泪水只是滴落在了像沾染了锈迹一般深红色的纸钞上。

“他总是高看自己。这次也一样。”

三年后，从精神疗养院中康复出院的马恩·布莱斯带来了她阔别银幕已久后的第一部新作品《廉租公寓》，由她和其他三名演员主演，影片叙述了三年前的“巴克利事件”以及艾德蒙·格雷“血腥的落幕”。她要求制片人在影片末尾写上了琥珀·埃里卡、卡尔·肯特、凯瑟琳·希梅尔、蕾贝卡·霍普斯四人的名字。

人类擎着火炬从蒙昧之初一路走来，而阴影也始终紧随其后，火焰燃尽时，我们是否有勇气直面黑暗中蛰伏着的恐惧，以及群星降下时带来的亵渎的神祇……

升起的或许会沉没，而沉没的也将会升起。（H.P.洛夫克拉夫特）

——《廉租公寓》结团——